

第0章 结束而开始

1

夜。

明亮的光不再从云外照向大地，而是相反，从地面上、那一座座山高的大厦射出。每一扇窗子，每一个房间，家家户户，几乎都亮着灯；或红或紫的光，映遍了每条街道，填满了整座城市。明明是夜，却找不到夜的感觉，有的只是一个个“假太阳”。

城已入眠。只能听到细细的鼾声。无论何时，但凡是夜，就应该保持安静。为了保证休息充足，安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夜晚，想必也很宁静吧……

直升机的轰鸣声几乎将耳膜震破，其上一个个身穿黑衣、头戴钢盔的人却没有心思去理会这噪声。

“猎鹰已找到目标001号。准备展开进攻。代号6227，时间02，08，00。完毕。”

“收到。立刻执行。完毕。”

直升机很快便停在了那一栋大厦的正上方。一根根铁索、一位位训练有素的人、一次次干净利落的降落。头盔遮住了面孔，黑色战斗服隐瞒了他们的身形。这里是灯光的盲区，彻底的黑暗。这时月光终于有了落脚处，照在他们手中的枪上，再反射出来，便形成了寒栗的银光。

随后是急促的脚步声，撞门声，再是急促的脚步声。

“猎鹰开始进攻。报告情况。”直升机上，手持通话机的人说到，语气冷静。

“目标尚未移动。增援在约五分三十秒后到达。已下达攻击指令。完毕。”

“收到。”那人放下了电话机，似乎在喘气。

过了数秒，他忽然问直升机的驾驶员：“是最后一次了吧？”相比之前，这次的语气放松不少，好像终于从某个艰巨的任务当中解脱一般。

“啊，没错。”并不很沉厚的声音，“这是第十三次。”

“是吗……”那人仰靠在座椅上，双手垂在两侧，深深地送了一口气，“终于，一切都结束了呢。”

2

在大厦里，却听不到外面直升机翼的狂啸。

这大厦内早已没有普通民众了。发现他的那一刻时，警员就已经迅速将所有一般群众疏散。他们随即前来。时间间隔不超过十分钟。

“就绪。”

黑衣人员很快就找到了他所在的位置：剧院内。

一百多名持枪人员正伏在剧院门外，团团包围。剧院内，舞台上灯光刺眼，从四面八方全部照向他一人。他的身影那么清晰，那么引人注目；他站在舞台中央，没有任何躲藏的地方，距离幕后有二十余米。

剧场内外都是无声的，犹如表演开始前的那一刻寂静被无限延长。空气令人窒息，时间仿佛真的停止了流淌。

黑人没有说一个字，甚至将呼吸都限制到最小。黑色的手套随着他的手轻轻动着，粗糙的手指所表示出的是及其精细的手势：“全员最后准备——”

“三。”

“二。”

“一。”

“攻击！”

瞬息之间，无数声枪响、无数颗子弹、不断地换弹再射击……仅仅在瞬息之间。枪火狂闪、子弹横飞，枪声震耳欲聋；连舞台边的灯光都因此而暗淡、继而熄灭；但这并没有任何影响，无限喷涌的子弹带着炽热的光，根本不屑聚光灯。黑暗与强光相互冲击着。射击声在宽阔的剧院反复回荡，混杂着炸弹的爆炸声。

“手枪、步枪、在楼外还有数十位狙击手……目标只有一个，位置就在正前方，不近不远，无遮挡物，无盲区，无埋伏，甚至无装备……”

枪击一口气持续了三十秒。满地子弹犹如血泊。攻击结束，寂静再度回归。当头的那人举起左手示意停止攻击，缓缓放下手中的枪，沉默着注视舞台。

数百盏灯，此刻仅剩两盏；摇曳着，发出咯咯的响声，暗淡的灯光也随之忽明忽暗。淡淡的灰尘，飘在空中，仿佛是表演落幕时的华丽散场。

寂静，持续了足足五秒。

“你们，来了。”舞台当中，一个沙哑而又沉稳的声音传出，却带着些许悲伤。

这时，黑衣队伍的后排不可抑制地传出了一声惊叫。那边是首次参与这级别任务的新人的位置。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目标，惊讶总是难免的。

“我本想说‘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见面礼’……不过……”领头的人却似乎并不惊讶。他伸出一只手，缓缓地取下了自己的头盔。一个中年男性，脸上是刮干净的胡须；短发，犹如刺猬；鼻梁很粗；眼神也十分锐利，仿佛藏着利刃。

“你果然老了。”他苦笑道，“竟然中了一颗子弹。”

“是半颗。”舞台中间的人说到，似乎在咬着牙，“我烧了半颗，魔力（Hg）却突然中断了。”这时，舞台中间的淡雾抛出一个黑影——那是半颗子弹壳儿，落到地上又弹起，在空中的一瞬间似乎发出了火焰、或者说是闪电般的光，最后轻轻地飘落在地上。似乎是化作了灰烬，但舞台下太暗了，无法判断。

中年男子依旧是笑着：“没有什么区别。这对你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忍受的耻辱吧……”

“早在千年前我就已经忍受过这耻辱了！”一声怒吼突然从舞台中传出。

一个新人不知是条件反射还是因为恐惧，举起枪准备再次射击，但中年男子却立即抬手制止了。

“……对此我们不打算道歉。”中年男子冷静地说道，不知指的是千年前的事，还是刚刚那位新人所作出的动作。

舞台中央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随后，传出了一句话：“那个人，来了吗？”

中年男子又一笑：“安特杰（Antej）大人正在前往这里的路上。加上枪击和对话拖延的时间，只需再过两分钟……”

“错，那家伙已经到了……”

“诶！”中年男子一回头。

毫无预兆地，一个相当矮小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之后。没有脚步声、也没有呼吸声；那看上去只是一个少年，却更像一具站立的死尸。他只是站在哪儿，什么也没有做。稍长的黑发，似披在肩上，遮住了他的耳与眼。身上穿着有些破旧的西装，但衣间又吊着无数挂件似的小珠子，在黑暗中如星闪亮。手，随意地挂在两侧，动亦不动。死一般的气息，紧紧围绕在他周围，又在若隐若现当中显得神秘。

然而，他开口了：“为何不发动攻击？”

他的声音明明稍显幼稚，却给人以亡灵的感觉。

舞台中央隐隐传来凄凄地笑，或凄凄地哭。“我……已经没有再反抗的必要了吧……都被你们逼到这般地步……”

“是否意为已准备好迎接死亡？”

沉默。无声的世界。却总令人忆起曾经的所作所为。

他也不说话，死死盯着舞台中沉淀的灰尘，如同寻找猎物的野兽。他站在门外，中间有一队身着黑衣、在漆黑剧院内几乎隐形的人群，舞台上的烟尘正似演出的云雾般迷迷地飘忽。

沉默。无声的世界。却似乎总有时钟缓慢的滴答声。

他的双手没有作出任何动作，唯有眼神冰冷如霜，唯有气息忽而收敛——

3

“轰！！”仿佛天地都因这一声巨响而毁灭。瞬息，舞台上弥漫的无聊灰尘都消失殆尽，但见那真实的太阳，猛地膨胀，携带着血色的冲击，闪耀着刺眼的疯狂，将整个夜吞噬。取而代之的是令人震撼的光芒，将整座城市惊醒。剧烈的爆破，如同闪光的黑洞，从那一点无限延伸，冲破一切限制，不屑于灯光、枪火，只有将一切都摧毁的欲望，笼罩整个世界。哪怕是那最最微小的存在，都要将其碾碎，再碾碎，永不停息。

回过神来，只剩一片无边的空白……

不知虚无的时钟又滴答了几下。脱壳的灵魂慢慢游回自己的身体。

然后，是短暂的、但又无限漫长的震撼。

中年男子早做好准备，紧紧闭上了眼。睁开时，他首先确认的，却是周围人员的安全。他们毫发无损，唯有眼睛无法适应、心灵被彻底震撼到罢了——那种震撼就刻在他们的脸与全身之上，甚至可以通过厚重的头盔以及防弹衣看出来。

随后，他看向前方。

整个舞台，大约有一百来平方米，全部如蒸发一般消失了。没有血迹，没有惨叫，也没有一丝痛苦。唯一留下的只有那个熟悉的身影。

闪光的珠，在他与月光之间犹豫。他面朝自己击破的那堵数米厚的混凝土墙留下的空洞，静默着，仿佛在用心灵与月亮低语。稀薄中，那身影却像失了什么，似摇摇欲坠的透明。

“安特杰大人！您、将他……”中年男子问道。他的话语中，却带着一份同情。他没有继续往下说，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已结束，不必让口舌来玷污这一份现实。

许久，月光下的身影，缓慢地转过来，如是离乡。

沉默的夜。彻底的痛心的夜。唯有惨白的月，才是世间唯一的美。如同支离破碎的水晶玫瑰，是一份空虚的美丽——

4

他从月光所能照亮的那片空洞中走出，走到黑暗之中。

“安特杰大人，您辛苦了。”中年男子稍一鞠躬。

他却什么也没说。唯能看见他无表情的面，唯能听见他略沉重的步。他静默着穿过人群。黑衣人们持着枪茫然地站在舞台下，看着主角下台，从肩下掠过。人群密密麻麻，他从中穿过，却无一丝一毫的碰撞声。

他又走回到了剧院的门口，他出现的地方。披着黑发的他又在此停下了脚步，回头望着这最后的剧院。这是时代的落幕，是使命的终结。他感到有些不舍。

这时，中年男子深吸一口气：“任务完成，撤退！”

于是人群开始回过神来，缓慢而有序地向大门行去。

他看了中年男子一眼，又转身迈开了步伐。这是为他好……吧，他心想。

是的，在这个夜晚，一切都该结束了。这场持续了千年的战争当中，混杂了太多血、太多泪、太多痛苦。在这个宁静的夜晚结束，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他这么说服自己。

这个夜晚，想必一切都结束了吧，他想。

5

那一刻，所有人脸上那惊讶的情绪都溢了出来。

那一刻，中年男子承认自己从未经历过。

那一刻，连他都回过头来。

那一刻，一道浓紫的光自天而降，照亮了这座城市，照亮了这个夜晚，照亮了整个彼岸（Rves）。无限的魔力喷涌而出，卷起狂风烈火；如雄狮咆哮般的巨响几乎要击碎耳膜，仅仅是这般震动就将墙壁撕碎，在人们头上用极硬金属制成的头盔上砍下一道道深痕；随之而来的凶猛冲击在瞬间便将数十个人击倒，但人们在落到地面上之前便已经被这强烈的震撼斩断了意识。

那是一道柱状的光束，从地而升，刺破云层。光束距离他们所在的大厦有数千米，难以估计它的半径，尽管如此，这般大量的魔力仍能够击倒这些身着特制的抗魔法（Hp）的战斗服的专业训练人员——中年男子可以预料到在光柱所在地，这股力量到底有多么强大。

“这、这是什么？魔力？”中年男子立刻戴上了头盔，快速闪避到了墙后，“全员，携带伤者寻找最近的掩体！”

但人群没有立刻散开。突如其来的冲击仍是令大部分人手足无措。

“可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年男子自言自语般念着，如呼啸狂风中的蝇响，“难道又是HH那帮家伙搞的鬼——但他确实挨下了那一击才是啊！这……安特杰大人！”

中年男子惊讶地看着他缓缓地走向前方，迎着魔力的冲击。

“安特杰大人！小心！”但在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中，男子的呼喊显得极为无力。

6

“他……还活着。”

他独自站在那巨大的空洞面前，任狂涌的魔力割伤脸颊。他张开了双臂。

“他还活着！”

光芒——不知是月光，是灯光，还是魔力涌动带来的光——映在他的脸上，映在他充满惊喜的脸上。

那一刻，他脸上浮现出笑容。

因为，这一切仍然没有结束，这一切都有了转机。

“第十四次——他的第十四次生命！”

远处那耀眼的光宣告着“战争”的延续，象征着生命的延续，代表着历史的延续。

远方，晨曦似从高楼后浮现。

这个夜晚，一切都没有结束。相反。

“真正的故事，现在才刚刚开始。”

第1章 夜的疯狂

1

赫尔（Heo）。

那是中庭（Xik）以北岛屿之名。

历载以来，它都以“首都”一样的存在，站在彼岸文化、经济、政治的顶峰。在《彼岸神话》（）当中，它作为“埋葬神的土地”受人崇拜。

它是最大的政治中心，是所谓“终结之地”。

赫尔魔箱（Heo Heh）。

那是如今赫尔的称呼。

自安纪1341年开始，一种被称为“魔箱（Heh）”的异常现象在赫尔范围内出现。于是所谓人生而平等，在赫尔魔箱上却成了个笑话。

——人生而不等。

在赫尔魔箱上，每一位获得新生者都会携带一件物品，而这件物品将伴人一生，并陪着“宿主”躺入坟墓。这件物品也被人们称为“魔箱（Hem）”。

魔箱不能更换；丢弃之后又会回到身上；破坏后仍会复原；最不公的是，魔箱不由持有者决定。

可笑吧。你出生之时神便将一张标签死死地贴在你身上——这张标签决定了你的力量、你的地位、你的一切。你试着去撕下它；你试着不要让别人看到它；你竭尽了全力去反抗它。

你输得一败涂地。

从出生开始便注定了，只能成为标签所写的那种人，只能在爬不上的阶梯下挣扎，只能在鄙夷或同情的目光下“生存”着。

这就是生而不等。这就是赫尔魔箱。

这就是我，约特（Yet）。

又是夜幕。

但光才是夜晚的主角。

道路两旁的光，车辆的光，楼房的窗透出的光，一同照映出了一个赫尔的夜。

时间是A1462年，2月26日。像是在怀恋着什么似的，光芒显得更加暗淡而令人失落了。看着那些光，眼角是否稍模糊了呢？

大概只是自己困了吧。棺·斯派西（Coffin Spaex）打了个哈欠，用衣袖擦了擦自己的眼角。在漫长的工作之后，不会感觉到疲劳的人一定是怪物。

此时斯派西正坐在自己的爱车里握着方向盘，在回家的路途上“漂流”着。这个时间段路上的车辆不少，有些拥堵。夹在车流中间，斯派西真觉得自己像是坐孤舟捕鱼的人，只能漫无目的地在汪洋中飘荡。于是疲倦与无聊糅合在一起，泛开，一圈又一圈，一圈又……

不。斯派西可不敢在路上睡着。他对于“事故”这个词格外敏感，这也是为什么他不选择使用那靠不住的自动驾驶功能。于是，为了打起精神来，他打开了车上的影碟机。

——顿时，车内充满了震人心魄的音乐，激昂的吉他仿佛在咆哮，沉重的鼓点就像金属碰撞，一下子就把斯派西的脑袋给撞清醒了不少。果然贝宁顿·纳布鲁刚贝斯（Benimton Naburgambes）的歌很提神，他想。

接下来是人声。主唱纳布鲁刚贝斯的嗓音浑厚而略带沙哑，却十分具有力量，与他的摇滚音乐一样令人震撼，富有表现力的演唱令人不禁沉浸其中。这首歌，名字好像叫做《梦想不止》（），一首关于追逐梦想的年轻人的歌。

梦想吗……斯派西感到有些惆怅。他已经许久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了——自己的梦想。

每天泡在腐烂的办公室里，穿行于明与暗的街道上，担任可有可无的职位，做着自己不愿做的工作，在清晨的阳光下叹息，为了那一点点钱浪费生命……这怎么可能是自己梦想的生活！

他想要变得无忧无虑，想要能够称得上是享受的生活。他曾梦想过，等自己赚了一大笔钱，就去岛外旅游，去坐世上最豪华的游轮，去喝世上最美味的酒，去看世上最美丽的风景。

还有，他还想要成为名人，在历史的纪念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证明自己的价值。他还想要远离这不幸的生活，从头开始，过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人生。

他还想要……

斯派西还没回过神来，却见一个巨大的黑影从车前飞掠过去，吓得斯派西立刻踩下了刹车，整个人摔上了方向盘，险些撞在车窗上。当他回到自己座位上的那一刻，整辆车又紧跟着受到了后方的剧烈冲击。是另一辆车撞上了车尾，那碰撞声比摇滚乐更加提神。

斯派西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他打开车门，走下车，看向四周，发现街道上已经是一片狼藉——撞在一起的车辆布满了整条街，喇叭声如哀嚎般此起彼伏，让人联想到在丰收时渔网中的鱼，只是鱼不会惨叫。其中特别显眼的是不少警车，虽闪着扎眼的光却仍是被困在网中动弹不得。

他又回头看向自己的车。车尾被追尾的黑色车辆彻底撞烂了，甚至能看见地面上落着破碎的零件。从那黑色车辆中钻出的几位身着黑衣的男人立刻跑过斯派西的身旁，甚至没有看他一样。

斯派西张开嘴，说不出话来。许久，他又看向他的车——看上去修理费足够让斯派西再加班一个月了。

混乱的街，不堪的车，周围令人烦躁的喇叭声、警报声与喧闹声，一同照映出了一个赫尔的夜。

车内纳布鲁刚贝斯的声音依然响着，却让斯派西在狼狈之中找到了一丝慰藉。

自己离梦想还远着呢……

3

在赫尔魔箱的街道上，飞驰的只有光与影。

眼前的光，两侧的光，全都如子弹般向后飞去，划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线。而头顶的光，却像枷锁一样牢牢的套在身上，让人确信自己还在。

“那些家伙，连无人机都开出来了么……”

那个骑在疾驶的摩托车上的人是鏊（My）。他身穿的是暗灰色的卫衣，但在强光的照射下显成亮白，像鱼鳞一般闪闪发光。帽檐下的黑发在迎面扑来的风中微微颤抖。

他更喜欢黑暗。与光明之下相比，黑暗之中使他更安心。所以他才不断加速，不断从车灯的间隙中掠过。

路上的车逐渐多了起来，堵塞的面积也不断增大。一方面，堵塞的车辆没有得到及时的疏通；另一方面，仍有不少警车开出试图维护治安，但结果却与目的南辕北辙。

拥堵正是鏊想要的。他能感觉得到一开始那几辆追逐着他的黑车已经被堵在了某个地方。这样，他就能专心对付头顶的无人机了。

拥堵使得行驶更加困难，但鏊却轻松地从车辆间的缝隙间飞速驶过。一路上还能听到身后车辆的碰撞声。

为了挣脱无人机的锁定，鏊故意靠近其他大型车辆以遮挡自己，也避开了街道而在小巷中穿行。但无人机的光却不屈不挠地紧紧跟在身后。如果被粉丝或者狗仔追逐也像这样的话，鏊想，那自己还是别当明星的好。

正想着，鏊却感觉到身旁有一阵不祥的风刮过。这种感觉他很熟悉——是子弹。

看来那些家伙已经锁定我了，鏊想。

果然——下一刻，数声枪响同时传入鏊的耳中，紧接着就是飞来的细微之影。鏊只能弯下身子，或是调转方向来躲避子弹。凭借着极其敏锐的直觉与感官，他竟一连躲开了数发子弹。然而，子弹的数目在不断增加，鏊的躲闪也越发困难。看来不能再继续被那个无人机用光线锁定住了，必须得想办法逃开，或者是……

这个时候，追逐着鏊的子弹几乎没有停歇，而且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连续的射击好几次击中了他的摩托车。而当一发子弹擦过鏊的脸颊时，他抽出左手举起了枪。

那是一把银色手枪，枪身与口径都比一般的手枪大些，在强光的照射下闪出令人战栗的冷光。

鏊的枪口指向了黑暗。他深吸了一口气。

瞬间，鏊手中的枪连续响了七次，枪声分外刺耳，枪口喷涌而出的光如同火焰。下一瞬间，鏊把枪放回腰间，用左手换下弹夹，再次举起枪。紧接着又是连续射击，但方向却朝向右侧。

如此重复了五次，是在十六秒之后。随着他枪口烟火消散而去，刚才的弹雨已然停歇了。和鏊预想的一样，那些无人机逼近他之后才开始攻击，所以也都进入了他的射程内。

而头上那架无人机—— 鳌抬起手，朝着天空开了一枪。在听到子弹击中机翼的同时，他吐出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这就是自己甩不开它的原因。鳌把枪放回腰间的枪套内，转头驶入了一旁的巷中。

于是，黑暗与寂静一同回归。

鳌驶出了一段距离，并没有感觉到追击。看样子那些家伙姑且被击退了。但鳌心中却总有股不安在。

想着，他又腾出左手，从口袋中拿出手机来。那个智能手机仅有手掌一半大小，凭一根手指便足以完成所有操作。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手机已经算不上新鲜了。

他拨通了她的电话。

“你那边进展如何？”

面对鳌的提问，对方只说：“就不能先打个招呼吗？难得咱俩通一次电话。”

很甜美的声音，听上去是一位比鳌小了数岁的少女。

“别说废话。”鳌的语气却很严肃。

“……挺顺利的。觜（Py）已经进入图书馆了。我和聂（By）并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她已经开始抱怨……”

“了解。”鳌打断了她的话。

“……你那边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不过说起来，你竟然还有闲情给我打电话，看来也没有什么情况，对吧？”

“用不着你担心。”鳌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话虽如此。但事情还是太顺利了一点，鳌想。除了自己会被无人机锁定是在意料之外的事，其它各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他觉得那些家伙还没有无能到这个地步。难不成是那些家伙遇上了什么特殊情况……不，鳌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担心敌人，因为——

正是在分心的瞬间，鳌没能提前预料到那个攻击：是微型炸弹，竟直冲他的胸膛射来。他连忙侧身，却失去了平衡。在身后炸裂出光与热与巨响的同时，鳌的摩托车也失去了控制——而那过快的速度带着鳌撞进了一旁的废弃仓库中。

“该死。”

当鳌回过神来时，他立刻选择从车上跳下。在地上翻滚了两圈后他才停下，随后又立刻站了起来，身上多了两处擦伤。但那辆摩托车并不走运——它直线撞上了仓库的墙，竟撞出了一个深坑，整个车头扭曲变形，倒在了瓦砾中，只能无力地转动着车轮。

鳌向四周看去。昏暗而破旧的仓库，有两层；天花板已经破了一部分，能依稀看见灰尘落下；整座仓库仿佛下一刻就要倒塌了一般。在几个铺有一层灰尘的货物箱后似乎还有人影攒动。

原来如此，看来自己是被引诱到这里来的。之前的攻击不过是为了控制自己的走向，而战力则埋伏在这里。鳌觉得自己那一瞬替敌人担心的行为真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他在心中骂了自己一句。

再加上摩托车也使用不了，自己现在竟没有了逃脱的手段或是其他的对策。看来只能是这样。鳌想着，又取出手机——

那一刻，一声极为响亮的枪响从鳌的身后的墙边传出。

鎏条件反射性地往旁侧一闪，但自己的手机——那个只有半个手掌大的手机，却被那一发子弹精确地击中了。碎片炸裂般弹出，令鎏措手不及，在他的手掌与手臂上都划出了伤痕。鎏虽站稳了脚步，但那手机却落在了地上，显示屏上只留下碎痕与弹孔，而没有了光。

“好久不见了，羽如（Yro）。”那个熟悉的沧桑声音，在鎏的脑海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再过一个七年鎏也绝不会忘记这个声音。

鎏转过身来。在门的对侧的墙边，那个身着战斗服，带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顶着似乎是刚理过的短发的中年男子——阿特拉斯·欧普顿（Atlas Optum）放下了手中带着硝烟的枪。

他笑着，像他以前一样。但那笑在鎏的眼中算不上友善。他眉间的皱纹也让鎏很不舒服。

“这就是你的见面礼？真让人惊喜。”鎏说，但语气却冰冷如霜。

“怎么会。”阿特拉斯说，“我们还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个欢迎派对呢。”

“只带了这么点人——”鎏仔细感知着周围的人数，大约是五十人，“规模小了点吧。难道我只值得这么些人来欢迎？”

“不不。你的重要性我们都心知肚明。只是剩下的人有事情要忙罢了。”

鎏不喜欢这种卖关子的说法：“那些家伙在哪里？”

阿特拉斯的脸上依旧是那笑容：“在你最不希望他们在的地方。”

鎏皱起了眉。难道那些家伙已经发现自己的计划了吗？不，他还没有说出具体位置，应该只是虚张声势。更何况就算那些家伙找到了具体位置，那里还有保险——鎏相信她们有能力完成任务。

“呵。”鎏冷笑一声，说，“你还真是小瞧我了。”

阿特拉斯脸上的笑容随即消失了：“看来客套话已经说完了。”

说完，他退后一步。几个身着黑衣、头戴铁盔的人从墙角的黑影中快速跑到两人中间，朝鎏举起了手中的枪。

空气安静下来，甚至能听到鎏左手流下的血液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双方都没有大幅度动作，只有鎏深吸一口气。

在那声枪响的那一瞬间，鎏向下俯身，左手顺势从腰间拔出枪来。闪光的子弹从头后方飞过，他随即向枪声来源开两枪，在翻滚一圈的时候他的右手顺势接过腰间的第二把闪着银光的枪，向下一发子弹的来源处连开三枪。

随后鎏立刻停住动作让数发子弹从额前擦过，再抬起左手向前方快速射出四发子弹，向右跳跃避开从二层射下的弹雨，再稍蹲下蓄力。右手的枪向后发射的那一刻借助后坐力向前冲刺，在前方的黑衣人避开子弹的时间里鎏快速逼近，左手即刻向右前方开枪以清除障碍，再右脚离地，同时右手开枪来让身体向左快速改变路径。

当左手枪的弹夹清空时鎏已然来到了黑衣人的面前，用左手肘攻击敌人的左腹，左手顺势取出右侧的弹夹换上，抬起右手向右侧的黑衣人开枪，并借力跃过稍弯下腰的敌人的身躯，这样就突破了黑衣人的防卫圈。

右手再向地面开一枪使身体左倾，抽出左手向上方开枪让身体重心保持在低处，避开阿特拉斯的一枪后左手松开手枪顺势攻击他的右手，将他的手枪击落在地的同时背在身后的右手向左前方抛掷手枪并向前接住另一只手枪，直起身子时右手枪便指向了阿特拉斯的脸，左手也接住了空中的手枪，在腰间再度换上弹夹。

鎏吐出一口气。弹壳落地。

身旁的黑衣人虽仍用枪指着自己，但他们一时不敢轻举妄动。鏊冷眼看着被自己用枪指着的阿特拉斯，说：“你输了。”

“……不愧是羽如，身手真是丝毫不见退步。”阿特拉斯面对着他手上的银枪，举起了戴着手套的双手，脸上却又挂上了一贯的笑容。

周围的空气仍格外平静，除了硝烟的味道之外，只有令人窒息的压抑气氛。整座仓库中能够轻松微笑的只有鼻子对着枪口的阿特拉斯。

“不过，”阿特拉斯说，“输的人是你才对。就算你杀了我，从这里全身而退也是不可能的。”

“你还不明白么。只要我将你挟为人质，我就可以离开。”鏊冷冰冰地说，拿着枪的右手稍抬起，指向阿特拉斯的额头。

“……你觉得我这把老骨头能做人质？”阿特拉斯放声笑道。

“十六年。”

听到鏊的话，阿特拉斯忽收起笑声。

“你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六年，从来没有人能够动摇你在AA的位置。恐怕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会有。你一人相当于AA四分之一的战力，你一死，AA立刻就会变成一盘散沙，至少十年内都不可能再恢复。”鏊顿了顿，“你觉得我拿你做人质不能脱身？”

阿特拉斯沉默了。

“现在，给我下令。叫那些家伙把枪放下。”鏊的眼神已经锋利到了足以杀人的地步。

“……呵。”

“你笑什么？”

阿特拉斯闭上了眼睛，说：“笑你太年轻。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天真，羽如。”

“不要用那个名字叫我。”鏊用枪顶住了阿特拉斯的额头。

“是吗……那么——”

阿特拉斯没有睁眼，以极快的速度向后倒去，右手随即伸向鏊，他一惊，右手扣下扳机，在枪口闪光的同时，鏊却看见阿特拉斯竟用左手在枪口一晃，向上方改变了弹道！同时阿特拉斯的右手锤向了鏊将要掏枪的左手，精确地击中伤口，使得他的左手在一瞬间脱力。当阿特拉斯的右脚落地的下一刻，他用左肘顶住鏊的胸膛，用力向前撞去，撞倒鏊的同时，左手再握住鏊的右手腕，右手随即向上掐住了鏊的脖子，将他按倒在地。

“名单405号——鏊！我以AA武装部部长的身分对你执行逮捕！”

阿特拉斯睁开眼，用机械似的冷酷眼神注视着鏊。他在右手上施力，紧紧地掐住鏊的脖子：“不要再天真地以为人质这种伎俩能够生效两次。”

鏊感受到了极大的压迫感，有些缺氧，浑身使不上力气。他咬住牙，看向阿特拉斯的左手。手套……吗……原来如此，他还特地把手臂改造了……看来我的行动被他完全预料到了。

“输的人，是你。”阿特拉斯说。他身后的黑衣人往这边走来。鏊没有任何办法反抗，左手的血液在冰冷的月光下流淌。

看来已经结束了。鏊想。

“……你……”

阿特拉斯的眉头皱了一下，他看着脸色苍白的鏊的嘴边流露出笑意。

“……还真是……小瞧我了……”

阿特拉斯猛地瞪大双眼。鏊注视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身后……的天花板。

月光，照进了废弃的仓库中，他听见碎石落地。

“难道！”他转过头。

在阿特拉斯的眼中呈现的，是仓库上方的一个缺口。那是刚才鏊近身后射出的子弹的方向。照进仓库的不止月光，还有信号弹的闪光，挂在月亮一旁的天空之上。阿特拉斯才意识到鏊的最后一发子弹根本不是子弹，而是信号弹。此前他向上方开的一枪并不仅是使重心下降，也是为了打开缺口。

鏊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强行突破这个包围圈，而是要向外传递信号！

自己，被他看穿了……

明亮的白色闪光照亮了黑夜，狂风的呼啸声随之逼近。

阿特拉斯转回头，瞪着鏊：“要带走你或者杀了你，还是绰绰有余的——你本就在名单之内！”他的右手更用力了。

“……你试试……”他脸上的笑容却没有丝毫改变，“看你们还能否离开这里……”

阿特拉斯的额前流出汗滴。身后的风声渐响，能够听到直升机的轰鸣声了。

“全员，”阿特拉斯顿了顿，“立刻撤退！”

他身后的黑衣人员却愣住了，他们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立刻撤退！”阿特拉斯吼道。他松开了鏊，站起身。他眉间的皱纹更深了。黑衣人不敢违抗，转身向出口奔去。步伐虽不算散乱，但也不能说整齐。

阿特拉斯看着瘫倒在地上的鏊。他什么时候计划好的……在我开枪选择攻击传讯设备时便看穿了吗……阿特拉斯质问自己为什么如此大意。他攥紧了拳，仿佛要将空气拧碎。

片刻，他退后一步，对鏊说：“没有下次了。”然后便回身离去。

鏊注视着那个缺口，直升机的强光在他脸上闪耀，他只能半闭上眼。他收回之前那些话——光明之下，他同样安心。

“剩下的，就看她们那边如何了。”鏊大口喘着气。

轰鸣的直升机上，四季·奥昙（Sezon Otemn）放下了狙击枪。

4

“……”

觜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书名是《海底生物大全》（<Biseetek L&R Utuh>）。

她随意地翻了两页。书中写的都是这些生物的分布海域以及一些明显的特征，而生活习性则只字未提；文字旁配上的插图都是人为绘画的，没有一张是真实拍摄到的照片；更可气的是这书中描述的全是海水中上层的生物，根本没有书名中的“海底生物”。觜认为这本书只适合给那些住在高楼中永远不用靠近广阔海洋的儿童看。

她合上了书，抬起头。她的目光落在多如繁星的书上，但她实际上在借余光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虽然图书馆内安静到能听见自己呼吸声的程度，空气中却隐约有什么东西在躁动。

“……”

觜在脑海中再度回忆起心（Qy）对目标的描述：消瘦，少言寡语；全身都散发着令人难以靠近的气场，站在身旁也仿佛有一道坚实的厚墙堵在两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他的身旁总是会带着他的魔箱……

一个恍若幽灵般的紫色影子飘进了觜的视野。从体型上估计他还只有十五六岁，走起路来却像丢了魂魄的老人，仿佛下一刻就会倒地不起。

那个“幽灵”很快坐在了图书馆中央的大书桌前，翻开了一本颇为厚重的书。

觜的目光随即停止了游离。她从书架上随手抽取了一本书，拿着它自然地转身走到那张桌旁。

凑近来看，面前这位男孩的气质着实令人心头不适。他身穿稍显陈旧的浓紫色学生制服，凌乱的发似乎要将他的整个脸都遮住。他读书的神情算不上投入，反而是两眼无神。

他手上拿着的是一本《彼岸神话》——觜以为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再去读这种“古书”了，其中的内容太过偏门而晦涩——而在少年的右肘边还摆着另一本几乎与《彼岸神话》一样厚的书。

觜坐在书桌的另一侧，正对着那少年。她打开自己手上的书，却完全没有心情去理会其内容。自己方才站在了“科技学术类书籍区”，而看那里的书比垂钓还无趣——垂钓或许还能够有些收获。

与之相比，觜对少年肘边的书更感兴趣。

那本书用沉重的铁皮做包装，侧面还挂着一把明晃晃的金锁。书的封面上不着一字，而只有斑斑锈迹。这种书对于现在这个时代而言是一种异物，因为不可能有哪个出版社发行这种书。尽管如今还愿意读又重又贵的实体书的人多半都是冲着书籍的外表而去的，但做这种“标新立异”的事情也只是自杀，换不来任何关注与销量。

但这书确实摆在觜的眼前，就在那位看上去同样不被时代所接受的少年的手肘边，仿佛陪衬，又仿佛是“异物”的惺惺相惜。

“……”

这时候觜理应放下一口气来，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但她仍能感受到不祥的气息笼罩在整个图书馆内，像深海的巨鲨悄无声息地从身后靠近。

觜讨厌这种感觉。她想要尽快离开这地方，不难，只要把目标带……

“找我有事吗？”

5

这么问的约特抬起头，看着面前的少女。

她身穿蓝色偏黑的外套，领口很高，而且拉链还被提至了最顶端；她脸上戴黑色的口罩，皮肤却略微显得苍白，那是常年不见光的人才有的苍白。深蓝如海的长发如瀑般泻下，点缀着她拥有的鱼一般曲线的身形，可以想象得到她在水中潜游的身姿。

但约特没心情去想象这些无用的画面。他只是觉得对方在观察自己，用一种接近于猎人盯着猎物的目光。约特被这种目光沐浴得久了，于是出门也从来不会携带自己微薄的财物，这样损失再大也不过是肉体上的，过个几周总能够恢复。

她的目光与约特交汇了，却没有任何回答。

真难想象这样一位稍显瘦弱的少女会做出抢劫这种勾当。约特心里估量着，对方的腰间应当配着一把小刀或其他利器，否则要找自己这样与她年龄相差无几的目标，还是勉强了些。

“我提醒你一下：我身上没带钱。”

她仍是死死地盯着自己，目光像是要刺穿自己的脑袋一样。

约特感到很奇怪。一般的人往往会把抢劫地点定在小巷一类的偏僻地点，而非图书馆这种公共场所。更何况今晚的人比以往多了一些，约特在找书的过程中就看见了几个男子低声打电话或埋头看手机。

即使她想要跟踪自己，这个念头也应该在约特抬头的那一瞬间打消了。就算约特奔跑的速度没她快，只要在这个图书馆里坐上一夜，对方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约特不想再去理会这个奇怪的少女了。他也不是第一次在图书馆里过夜。他低下头去读自己的书。

“红，火色，爆发之色；其顶端之法，谓为‘魔炮’。其力……（wex，wee xee，liwen jo xee；vijeqeHp bapyen zo Hwecinalic。vilipe……）”

“啪。”

约特还没读完一行，便听见那少女重重地合上了书，站起身来。她合书时发出的声音在图书馆内就如同闷雷，叫约特烦躁地抬起头来。

约特本以为她就要走了。但她只是站着，把书放在桌上，而目光仍是锁在自己的身上。

约特确信自己的脸上除了五官外没别的东西了。他稍有些近视，但还不至于戴眼镜。约特觉得她的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

“你到底想做什么？”

约特仍坐着，连书也没有放下。他知道这个图书馆里装着不少摄像头，在这种公共场所什么都做不了。除非她从桌上跳过来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否则约特不会害怕。

她仍直直地站着，缓慢地后退。她还在看着自己。

怪人，约特心想。

她害得自己连读书的心情都没了。约特合上手上的《彼岸神话》，想要站起身来换一本书——

那个少女一脚踩在桌上，飞身跃起，直扑约特而来。桌长有五米左右，但她的速度太快了，约特根本反应不过来。

他的身体反射性地向后倾倒，喉间要叫出声来。但她在约特倒地之前就冲到了约特身前，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一把将他拉起来。

这时候约特看见了他最不想看见的东西——她真从自己的腰间掏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反射出了令人战栗的光！

约特的大脑陷入了一片空白。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死在一个疯子手中，更没有想过自己会死在图书馆明亮的灯光下。

然后，一个想法，一个极为强烈的想法充满了整个大脑。

我还……不知道……“答案”！

那时，整个世界几乎都倒在约特面前，恍若巨浪要将其吞没。无声的咆哮，从约特的心底喷涌而出。他一人要站在席卷而来的无尽黑暗中，面对自己此生最大的未知。

少女并没有把匕首架在约特的脖子上，而是反手将其向身后掷出。那把匕首如箭矢一般刺破空气，刺入那个持枪的黑影的肩上，他随即发出一声哀嚎。

同一瞬，约特听见数声枪响从四面八方传来，那比电影中的声音响了数十倍，如同鞭炮在耳道内炸裂。足以将自己撕裂的风从身旁呼啸而过，尖叫着像索命的鬼魂。

约特手上的书早已掉落，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天旋地转。他心中只剩下惊恐与茫然，唯一能感受到的，便是自己被抓紧的衣领。

约特似乎看见了少女的身影，她单手牢牢地抓着约特，另一只手将巨大的木桌直接掀起，立刻扭身向图书馆的一侧冲去。

强大的拉力使约特感觉自己的身体轻如纸片，双脚扑腾着触不到地面。约特连自己到底有没有睁眼也不知道，只有杂乱无章的思绪扭曲在一起。

身旁又响起了一声巨响，那似乎是门被撞开的声音。夜风与喇叭的狂鸣扑面而来，面前的光霎时被无尽的黑暗吞噬。

下一秒，约特又感觉夜风消失了，随之消去的还有什么都无法触及的无力感。约特感觉到自己坐在了一个柔软的东西上，眼前的景物终于停止了飞速掠动，静止在了一个画面里。

约特看见自己坐在一辆轿车的右后座，面前是两个座椅与车前窗。刚才的那位戴黑色口罩的少女就坐在约特的身旁，抓着自己衣领的手也放了下来。约特的头仍在发昏，不知道该说什么。

“羔羊·约特（Huqal Yet），男性，16岁，路瑞多（Lurido）学院的学生，魔箱是一本厚重的书。”

一个甜美的女性的声音从副驾驶座传入约特的耳中，那听上去与约特的年龄相差无几，只是语气中透出一种莫名的亲切。

“你怎么知……”

“看来找对人了。”声音的来源没有等约特说完，朝着驾驶座招了招手。

“好嘞。”从驾驶座上传来的声音仍属于女性，但她的声音却响亮到使车辆都震颤起来。不，那是发动机启动了。

同一时刻，约特身旁的门自动关闭，上锁。

就在约特感觉到事态越发不可收拾的时候，车辆如同脱缰的马般飞驰出去。

幸好门上了锁！否则这加速度肯定会把约特从车内甩出去！

约特的身体几乎整个陷入了橡胶制的座椅中，图书馆大门的光化作一只精灵飞速离开了约特的视野。路上的行车一辆接一辆被约特抛弃在了身后，路旁的灯光一道街一道从车窗外映在约特的脸上。每一次转弯约特都觉得自己要离开大地飞向太空。

约特的心逐渐凉了下来。自己遇上的不是一个怪人——而是许多怪人。约特觉得自己的“宁静”人生被打破了，就在刚才的十余秒内。

他将手伸向一旁，仍能感受得到那书的铁皮封面。于是他就知道自己还活着。

约特叹了一口气，自己还没来得及爬上上一级阶梯，就落到了台阶之底。

现在，整理一下现状。约特对自己说。

“你们……不是学院的人吧。”他的心中还抱有一丝侥幸。

回话的是副驾驶座上的少女：“我们就是学院的人呀。你在学院里旷课次数太多啦，校长让我们把你抓回学院去，把你丢进学院里我们就走了，不会对你怎么样。回到学院后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她的语气显示出她很愉悦。

“真的吗？”约特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个回答。

“当然是假的啦。”她笑起来，笑声欢乐而自然，“如果世上有哪个学院允许学生携带匕首的话，我敢说那里的校长一定是个疯子。”

然后她的声音忽又收敛起来，像是自言自语：“不过如果匕首是魔箱的话好像就没办法了呀……”

约特只觉得自己心头的火苗瞬间又被扑灭了。他此刻竟然觉得被送回那种地方是种幸运，毕竟这样自己还能清楚地看见未来。此时他眼前唯一的火光灭了，只留下黑暗。他坐在漆黑的车上，不知这车要把自己带往何方。

6

“好了，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

这时候约特看见副驾驶座上的少女回过头来。她绿色的卷发看上去有点像海藻，微笑着的唇间带着一丝妖娆，她的容貌可以说是动人的，可惜忽明忽暗的车内看不清她脸庞的轮廓。约特注意到她紧闭着双眼。

“我是瞳（Xy），你也可以叫我美狄亚（Medea）。魔箱是这个。”她拿起脖子上的项链朝约特晃了晃，没等他看清就又放回了自己的衣领中。

“你身边的这位是觜，匕首就是她的魔箱。”

觜朝他点了点头。她的眼神已然放松了下来，没有了“狩猎”的感觉。

“开车的是聂，她不是赫尔人，出生地好像是……是中庭吧，我也忘了。”

聂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只顾在街道上飙车，就像完全没听到他们的对话一样。座位挡住了她的身影，约特只能借着灯光看见她棕红色的发。

瞳、觜、聂……这些听上去根本不像名字的词只可能是代号了。约特怀疑自己被犯罪组织的人抓住了，这样的话图书馆里面的那些男人就是警察……但这么解释也完全不合常识。

一方面约特认为这些年纪轻轻的少女不会做这种危险的事，除非她们都疯了；另一方面，约特还没有听说哪个警察会在那种情况下开枪的，对自己这样的无关民众在那么近的距离开枪违反了警察守则。

而更重要的，是约特心中冒出的另一个疑问。

“你们……”约特试图让自己的语言稍含蓄一些，“难道是……那个……残疾人？”

“唉，真是迟钝哪。”瞳叹了一口气，脸上却是一副“你才发现啊”的表情。说着，她便转过头去，还特意提高音量问：“你说是不是啊，聂？”

司机聂没有反应。

约特感觉自己的脸上蒙了层灰。自己被三位残疾少女绑架了，这话也不知可以跟谁说。如果现在的恐怖组织的成员都是残疾少女的话，约特觉得自己可以退出这个时代了。

约特挠了挠自己的头。这一切都太奇怪了，约特根本理解不了。

他最想不明白的事是——这一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既然她们已经承认，或者说证明了自己不是学院的人，那只能是——谁？约特认为自己没有别的仇家了，他哪怕饿着肚子挨着冻也没有向别人借过钱。

约特还是放弃了思考，开口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我抓到这里，为什么是我？”

瞳没有回答约特的问题，反而问了他一个十分突兀的问题。

“——你知道魔法吗？”

约特的脑中冒出了一个词：魔教！于是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因为他们的思维根本无法用常识判断，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用这个词解释。

但约特并没有感觉到轻松。他现在被一群疯子抓来放在车上，身旁的那个少女的魔箱就是匕首，以她方才的速度，约特的性命可以在眨眼间消失。想要脱险，就必须完成一件事：理解这帮人的思路。

“问你呢，约特。”瞳直呼其名，但语气上没有生气的意思。

“我刚才就在看《彼岸神话》。”约特这样回答，还可以看看对方对于魔法的了解程度。

同时约特还在尝试从车外景物的运动估计出车速的大小。在这车上待久了，他就连自己身处何地都不知道了。

“是吗……那下一个问题。”瞳似乎很放松，像是在享受这个过程。自己可是要急死了啊，约特想。

“你，相信魔法吗？”

约特愣住了。片刻后，他问：“这是什么意思？”

“‘知道’和‘相信’，这是两码事。”瞳说，“比如说超能（Rp），Rves没有任何文献详尽记载了它的起源和原理，只有《超能论》（

约特说：“毕竟魔箱现象符合六律（Ka Aneh）的唯一律（Iwa Aneh）啊，连《超能论》的作者赫尔墨斯（Homes）都认为魔箱现象属于超能。”

的确……赫尔岛上从未有两个人同时持有相同的魔箱的案例被发现过，符合《超能论》所说的“同一时间，对于一种超能，至多仅有一位拥有者存活于世”。

“但是六律中没有‘地域律’这种东西。用超能是无法解释魔箱现象这种在一整座岛屿上出现的相似异常现象的。”

“你是说魔箱现象是魔法导致的？”约特苦笑一声，“这件事我曾经考虑过，结论是：不可能。”

“说下去。”瞳的语气间总透着戏谑。

“在安纪777的魔法战争（Hp Clineh）中，几乎所有的魔物（Hl）都失去了踪迹，各魔法宗教迅速解体消失。根据乌托邦博物馆（Utopia Ponck）的记录，最后一本涉及魔法的书籍在安纪778停止了出版，此后只有少部分如《彼岸神话》这样较为著名的魔法书籍得以重新发行，剩下的书籍从此失传。在那之后没有任何新的有关魔法的书籍出版，网络上更是没有半点信息。这种情况持续至今，已有近700年的时间了。”

“但魔法在安纪778之前乃至种纪（Rjuf）都是有相当多的文献记载的，它的存在时间比它失落的时间长多了。”瞳说，“这还没有算种纪0年之前的时间，如果魔法在那时便已存在的话。”

“那也没有任何意义，”约特叹了一口气，“魔法即使真的存在，那也是‘曾经’存在。如今这时代连魔力都没有了，怎么可能有魔法呢？”

这时候，车内突然陷入了死寂。

约特心头一惊——自己不会是说错了话吧。因为对方谈及了自己曾经疯狂追求过的东西，自己竟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安危。

但约特却从身旁的觜的眼神中读出了一种“罕见”的情感——那就是“可怜”。

“真可怜呐。”瞳直接把这个词说了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约特又回到了摸不着头脑的状态。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了。关于我们选择找你的理由……”瞳说着，语气中已是毫无笑意，反而令约特感到不自在。

“我们之所以找上你，费这么大的力气把你拉上车来，是因为我们在你的身上……发现了大量魔力。”

“什么？”约特的脑袋开始嗡嗡作响。

“我们在你的身上，发现了大量魔力。”瞳又把这话重复了一遍。

魔力？自己苦苦追寻的魔力？

约特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为了找寻一丝魔力，自己翻遍了整个学院的书，从一座图书馆跑到另一座图书馆。现在这位陌生的少女对自己说“你自己身上就有魔力”？

“你们怎么……我……”约特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从何处问起。

“嘿，姐妹们！还有后座的帅哥！”聂突然喊了起来，她的声音太大了，把约特的思绪彻底打乱了。

瞳也受不了这响动。她朝聂做了一个“安静一些”的手势，这才让聂的音量降低到正常水准。

“路堵了，一看就知道是鳌老大干的好事。”聂指了指远处狂闪的车灯，却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后面还有AA那帮家伙追着呢，停车是不可能了。所以……觜，帮个忙。”

觜点了点头，然后往约特这边凑上身来。她的身子离约特仅有一丝距离，约特一动也不敢动，只看着她为自己系好安全带。随后，她也为自己系好了安全带。

“好了吧？”聂笑了笑。

“羔羊，”瞳这次又叫了约特的姓氏，语气格外严肃，“做好准备吧——你面前的世界就要变了。”

约特觉得自己的世界已经变了，从觜跃上桌面开始。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但他心里其实隐约明白：自己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好准备。

聂一脚将油门踩到底。从这一刻开始，约特再也不能回头了。

7

面前的闪光瞬间化作了光束，如箭一般朝约特射来。轰轰作响的引擎声像雄狮咆哮，整个世界都在颤抖。约特瘫在座位里，连身子都直不起来。

而就在光束刺在车头上的前一刹那，聂按下方向盘边的一个按键。整个车头瞬时便抬升起来，约特的身体失去了平衡，他觉得安全带狠狠地勒入了她的皮肤里。

“哇！”一声沉闷的巨响盖过了引擎的轰鸣声，然后约特便感觉身体失去了重力。他从车前窗内看见的不是车灯，不是街道，而是没有星辰的夜空——闪着高楼顶部的红光。

车辆在空中只停滞了数秒，延伸向前路的街灯又出现在约特的视野内。然后又是巨响，是连隔音玻璃也难以阻挡的巨响，却是从车底传来的。约特勉强能猜到这车的位置——在拥堵的车海的上方！

车辆没有停止，约特感觉到自己像乘坐在坠落到地面的火箭上。他用双手死死地抓住安全带，否则自己就会撞上车门或车顶。

“加速！”聂喊道。

于是又一股巨大的压迫力将约特推入座椅中。他的耳边是刺耳的碰撞声与沸腾的引擎声。这车在无数的车顶间跃动，一路冲刺向前。四面都是暗与明的交织混杂，约特开始怀疑自己眼前的一切。眩晕感随之袭来，胃的不适感冲击着约特的神经，他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他的大脑又陷入一片空白，唯有一句话在脑海中反复回响……

……有希望……有希望！

……我有希望知道“答案”！

“咚！”

最后的撞击使约特感觉脊椎处钻心地疼。但下一次冲击没有再出现。约特从“太空”回到了“陆地”，车辆回到了平坦的道路上。

车窗上投出大桥的影子，可以看见渺木江（Herewus）在灯光下流动。约特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位置：在渺木江大桥上。

约特试着回头，从车后窗看见无数车灯在背后闪烁着，像是与他告别。

“呼……”聂长出一口气，“不错。”

约特感受到了“自己遇上的是许多怪人”这个判断的正确性。

即使在翻越了车流之后，这车仍然能在道路上飞驰。在经历了刚才的一切后，约特以为这种速度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他瞥了一眼觜，她戴着口罩的脸上毫无表情。但瞳那边……

“啊，天哪！”瞳叫起来，用手扶着自己的额头，“我还以为自己要死了……”

“还没完哦。”聂也不知有没有听到瞳的话。

这时候，一束强光忽然从车窗外投射进来，刺得约特睁不开眼。他用手掌遮光，问：“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让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唉……”聂叹气道，“AA那帮有钱人就是厉害，无人机都是随便派遣的啊。”

无人机？约特只在媒体口中听过这个词，从没有亲眼见过。不过他现在也看不见，因为这光太刺眼了。

现在，强光在约特的眼前摇摆不定。他感觉到聂又在加速，但强光总锁在身上。

“难怪窆老大把动静搞得这么大。”聂笑笑，“肯定是被这种难缠的玩意儿盯上了。”

聂话语刚落，觜忽然直起身来，拍了拍聂的肩。

“哦？准备好了吗？”聂的声音又大了起来，语气间带着一丝兴奋。

“不是吧？真要用‘那个’？”瞳的声音听上去有些乏力。

“哪个？”约特的心头又浮起了一层迷雾，隐隐有不祥在游动。

聂没有听见约特说的话，她又踩下油门，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左调转方向——这次约特真的撞上了车门。他惊讶地看着车辆朝着大桥一侧的栅栏飞速驶去，丝毫没有减速的势头。

无人机的光线也迷失了方向，留下这一夜最后的疯狂。

“你们要干什——”

“咚！”

巨响之时，四人乘坐的车辆冲破了护栏，从横跨渺木江的大桥上飞扑向那江面。这高度相当于从六楼跳下！不论是窗外的光，还是约特的心跳，都在此刻停止。约特连尖叫都办不到了，只能任凭自己往无尽的黑暗中坠下。

同一时刻，平静的水面如破碎的镜花般涌动，一座水与光芒的巨山从江底突起，一道庞大的阴影撕开天空，直扑向下坠的车。

约特的视野中只剩下那个阴影。那是一头巨鲸，飞跃在空中的同时张开了它的大口，摆出跃出水面捕食一般的动作。约特终于反应过来，惊呼出声，

在约特的声音传回大桥上之前，巨鲸便合上了嘴，将这车吞入口中。

一道华丽的深蓝色抛物线划过天际，从无人机群的一旁飞掠而过，卷起的飓风使其即刻失去了平衡。

巨鲸越过了渺木江上那座六层楼高的大桥，扭身撞入水面，激起的浪花冲上桥面，其声盖过了城市间的鸣笛声，像是火山爆发，卷起漫过天际的水之尘埃，将苍茫夜空都清洗一遍。

急追上桥的数辆黑色汽车在桥上打滑，里面的人们纷纷打开车门跳至桥面上，留下那黑如墨水的车在桥上起舞，然后投入护栏的怀抱。

百丈水花落回江面浪尖，再铺开一层花瓣绽放。最终，余韵冲上天际，消失在了无尽夜色中。

第2章 门

“有希望！有希望！”

约特的脸上不禁浮出笑意。

他的目光狠狠地扫过书的每一寸，像是饿狼啃食着猎物的肌肤。

黑夜，他坐在偌大的图书馆内，陪伴着他的只有三样东西：一支快没电的手电筒，一本《魔法历》（ ），还有手边的魔箱——那本永远上锁的书。

“魔法”。一切线索都指向这个词，仿佛它就是宇宙间的真理，仿佛它就是一切枷锁的钥匙。

约特从未感到如此兴奋。因为他在这十二年里第一次觉得自己离“答案”进了一步——一大步。

《魔法历》是本古书，写成距今已有近千年。约特手上正读着重印本，也是一百多年出版的了。约特在书架的最低处发现了这本书，图书管理员用它来垫高书架的一角。

一百年！但它的纸张仍是如此完整，上边的字符仍清晰可见，这本身便是奇迹——魔法创造的奇迹！

约特蚕食着手上的书，小心翼翼地翻动纸页，却抑制不住心中的狂潮。

书上使用的是极为古老的彼岸语（ Rves Pyeh ）了，几乎没有略词，语法更是苛刻到了极致。约特读过讲彼岸语发展史的书，所以他勉强能了解到《魔法历》的大意。

但这个“大意”摧毁了约特的世界观。约特感觉得到，那将困住他一生的迷宫的某处，打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答案”的门。

只要有了魔法，就一定有办法——魔法是“万能”的，它能改变世界的法则。

约特的全身像有烈火在烧，耳旁有狂风在怒号，但他毫不在乎，因为他眼前有一束刺破迷雾的光！约特要循着光向前方奔去，奔往他病态的目标……

然后，那光消失了，那火熄灭了，那风停止了。

“然纵万千魔法，俱需求一物以生。此物即魔法的根源——（ xoxino dadu Hp dumapine wame biko Bon. vime dimone Hp terewohe—— ）”

约特的一切，停滞在了这个词上。

“魔力”。

约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睁开眼，因为自己面前只有一片黑暗。他只感觉到自己的脊椎仍在隐隐发痛。

“我死了吗？”约特问出声来。

“是啊。”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这里就是天堂。你已经结束了你一生的旅途，此处便是终点。”

“终点”这个词深深地扎入约特的胸膛，像要把他的心刺穿。

“是吗？”约特感觉自己的声音已是有气无力，“我终于还是失败了啊……到死也没有找到‘答案’……也是，我这样的人，有什么能力去寻找‘答案’呢……”

约特感觉眼角逐渐变得炽热，像火焰在燃烧，却无一丝光亮。

但那声音停住了片刻，然后变了个语调：“这、这你也信了？”

“什么？”

“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羔羊！”那声音响亮起来，“你没死呢！你哪里那么容易死！别看不起人，我们保护目标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周到的！”

约特终于回忆起了这声音的拥有者。他的齿间挤出了一个词来：“瞳？”

“是我。你可真是健忘，我不是给你看过我的脸了吗，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呃，不好意思，可是……”约特不知怎么回答，“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

瞳的声音又停住了。沉默持续了一秒钟。

“对不起，我忘记开灯了。”

随着一声拨动开关的响动，一束光照在约特脸上，刺得他下意识地用手遮住自己的眼睛。

约特花了十余秒的时间来适应这光线——它实际上并不算亮，至少比无人机的强光要昏暗得多。

约特看清了周遭。自己原来躺在一张床上，面朝着灯光下泛灰的天花板。他看见瞳就坐在床的右侧，“痴痴”地望着空气，脸上仿佛写着“尴尬”。

“真尴尬啊。”瞳这一次又把约特心里想的词说了出来，“呃，我只是开个玩笑，没有料到你的反应这么剧烈……”

约特趁她看不到，擦去眼角的泪水，直起身来：“这里是哪里？”

“这儿是‘HH第三分部’，”瞳这么回答，“或者换个叫法，‘我家’。你现在就躺在我的床上。”

约特再度扫视了整个房间。灰色的墙面像未上色的画板；一盏昏暗的灯，接着点点蛛网；角落的桌上摆着一个老式收音机。唯一能让约特感知到“家”的氛围的事物，就是瞳身上穿着的睡衣。

约特在车上并没有注意瞳的身材与衣着，也就不知道她在那辆车上是否也穿着这件淡绿色的条纹睡衣。现在瞧去，还能够依稀看见她睡衣下的别致曲线。稍有发育的胸部，纤细的腰肢，再加上她冰山美人般的面容，约特觉得她去参加选秀比赛也毫无问题。如果让所有选手素颜的话，取得冠军对她而言也并非没有可能。

“你现在是不是在奇怪，我的家为什么如此简陋？”瞳的戏谑语气再度浮现。她双手抱胸。

约特心里暗自庆幸她看不见自己的视线，嘴上回应道：“嗯……”

“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东西。”瞳嘴角扬起笑容，“即使把这里的每一面墙都漆上彩虹，摆些奇花异草做装饰，于我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浪费钱而已。”

“嗯。”约特认同瞳的这种“极简观念”。他自己也是如此，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总是能丢弃就丢弃的，不带丝毫留念。

约特的手往身后探去，立即就触到了那个熟悉的铁皮封面。

可惜呀，有些东西自己丢弃不掉。

“喂，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表示一下对少女的同情吗？”瞳一脸不满。

“我可是被你们‘绑架’到这里来的，谁来同情我呢？”约特回答，“我可是连自己怎么到这里的、现在什么时间都不知道。”

“嗯……”瞳又翘起二郎腿，轻轻靠在椅背上，“我该从哪里开始解释呢……你还记得哪些事情？”

“想忘也忘不了。”约特苦笑，“我从图书馆里被你们揪出来塞上了车，在公路上狂飙，从车顶上飞跃而过，最后冲破栅栏飞下渺木江大桥被一只巨大的鲸鱼吞下……随便哪一件事说出来都像是梦话。”

“哈。”瞳也笑了，“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自己的生活像是在做梦了。”

“魔力……”约特轻念出记忆中的这个词，“你们是不是还说在我身上发现了魔力？”

“是啊，说了两遍。”

“怎么发现的？”约特的声音忽然响亮起来，“你们对魔法的了解有多少？你刚才说的‘HH’又是什么？是什么魔法的宗教吗？”

“冷静些。”瞳晃了晃脑袋，闭着眼像在听音乐，“你成功地把我的解决问题的念头打消了。反正我的任务只是把你送到这里，跟你聊聊天免得你摸不着头脑。现在我的任务完成啦，已经没有我的事啦。我现在应该做的是把你赶出去然后倒头大睡，而不是听你唠唠叨叨。”

说到这里，瞳就站起身来，走向她身后的那扇稍显破败的木门，说：“跟我来，这里有人‘专门’负责对付你这样爱问问题的人。”

约特从床上下来，在床的一侧发现了自己倒在地上的鞋子。他别无选择，只能穿上鞋，紧跟上瞳的拖鞋拍打地板的声音。

从卧室里走出来就是客厅。客厅里没开灯，约特只能借着卧室的光环视四周。能算得上家具的只有一张茶几，两把椅子，一张沙发和一台冰箱。约特的目光扫过茶几，上面放着一些吃剩的垃圾食品，还有一个连着耳机的随身听。

瞳很自然地走过客厅，来到另一侧的木门前，拧动门把，推开门。约特就站在她身后，往房间内望去。

2

同一时刻，同一城市，不同房间。

未除·昂贝（Lgo Ambe）翻了个身，从床铺上滚下，摔在地上。

“别说脏话。”贾克西·伊拉米（Jakex Ilami）说。

“我没说……”昂贝透过牙缝吐气，从地上爬起来，瞪了一眼伊拉米。他坐在另一侧的床上，穿着粉红色的睡衣，膝上放着一台手提电脑，双手像在弹钢琴一样不歇停。

“又在折腾那个网站吗？”昂贝坐回床上，摸了摸自己着地的鼻子。

“废话。”伊拉米的眼镜中折射出显示屏的光，“我是靠这个吃饭的。”

昂贝知道伊拉米经营着一个论坛，专门讨论些都市传说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论坛上提问需要花钱，而回答则可以得到一些钱，伊拉米吃的就是这一问一答之间的差值。而身为论坛管理者，他自然能够得到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创个小号靠解答吞钱也并非什么难事。

昂贝本以为根本不会有人玩这种论坛，靠这种东西根本赚不到钱——直到伊拉米买了市面上最贵的星光（Jewaxee）V5游戏机摆在床头。那块只有半个显示屏大小的玩意儿抵得上昂贝十年的全部开销。

“几点了？”昂贝问。

“凌晨十点。”

“你的生物钟一定有问题。”昂贝说着，开始换衣服。

“反正我是技术部的，”伊拉米笑了笑，“而你才是武装部成员。”

“真羡慕你们这些不用早起还要熬夜的家伙。”

“你羡慕的是‘不用早起’还是‘熬夜’呢？”伊拉米停下手上的动作，伸了个懒腰，活动一番筋骨。

“两者都有。”昂贝已经穿好了衣装，在穿衣速度上他是“专业”的，“停。”

“十五秒零七。差一点就突破你的记录了。”伊拉米瞥了眼屏幕角落的数字。

“唉……”

昂贝嘴上叹气，心里却完全不在意这种琐事。令他感到沮丧的原因是自己的生活。

浑浑噩噩。这就是昂贝给出的形容。

本以为加入AA就能够获得崭新的生活的，但现在看来这只是自己的痴心妄想。昂贝身上穿着AA武装部成员专用的黑色防弹甲，却根本没有机会去“测试”一下它的防御能力。

参与任务更是不可能的事情。AA武装部是全彼岸最为特殊的军事力量，不受法律限制，为完成任务几乎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组织负责的任务，多半都是暗杀乃至战争这些见血的东西。而抓捕罪犯，就统统推给警察。

武装部乃至整个AA都是不能见光的组织，盯着这顶帽子“见义勇为”的话，得到的奖励只有革职甚至坐牢。最后留下给昂贝这样的新兵的，只有睡觉、穿衣这些事情了。

早知如此，当初就该直接往警署或者军队里跑，昂贝想。当警察或军人也比这样的生活有意思多了。到头来，自己得到了什么呢？

昂贝念及此处，拉开了一旁的窗帘。

从二位数的楼层往外望，看见的仍只是林立的高楼。铺满整栋大楼高墙的显示屏竭尽全力去播放那些绚烂的广告，但是被玻璃反射来的污染光要刺眼得多。

昂贝转身抽出床底的木箱，打开锁。“凌晨十点”的阳光照在箱内的两个枪套上，那棕色的皮革在灰尘下平静地躺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他拿起枪套，掂量一下重量——各有一把枪，配七发子弹，一点不差。昂贝把它配在自己的腰部，然后站起身。

深呼吸。昂贝闭上眼，感受着他所拥有的一切。

即使面对空虚，他也要让自己的身体处在警戒状态，日复一日。

“昨天晚上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他的心中还抱有一丝侥幸。

伊拉米敲击键盘的声音又响起来：“不，有事情发生哦。”

昂贝听见他轻击鼠标，“两个小时前的，也就是深夜八点，AA总部发布了‘捕羊行动第一阶段’的结果。我的权限不高，了解不到行动的细节，只知道阿特拉斯·欧普顿要进行‘审判’，估计是失……”

“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昂贝愤怒地转过身来。

“你也没早问……”伊拉米连头也没抬，“别说脏话。”

“我没说——”这是昂贝冲出门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3

当鏊的左手触碰到门把时，他不由自主地缩回了手。之前与阿特拉斯战斗时留下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现在他的左手上缠着一层绷带，就像里面囚禁着“恶灵”一样可笑，于是鏊仍是穿上了自己的灰色卫衣来遮住受伤的左臂。

现在最小的刺激对鋈来说也是一种威胁，他寻思着自己还需要半天时间才能拿枪。他叹一口气，然后用右手开了门。

阳光从鋈的背后照出刻花木门前的阴影。鋈的鞋踩在木质地板上，发出不小的响动。

于是躺在沙发上的髯睁开眼。她仍然穿着深蓝色的连帽衫，让长发隐在身后；她仍然戴着那块口罩，遮住自己的嘴。

她在看见鋈时立刻坐正了，并用手狠狠地掐了一把身旁酣眠着的聂的手臂。

“啊疼疼疼！安蒂妮（Andin）你做什么……”聂大叫着跳起来，与鋈四目相对，“……哦，鋈老大，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鋈咬字清晰。

他看着聂夸张的动作。她身穿褐色的夹克衫和工装裤，棕红色的中长直发显得有些凌乱，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

“哦，那没事了……疼！”刚要坐下的聂又被髯掐了一把。

“安蒂妮你这个家伙！”聂咬起牙，摆出打架的架势，“别把我惹急了我警告你！”

髯缓缓站起来，抽出腰间的匕首。

“哈哈安蒂妮姐姐我开玩笑的咱们也是同沙发睡过的人了别那么认真啊把刀放下有话好好说啊哈哈……”聂摆着手退到半米外老实坐下了。

髯也收起了匕首与目光间的杀意，坐回原位。

在这两人闹腾的时间里鋈已经坐在了她们正对面的沙发上，拿起茶几上的柠檬水一饮而尽。

其实谁都知道这两人不会在这间屋子里打起来。一来，她们两位之间关系其实相当不错，这点鋈也知道；二来，万一有血溅到了地上的虎皮地毯上，两人的全部积蓄加起来也赔不起。

“瞳不在啊，看来目标已经被找到了。”

鋈看着髯。她点了点头，算是对自己的回答。

“你们那边有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他看着聂，放慢语速。

“啊……AA那边派了几架无人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意外了。”她的后半句话是看着髯说的。

“很好……尽管过程没有计划中那么顺利，但结果是我们这边的胜利——我们找到了心所说的‘门’。不过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甚至还要更加警惕。”

“为什么？”聂问。

鋈闭上眼，回忆起前一夜自己所观察到的情报：“AA那些家伙不仅直接出动了阿特拉斯的武装部精英，还公然在都市街道的上空派遣了数目不小的无人机。前者还可以认为是对我个人的针对，但后者实在不符合AA的作风。所以，我认为AA当中出现了一些变数，有两种可能。”

他顿一顿，调整一下自己的语速：“第一种可能，是AA终于受到了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加大对我们的攻击力度。虽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举动很可能不再受到限制，但我想可以应对。我所担心的是第二种可能——AA这次行动的规模如此之大，针对的目标并不是我们，而是羔羊·约特。”

“为什么我们需要担心这种情况呢？”聂把双手枕在脑后，靠在沙发上。

“因为这说明AA获得了一个比我们更加强大的情报来源，而且这个来源在AA的地位相当高，其可信度之高甚至能让那些家伙冒这么大的风险……”

“不论是那种可能，接下来AA的行动很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想范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更何况……安特杰的行踪我们现在仍然不能确定。如果我们不能迅速的判断出AA中的变数的话，接下来的情况必定会朝着对我们不利的形势发展。”

“嗯……老大你的意思是……”聂挠挠头。

“我们要——”盍睁开眼，往前凑上身，低声说，“用肉把狼引出来。”

4

约特看见门内的房间里开着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木质方桌和一把木椅。随着门被瞳完全打开，约特看清了房间中最扎眼的事物。

“久等啦。”瞳朝房间内的女性招招手。

黑色长发洒在白衣上，粉与白相互交错的长衣与宽大的广袖衬出她丰满的身姿，眼瞬间闪着特异的美艳动人，从外貌上看19岁左右。约特不由得想到“山间的巫女”。

她坐在桌的另一侧，双手轻搭在腿上，用淡淡的笑颜面对着两人。

“没关系。”她的声音柔如潭水，清而平静。

约特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因为面前这位女性所散发出的气质是他前所未见的。

“……你就是约特吧。”她的目光与约特交汇，刺得他感觉脸上有些温度。

“呃……是。”

“请坐吧。”她站起来，朝约特微微鞠躬，示意让他坐在她对面的椅上。

等到约特慢吞吞地移动到椅旁，她才将手放在自己的胸口：“初次见面，我是苏·前（Sue Mai），HH成员，代号是心。”

“嗯……”约特试着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我是羔羊·约特，学生，魔箱是这本书。”他晃了晃手中的铁皮书。

“我已经了解了。”心笑道，“请坐吧。”

“坐吧，吃不了你。”瞳拍了拍约特的手臂，约特这才拉开椅子坐下。

“那么，我的任务就完成喽。”瞳伸了一个懒腰，“我可以睡下了吧，熬夜可是美容的死敌。”

“辛苦你了。”心说，目送着瞳离开房间关上门。

心坐回椅上，看着约特的眼睛：“不用那么紧张哦，约特。”

“我知道。”约特深呼吸着，“我只是没有见过拥有你这般气质的女性。”

“我就把这话当做是恭维吧。”她又笑了，这笑声与瞳的戏谑不同，透露出一种温柔。

“那么……我们说正事吧，约特。”

尽管心的笑容没有变化，约特却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了一丝认真，那是将要叙述真相的人特有的认真。这使得约特的大脑又清醒了一些。

“请允许我先解释一下我们的身份。”心的语速不快，仿佛在讲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你想必已经从她们的口中听到了‘AA’与‘HH’这两个词吧。”

约特在心中整理一番。他是从聂的口中获知“AA”这个词的，而面前的心与那位瞳都提到了“HH”。

“AA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在安纪0年由安特杰·安法（Antej Anfa）创立。”

当约特听到“安纪0年”与“安特杰·安法”时，他不禁睁大了眼睛。若不是他事先做好心理准备，听闻安特杰·安法之名就足以让他倒吸一口气了。

全彼岸不可能有人不知道安特杰·安法。他在种纪978年率领革命军击败了哈迪斯（Hades），结束了种纪与种相制度（Rey Jah）。安纪0年，他在赫立立下诸法，随后便失去了踪迹。据说安纪（Ajuf）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安特杰·安法。

心继续讲：“这千余年来，AA一直隐藏在暗处，专门负责解决警方不便出面或无力处理的事务。其势力遍布全彼岸，权力不小于诸岛政府。而AA的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杀死哈迪斯’。”

“你是说——”约特这次真倒吸了一口凉气，“哈迪斯还没死？这怎么可能……”

“对一般市民来说，哈迪斯的确是死了。”心淡淡地说，“但事实是，哈迪斯在被安特杰·安法杀死之前，施下了一个魔法——那就是‘13-死神’（13-LoRv）。”

“顶阶魔法？”约特问。

“依照《彼岸神话》的等级划分标准，是的。”心闭上眼，像是在回忆些什么，“原文是‘十三，终结之数，诗歌之数，半神之数，彼岸之数……’（wasa, vamlone jo fee, Hpyeh fee, ERv fee, Rves fee……）”

“于是可填补六芒之星，使死神听命。（diso vi havine Kajezuxike, hune LoRv mane。）”约特念到。

“记忆力不错。”心睁开眼，浅笑着看向约特，脸上写着愉快，“13-死神，能够令死神服从，逼迫其延续生命，在死亡后于另一人体内得到新生。如此过程可重复12次，由此可得到13次生命。只要这13次生命没有用尽，哈迪斯就不会真正地死去，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整个彼岸。”

“而AA则要在哈迪斯获得新生之后找到并杀死他，逼迫他立刻转世……”约特理解了心的话。

“正确。这是成立最初的目的，也是他们隐于暗面的主要原因——哈迪斯仍存活秘密一旦公布于世，人们就会陷入恐慌，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约特点点头。假如她说的都是真的话，那么这个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约特仅仅是听到“哈迪斯仍活着”这个不能确定真假的话，心中就涌起恐惧。

而这时，约特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开车追逐他们的是AA，调用无人机锁定他们的是AA，朝他们开枪射击的也是AA……

“你们……‘HH’是做什么的？”约特问出这个问题时，心中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心的笑容没有改变，她用着平常的语气说：“HH创立的目的，就是阻止AA扼杀哈迪斯，让他真正地‘复活’。当然这只是结果，而过程又是另一回事了。”

约特的背后开始冒出了冷汗：“是、是认真的吗？”

“我可不像瞳那样喜欢开玩笑。”心的语气确实相当认真，“在这间房间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好吧……好吧……”

一点都不好，约特想。

他认为自己面前坐着的是反社会分子，这些人全都有恨不得社会崩坏的念想。而自己，单枪匹马坐在“HH第三分部”里，身上没有钱，也没有联系外界的方法。他们对自己陈述了真相，就相当于说“你已经获得了我们的情报，就必须加入我们”。

不加入，是死；加入了，还是死！

约特感到绝望。

世界如此不公，如此狠毒。该死的神给自己贴上了该死的标签，给自己一个该死的命运，让自己在该死的枪口下作为一个该死的人死去。而直到该死的生命的末尾，自己却连一个该死的“答案”都不知道！

“请别那么绝望，约特。”心像是看穿了约特的内心，“我还有许多你想知道的事情没有说呢。”

“我有拒绝的权力吗？”约特毫无气力地问。

“有。”心笑着，“如果你不想知道我们是如何发现你身上的魔力的话。”

死穴，约特想。他本就无法拒绝获得这个答案的冲动，更何况自己已经是将死之人了。他忽然想到自己曾经发过的誓言。

“哪怕要付出生命之代价，我也要选择去寻找这个答案！你听见了吗！”

谁能想到这话成真了呢，只是约特是被动的一方罢了。

“好吧。”约特第三次这么说，但语气上表明自己已经妥协了，“我知道。”

“你确定了吗？”心又问。

“我确定。”约特回答。

“很好。”

说着，心举起左手，右手则探入左手的袖口中，取出一个物体来，放在桌上。

约特猛然感到一股极强的吸引力从那块泛着浓紫色波纹的半月形水晶中溢出，牢牢地抓住了约特的全身，扼住了她的咽喉，吞噬下他的心脏，要将他的灵魂都从肉体中剥离。

他看见一团凝重的人影从视野间一闪而过，一盏爆燃着的烛灯散出无尽的光与热，将约特的皮肉融化。有人在约特耳边疯狂地嘶吼，像是要将一切愤怒与悲痛全部吐出。然后一切又没入黑暗，寒冷侵袭而来。

“约特……听得到的话就回答我……”

亮光忽然映在约特之前，他摇摆着差点倒地。约特的眼前仍是木桌，桌前仍是心，桌上仍是那块紫色水晶。

“啊……”约特不知道说什么。

“恢复了。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啊……”心的脸上居然出现了一丝愁容，不过立即消失了。

“刚才……”约特终于反应过来，这种感觉比他坐在颠覆的车上或从大桥上飞跃而下更加可怕，他的额头已经布满了汗珠，“是什么？这块水晶……”

“失礼了，明明你介绍了自己的魔箱，我却没有……”心说，“这是一个魔力的容器，能够与魔力产生共鸣，魔力浓度越高，共鸣就越强烈。你刚才看见的、听见的都是幻觉，这是初次魔力共鸣的正常现象，不用害怕。”

心的话令约特稍平静了一些。他再看那水晶时，发现水晶内隐隐有浓紫色的气流在游动，映出诡异的光。除此之外，这看上去只是一块普通的水晶了，约特没有再感觉到任何异样。

他开口问道：“你们就是用这个来发现我身上的魔力的吗，利用这个魔力共鸣？那为什么我在图书馆里没有一丝感觉？”

“距离是一方面。”心用左手抚摸着那水晶，“其实更多的是依赖于我的预言术，这水晶只是媒介，魔力共鸣只是它的一个作用罢了。”

“‘预言’……”约特的嘴角抽动了两下，“你……真的是巫女？”

心扬扬衣袖：“我以为你在看到我时第一反应就是‘山间的巫女’。”

约特知道巫女（Dyngqiv），不过是从《魔法历》中读到的，他从没有亲眼见过，也没见什么媒体有相关的报道。就算巫女根本不存在，或是早已消失于世，约特大概都不会感到奇怪。

他记得《魔法历》上与巫女有关的文字，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山间巫女乃与万物相通之灵，知古今，晓未来。（Dyngqive vo wutxike mone hive mo Dam, qidu lonybone lafume ifume, qo rafume。）”

“刚才你进门时，愣了一会儿吧。”心说，“这是我自己，或者说巫女身上具有的魔力的特性，能使一切有魔力的生灵感到亲切。”

约特明白了，原来自己开始时感受到的“气质”是这么回事。不过又一个新的疑问随之而来。

“你自己身上也有魔力？这世上有多少所谓‘有魔力的生灵’？”

心没有直接回答约特的问题，而是背诵起了《彼岸神话》中的语段：“魔力，魔法之根源，卡尔夫神话将其认作神的痕迹……（Hg, Hp tereg, Gafu Rvnem nyton vi zo Rvtygom……）”

那时，约特脑中忽然显出了《彼岸神话》的另一句话，口中随之轻语：“神所到的一切地方，都留下神的痕迹。（Rv tycone jo ukee, bone Rvtygome。）”

心所说的语段在书的中后章节，而约特念出的则是全书开头处的一句话。约特从未想过这两句话之间的联系，但此刻，这种联系在他的脑中构建出来，于是一个全新的结论冲击过约特的大脑，使他惊讶地合不上嘴：“你是说一切生灵都有魔力？我本以为这只是恰巧重复的词……”

“《彼岸神话》中的每一个词都不是巧合。”心说，指了指桌上的水晶，“至少它告诉我这句话是对的。其实万物（Dam）皆有魔力，只是魔力的量都太少，共鸣现象不明显罢了。”

“既然如此……”约特觉得拼命去寻找魔力的自己像一个白痴，“你们为什么还要选择我呢，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带到这里来告诉我这些事情呢？”

“理由有三。”心像是早就知道约特要问什么一样，毫不迟疑。

“其一，换作是别人的话早就想尽办法逃走了，根本不可能像你这样坐在我面前听我讲这些事情。”心摊开手，“至少，我认为要在这座岛上找到一位出门不带钱和手机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约特无法反驳。在这个时代，完全脱离电子产品生活与运营一家出版社、一座图书馆一样不容易。而自己不带手机的缘由，想来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拥有了。

“其二，你对于魔法的了解程度比一般人多得多。就算是瞳也没有能力背出《彼岸神话》。实际上，与你对话比我想象的容易不少。”

约特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自己都为自己的阅读量而吃惊，当他回过神来时已经将自己16年青春的四分之一花在了图书馆内。而对于魔法，他也不单是看着玩的，他有目的——他将其视为通往“答案”的“门”。

约特常觉得自己是个怪人，整日做着些怪事。但、呵、这不是约特自己想要的生活，当然不是。自己是时代的异物，从出生到死去。自己连活着的目的与动力都与时代相悖，那还有什么会是与他人相同的呢？

约特叹了一口气，问道：“那第三个理由呢？”

心将左手肘撑在桌上，用手背支撑着自己的头，侧着目望向约特，问道：“你知道‘光烛事件’吗？”

“呃，知道。”约特一边感叹自己参与的是怪人之间的对话，一边陈述着自己记忆中的文字，“16年前的2月27日，在天启城（Jepen Cejakd）——那时候还是一座无名的城市，一道‘光烛’轰击了都市的中央，卷起的飓风对一千米范围内的建筑物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波及整座城市。警方的解释是不法分子利用魔箱发动的袭击，其策划者于一周后被捕……”

约特在说到最后时脑中已经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开口问：“难道……那是由魔法引起的？”

“最令人惊讶的还不是这个。”心再度抚摸她的水晶，说，“我早已将你身上的魔力与那次‘光烛事件’残留下的魔力进行了共鸣测试，结果是完全一致。”

“等等！”约特还没有从前一句话中反应过来，“引起那种程度的风暴？那需要的魔力的量得有多少？即使在《魔法历》的记载中要发动这种程度的魔法也并非易事，在现在的时代中就更不可能了！”

“是可能的。”心的态度却很平静，“因为那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事情’？”约特追问道，“什么事情？”

心再次选择回避约特的问题。她叹了一口气，说：“可怜的约特……你是不是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生日？”

约特确实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他是一个孤儿，未曾见过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在世、身处何方、什么名字、相貌如何。他自懂事起就待在路瑞多那个鬼地方里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日，也从未有人想过他的生日。

但此刻，约特坐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听着前一秒还在与自己谈论着魔法与‘光柱事件’的陌生少女提及了这个词。约特的思维将这一切串联在了一起，最终得到了一个结论。

“16年前的2月27日，”心凝视着约特的眼睛，“你出生了，约特，带着自己的魔箱。”

约特瘫在椅上，被过往的沙尘淹没了。

他曾觉得自己是一具死尸，拿着神给自己的无用累赘，顶着陌生人给自己的名字，吃着陌生人给自己的食物，看着陌生人留下的书，听着陌生人的问题，用陌生人的答案回答，走着一段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毫无意义的路。

自己是时代的异物，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自己庆祝。直至今日。

自己有了一个特殊的日子，那一天是一切的开始。

约特忽然感觉到了眼角的“火焰”蠢蠢欲动。不是因为喜悦，不是因为悲伤。

他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可怜”。

“现在是……什么时间？”

“早上十点左右。”心说，“生日快……”

“够了！”约特喊道，“我听到的够多了。我需要思考一会儿。我……”

约特双手抱拳，贴在自己的额头上：“对不起，我需要静一静……”

“……如你所愿。”心说着，将那块水晶放回自己的衣袖中，站起身来。明灯下她的身影如花影，黑白粉三色从约特身旁走过，留下如梦云烟。他仿佛听到风声雨声，仿佛看见满地落樱飘回树梢。

心走到约特身后，门前。约特忽然听见她念出的最后一句话。

“我的小王子，当心身旁的蛇。她不像你所见那般善良。”

当约特转过头来时，她已经离开了房间，关上了门。

于是明灯下只有约特单薄的鬼影，还有永远上锁的书做见证者。

约特注视着躺在桌上的书，看那布满铁锈的封面。

“听见了吗，神？”约特问道。

5

“听见了吗，昂贝？”伊拉米问道。

“闭嘴！‘审判’要开始了！”昂贝不耐烦地冲伊拉米低声吼道。这家伙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吵个不停，像只苍蝇一样。

除了伊拉米以外的人们都很安静。近两万人坐在一个稍显昏暗的环形剧院式大堂中，却几乎没有一丝响动。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大堂中央的竞技场或者自己的显示时间的设备上。

“还有十分钟才开始呢。”伊拉米的语气听上去很悠闲，“你们一个个都急得跟饿了五天的狼一样。”

昂贝不想去理会伊拉米了。他又将目光投在了空无一人的竞技场上。

“说起来，你早饭还没吃吧，‘饿狼’，”伊拉米又笑着说，“我来之前买了三个元包（Catep），你要不要？”

昂贝仍死死地盯着竞技场。

“别说脏话。”

“我没说！”昂贝一把抢过伊拉米手中的纸袋，拿起一个元包来吃。

“听见了吗，昂贝？”伊拉米又问了相同的问题。

“听见什么？”昂贝口中还塞着元包，说起话来含糊不清。

“机械轰鸣声啊……”伊拉米说，“听，就是‘隆隆隆’……”

昂贝还没来得及细听，就被竞技场上的景象吸引了全部注意力。

“同志们晚上好啊！”阿特拉斯·欧普顿摇摇晃晃地走进竞技场，昂贝还看见他的右手上拿着一瓶酒，“好久不见，我又回来了！”

原先安静的人群却在这时骚动起来。

“喝醉了吗？”伊拉米念道，“真自信啊……”

昂贝没有说话，只顾把口中的元包咽下肚里，然后就注视着场上的阿特拉斯。

“肃静！”阿特拉斯大吼了一声，充满威严的声音令全场又安静下来。此时他忽站稳了身子，昂首立在竞技场的正中央。他又喝了一口酒。

“我，阿特拉斯·欧普顿，接受组织对我的惩罚！”他朗声说道，“老规矩……击败我的人就能够取代我的位置，成为下一任AA武装部部长！而我自己甘愿听从于新部长的命令。”

他又喝了一口酒，全场只有她一人做出如此大的动静。

“好了。敢于挑战我的人，可以上场了。”

“嘿。”伊拉米用手肘碰了一下昂贝，“你一直渴求的机会来了。”

昂贝仍然没有说话。他默默地站着，看一个矮小的声影走上场去。

“又是你吗？”阿特拉斯苦笑一声。

“又是我啊。”

回答的是一位少女，看上去仅仅十四五岁年纪。她身上穿着的并非AA的黑色皮衣制服，而是一件浓紫色的校服，甚至还穿着裙子。一头殷红色的长发被束成双马尾，垂到她的腰部，映衬出她尚未成熟的身体。

“嚯——”伊拉米拍拍昂贝的肩，吐着热气，“这可爱的妹子是谁呀？”

昂贝回过头瞪了伊拉米一眼：“……四季·斯普琳（Sezon Sprim），AA武装部战争分队队长。你怎么会不认识她？”

“我以为武装部净是大老爷们，不会有漂亮妹子的……”伊拉米傻笑两声，他的眼镜反射出恶心的光，“所以我没有去细查。”

变态。昂贝心想着，有将目光放回到了竞技场上。

“你真就这么想要武装部部长的位置吗，斯普琳？”阿特拉斯像是在与一位老朋友对话，尽管自己的年纪和对方的父亲差不多，“我觉得糖果可不是部长该吃的东西。”

“你没资格这么说我，喝酒的大叔。”四季的语气同样显得不客气。她从口袋中拿出一包糖果，一下把包装撕开，往自己的嘴里扔了几颗，边吃边说：“我记得AA是不允许任何成员在执行任务是喝酒的啊。”

“这不算执行任务。”阿特拉斯笑着耸耸肩，“这只是对我的惩罚罢了。”

“啊，是吗？”四季把嘴里的糖果咬地咔咔响，表明自己很生气，“那能不能请你在未成年人面前放下酒瓶呢，大叔？”

“呵，不能。”阿特拉斯又把酒灌入自己的口中。

看台上的人们只沉默着，看场上的这两人斗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把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位惹怒了，下场都不比被抓获的抢劫犯好。几乎所有人……

伊拉米偷偷地取出了他的手机，嘴里还念叨着：“四季……四季·斯普琳……”

昂贝不想去思考这家伙在做些什么，自己的变态室友就是喜欢做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阿特拉斯忽然说了一句，“我怎么记得你已经不算是未成年……”

“闭嘴，大叔！”四季叫起来，一把将包装纸丢到了竞技场的地上，“少女的年龄可是最高机密！活该你找不到老婆！”

阿特拉斯的酒瓶刚到嘴边，听到这话险些呛到。他边擦去脸上洒出的酒水，一边低声念道：“小小年纪不学好……”

突然一声响亮的广播传遍了整个大堂：“‘审判’即将开始——挑战方与被挑战方立刻做好准备——10——9——”

成熟而无感情的女声颇为响亮，每一句都考验着大堂的隔音效果。

“要开始了……”昂贝低声说。

他身旁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连伊拉米都自觉地关闭了手机的按键音。但他看见场上相距数十米的两人都一副轻松模样，阿特拉斯甚至连酒瓶都没有放下。

“3——2——1——”

“开始！”

正当昂贝以为双方会迅速展开攻势时，四季却甩手丢出一个银白色的小饰品，让它在地上弹跳了两次。

那是一块怀表吗？昂贝睁大眼睛。

同一时刻，一股极强的压力扑向昂贝，压住了整个大堂的所有人。

昂贝终于听见了伊拉米口中所说的机械轰鸣声，那听上去恍若末世龙的低吼，愤怒的火焰喷涌而出，要将世界吞噬殆尽。

“轰！”那怀表忽然放出一道亮光，像太阳从大地上孕育，照亮了大堂的每一个角落。紧接着袭来的是如浪般的滚烫蒸汽，咆哮着如恶灵般涌向世界尽头。

昂贝用手臂挡住脸，试图透过蒸汽的白浪看见竞技场上的景象。但他所能见的只是一道如山庞大的黑影笼罩在大半个竞技场上，隐隐显出兽形——那是巨象的轮廓，抬起前蹄朝天怒吼。

随着它双蹄落地，巨大的响声夹杂着冲击力而来，挟着炽热的气雾划过昂贝的手臂，为他的视线让开道路。

他看见了。那只“巨象”的全身被闪着寒光的金属光泽覆盖，看不见一点肌肤；弯曲的尖牙指向天空；如扇的耳上挂着无数零件，发着金光的眼中溢出真实的烈火与愤怒。

它的身体占据了昂贝的一大半视野，但他仍能看见阿特拉斯的身影。

阿特拉斯此刻身处竞技场边缘，以接近人类极限的速度俯冲向那巨象的左侧。昂贝所能清晰地看见的只有黑色的鬼影，却满含着如狼杀意。在巨山般的对手面前阿特拉斯如同麻雀，却拥有着杀死苍鹰的气场。

机械巨象的行动也不缓慢。它猛然跺脚，于是大地颤抖，震碎了竞技场的金属地板，卷起的碎石化作尘埃，将阿特拉斯的身影吞噬。

在碎石声中，昂贝又听见了数声尖锐的响动，循声看去，他才发现四季的浓紫色身影。她站在巨象的身后，双手握着一支手枪，朝着空中的灰尘不断射击。

那浓烟中，一个黑色的身影再度闪现出来。阿特拉斯竟是躲闪过了机械巨象的巨蹄与四季的射击并且丝毫没有减速！他在瞬间便移动到了四季的身后，用右手中的酒瓶击飞了四季手中的枪。

四季随即踢腿，却被他的左手臂招架住了。谁料她借力起跳，翻越过阿特拉斯的身躯，迅速向竞技场的中央跑去。

阿特拉斯正要追赶，机械巨象却依然转过身来，用那长鼻一扫，又卷起狂风，直往他袭来。于是阿特拉斯往后跃去，躲闪过这攻击，用双臂阻挡住飞散的碎石同时借着这风往后退，一直退到竞技场的边缘靠在墙上。

机械巨象咆哮着，移动起它庞大如山的身体向阿特拉斯冲去。它每踏一步，地面便碎裂一块。它迅速逼近了阿特拉斯所在的位置，眼见着他已无处躲闪——

这时昂贝才注意到阿特拉斯的右手仍死死地握着酒瓶的颈部。他没有向任何方向逃遁，而是直直地站在原地，甚至迎着狂风喝了一口酒！

“轰！”

在机械巨象踏出数步时它的眼忽然失去了火光，整个身体像失去力量，倒在地上。它仍借着惯性向前撞去，但终于还是停在了阿特拉斯速度身前约一米处。它就像死去了一般，没有在动弹一下。

机械的轰鸣声停止了，然后巨象身上的无数零件随即散落，像拼图被风吹走，堆砌在地上。

阿特拉斯的嘴终于离开了酒瓶。他像走在自家花园一样穿过满地“落叶”，最后又回到竞技场的最中央。他就那样站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又一阵浓紫的风忽刮起，从阿特拉斯的后方直逼而来。

阿特拉斯却只一转身，凭左手就招架住了四季的攻击，紧紧握住四季持着利刃的右手的手腕，然后……用酒瓶轻轻碰了一下四季的额头。

“跟你说了多少遍……你的魔箱最缺少的不是力量，而是持续时间。”阿特拉斯此时的话语倒显出一副沧桑模样，“不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加强其体积和攻击力上，多考虑考虑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最大效益……”

“用不着你管……”四季嘴上仍倔强着，脸上却写满了失败的不甘，“猛犸（Moma）是我的宠物，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阿特拉斯叹了一口气，放开了她的手，说：“如果你听我一句劝告，这位子说不定就是你的了哦，斯普琳？”

“嘁，谁稀罕哪。”四季丢下刀，甩着自己的右手，“当了部长又没人给我送糖吃，整天还要被各种事务烦……”

“你也知道啊。”阿特拉斯苦笑一声，“那你还总挑战我做什么？”

“看你不爽啊，臭大叔。”四季说完，就扭过头，踩在逐渐化成粉末的的“零件之海”上，往竞技场的大门处走去。

“呵……”阿特拉斯摇摇头，又喝了一口酒。

昂贝看看周围的观众们。大多数人沉默着，一部分在低头窃窃私语，还有一小部分人晕厥在了原地——他们都站在前排。除此之外……

“口水流出来了。”昂贝忍不住说。

“谢谢。”伊拉米擦了擦嘴，目光仍放在手机上，“我只是太专注了。”

“专注于手机吗……你到底是过来做什么的？”

“凑热闹。”伊拉米忽奸笑了两声，像极了找到宝藏的海盗或者别的什么玩意，“不过听你们部长的话……看来今后每回‘审判’我都得来了呀，不然可就看不到斯普琳妹子了。”

“哼。”昂贝闭上眼，不想再说什么。

失落感。昂贝这么形容。

自己又是为何而来的呢？也许同样只是“凑热闹”，只不过昂贝不会说出来罢了。

他只是通过观看一场战斗去填补自己的苦闷生活，幻想着自己终有一日能像阿特拉斯那样站在场上，朝下一位挑战自己的人微笑。只是这到头来，仍总是幻想吧……

昂贝在心中叹息一声。

“审判”只是一个程序。当AA的部长级别人员执行任务失败时，就要进行“审判”。但其实被挑战者只需要战斗一次即刻获得“赦免”。其实这只是让底下的人们看见部长的实力，免得军心动摇罢了。

昂贝等待着阿特拉斯宣布“审判”结束，然后会房间去睡觉，做自己的大梦。

6

“下一位挑战者！”

阿特拉斯用他那充满威严的声音吼道。

顿时，沉默的观众们沸腾起来。他们看上去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说出这句话。

“肃静！”阿特拉斯吼道，“我没有喝醉，我清醒得很！现在，我在这里要求下一位自愿挑战我的人上场！”

观众席上又陷入令人窒息的寂静，但火药味比战场更浓。阿特拉斯的目光扫过看台，而与他四目相对的“战士”们此刻却变成了一只只老鼠，把头埋下去寻找地上的灰尘。

阿特拉斯此刻的脸上毫无笑意。

他一直觉得AA的部队在走下坡路，执行任务的效率明显下降，但他找不到原因。直到这时候他才明白——AA不缺少具有执行力的精英，而是缺少能够直面困境的勇士。

偌大的看台上，只有“观众”，没有“战士”。

163号——那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混蛋把AA看得比谁都清楚。阿特拉斯的尖锐目光恨不得把每个人的心都刺透。他想要证明给那个混蛋看，告诉那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AA不是像他所说的“由懦夫组成的部队”！

但是这些不争气的家伙们！阿特拉斯的心从愤怒转凉。难道整个部队里面除斯普琳之外连一个敢争取部长的头衔的人都没有？那愿意为了执行任务付出生命的战士又怎么可能存在！

阿特拉斯叹了一口气，收起自己的目光，喝了一口酒。这酒再烈，也无法让阿特拉斯失望的心重燃。

就到这里吧。他得去准备“捕羊行动”的后续任务了，还有大把大把的工作等着他这个47岁的“臭大叔”去做……

这时，看台的角落，一个人说：“我来挑战你！”

于是众人的目光聚在那里。阿特拉斯望去，看见的是一位赤黄发色的青年，年纪仅有大概十八岁。

他中等偏瘦的身上穿着武装部黑色防弹甲，笔挺的身躯如能顶天的柱；他走下台来，步子沉稳，不带惧意，但显然缺乏真正的训练；待他走上近前，阿特拉斯又从她的眉目间看到一丝熟悉，一种野兽的欲望。

“小子，你应该知道‘审判’的规则吧？”阿特拉斯问。

“知道。”他的声音还带着些鲁莽，“不得进行语言攻击，不得使用毒，不得使用幻术，点到即止。”

“那你知道‘审判’中曾发生过的最大的一次事故吗？”

“知道，是安纪857武装部部长法加多·利维奇（Fagado Riviq）被失控的安特杰·安法·帕苏法（Antej Anfa Pasurfa）斩断了四肢。”

“你不害怕吗？”阿特拉斯喝了一口酒，“也许我现在其实醉得厉害，会失手把你给砸死。”

人群当中又涌起了骚动。

“也许吧。”他耸耸肩，却没有笑，“那是我倒霉。”

众人安静了，再度陷入沉默。

阿特拉斯却笑了。不是笑青年的鲁莽，而是笑自己的愚蠢——当他说出“挑战”这个词的那一刻，肯定便已经做好了觉悟。

看吧，163号，我知道你看着！阿特拉斯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只不过这胜利不是自己“赢得”的。

因为春已经离开了，竞技场上的零件已经所剩无几。

场地的裂痕也已经差不多恢复了，魔箱真是令人吃惊。

“阿特拉斯·欧普顿，现任AA武装部部长。”阿特拉斯说着，这是自己对这青年的敬意，“百符岛（Lim）出身，所以没有魔箱。”

青年退后两步，摆出战斗姿态，口中念道：“未除·昂贝，现役AA武装部突袭分队队员。赫尔魔箱出身，魔箱是——这个！”

未除从腰间快速抽出两把银色的手枪——那令人战栗的寒光让阿特拉斯愣了一瞬，但他立刻向后倾倒躲闪过那枪口射出的两发子弹，在右脚落地后并没有向正前方冲刺，而是选择往旁侧闪避，与未除拉开一定距离。

未除用枪的手法不算生疏，但远没有到羽如那般境界，从他射击的间隔时间就可以感觉得到。而且他的射击方向太容易被猜测到了，站姿稍显僵硬，明显没有实战经验。

想到这里，阿特拉斯才发起进攻。未除也意识到了射击想要逼退自己的可能性太低，立刻向旁边撤退。但他奔跑的速度比不上阿特拉斯，在一发子弹的时间间隙内就被阿特拉斯近身了。

未除却像已经做好了准备，他果断地弃掉了左手的手枪，用手试图阻挡阿特拉斯的攻击，同时右手腕弯曲成一个奇特的角度，将枪口对准了阿特拉斯的身体。

阿特拉斯却一踢腿，借着未除的手枪的后坐力将他扳倒。在他的后脑勺砸在地面上的前一刻，阿特拉斯伸出左手抓住了他的手臂。

此时昂贝的右手被阿特拉斯抓住，左手抓着阿特拉斯的酒瓶。他仰面看着阿特拉斯，没有能力再反抗了。

“结束了。”阿特拉斯松开手，让未除倒在地上。

“未除……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弄来这两个东西的。”阿特拉斯指了指他右手上的银枪，“但我可以肯定这不是你的魔箱，你在说谎。全赫尔从未有过两人同时拥有同一种魔箱的案例；就算有，这个魔箱也会在你入队的瞬间被上报到我这里，我不可能到现在才知道。”

阿特拉斯顿了一顿，低声对未除说：“你的想法不错，可惜你根本不知道——405号赢我的原因根本不是他的魔箱，而是他的鬼才。”

未除沉默着躺在地上，脸上写着的是失落。

阿特拉斯看着面前的这个少年，看他眉间的“欲望”在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对现实的妥协。阿特拉斯喝了一口酒，一个决意袭过他的脑袋。

“站起来，未除·昂贝。”阿特拉斯说，“拿出你真正的魔箱，再跟我战斗。”

阿特拉斯察觉到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毫无喜色。

“我能否……拒绝？”他的声音细如游丝。

“你是赫尔人，魔箱便是你真实的自我。”阿特拉斯的语气中透着愤怒，“不能直面自己的魔箱，就是否定了自己的全部！站起来！”

末除没有违抗阿特拉斯命令的权力。他缓慢地从地上爬起。阿特拉斯退至三米外，用鹰一样尖锐的眼神注视着他。

“这个……就是我的魔箱。”

末除将左手伸到背后，取出一把剑来。

那剑尚未出鞘，足有半米长。阿特拉斯立刻就明白了他那笔直而僵硬的站姿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他一直背着这把剑，包括与自己战斗的时候。

这剑鞘是用皮革制成的，上边没有花纹或其他装饰。

“冷兵器吗……”阿特拉斯喝一口酒，“真是个简单而直接的魔箱。”

末除却静默着拿着剑鞘，迟迟没有拔剑。

“末除，拿出战意来。”阿特拉斯用一种威若猛虎的气势说，“身为AA武装部成员，当你站在战场上时，便要拿出全部战意，用尽全力战斗。”

末除的眼神微微一变。他缓慢地抽出了自己的剑来，弃掉那剑鞘。

那把剑的光泽与阿特拉斯见过的任何一把剑都不同，不死铁般寒，不似铜般烈。那是一种诡异的色彩，透若水晶却有七色暗流，闪出的光中看不出杀气。阿特拉斯竟没有认出这剑的材质。

末除双手握剑，摆好姿态。此时他的站姿更像一匹狼，仿佛下一刻便会扑上前来撕咬。

“很好。”阿特拉斯仍拿着酒瓶，瓶中的酒却已是所剩无几，“我们开始吧。”

末除怒吼一声，冲上前来，直冲阿特拉斯的左臂斩去。阿特拉斯却转身，用那酒瓶扫去，砸在末除的剑上。阿特拉斯本想这一击足够将他的剑击飞，起码能逼退他的攻势，但……

“咔！”

碎裂声随即传入阿特拉斯的耳中。他愣住了。因为碎裂并非酒瓶，亦非自己的手臂——而是那把剑。

末除手上的剑刃竟被一个酒瓶砸断了。断刃落到了地上，再碎成数片。

阿特拉斯此时才明白过来末除的剑的材质——华晶（zetem），全彼岸最脆弱的岩石，易碎到几乎无法将其完好地移动。因此它成了收藏家一生所求的珍宝，能拥有一块拇指大的华晶放在展柜里便是莫大的财富象征。而一把半米长剑的华晶的价值，恐怕能抵得上十几台星光游戏机，或者上万瓶阿特拉斯手上的酒。

但，这剑的价值再高，也斩不断一根树枝。

阿特拉斯伸出左手抓住了末除握着剑柄的手，向后一甩便使他摔在了地上，末除根本没有起身的余地。从他的动作中阿特拉斯看出来，他几乎从未使用过这把剑。

末除又躺在了地上，手上握着断剑的柄。阿特拉斯沉默地看着他，全场都沉默地看着他。全世界像是都被调成了静音。

从未除的表情中，阿特拉斯读出来：他在拔剑的那一瞬便已经看见了这个结局。

“你做得很好了，昂贝。”阿特拉斯仰头把瓶中的酒饮尽，“你做得很好。”

“我宣布——”他喊道，“‘审判’结束，全员解散！”

于是人群开始往出口处涌动。阿特拉斯也缓慢地往竞技场出口的那扇门走去。

“末除·昂贝。”阿特拉斯在心中念道，“这名字不难记。”

偌大的场上，只留下昂贝一人，他右手上握着的已经复原的魔箱，还有阿特拉斯临走前在他左手边放下的空酒瓶。

第3章 今天

1

模糊的雨。雨点打在心上就像打在窗上。

头顶是学院的明灯，恍照着像吃人的烈日。

嘈杂。雨也嘈杂，人也嘈杂，心也嘈杂。

“你猜今天是什么日子？”前门边的短发女生问道，笑靥如花，只是模糊不清。

“什么日子？情人节又到啦？”回答的是一位男生，高挑的身材配上俊眉修目，但脸上像蒙上了一层迷雾。

“不是啦……”另一位个子矮小的女生插话道，“是红皇后（Kwinwe）同学的生日吧！”

“哦！原来是这样！”那男生一拍脑袋，动作夸张。

——好吵啊。

“呵，”那位红皇后同学笑道，“我打算举办一场生日派对，你们都来吧，就在放学后。”

“好啊！”另外几人异口同声。

“红皇后同学，为什么今年突然想到办派对呀？”一位戴着大蝴蝶结的女生问道，“以往不都是互送礼物和祝福的吗？”

红皇后同学叉起腰来，一派神气：“今年可不一样……我爸把对手的公司收购了，又听说我要过11岁生日，一高兴呀，就答应我……”

“答应你什么呀？”

“买最新的星光V3游戏机！”

人群爆发出一片惊呼声，充斥着整间教室。

——好吵啊。就不能安静些吗？

“那个‘星光’？”蝴蝶结女生用手遮着嘴也掩盖不了自己的惊讶，“那个超贵的吧！听说一台V3足够买两栋别墅了耶！”

“不，不止两栋别墅呢。”红皇后昂起头来，“那个数字我连位数都数不清！起码值四栋、不、五栋别墅！”

“天哪！”那个子矮小的女生险些昏过去，“红皇后同学你真是太厉害了。我们也能玩吗，那个星光游戏机？”

“当然可以啦。”红皇后毫不犹豫地说，“我办这场派对的目的便是这个——请你们大家一起到我家里去玩！”

“哇！”不论男生女生都尖叫起来，恨不得把天花板震碎，然后把自己全埋到下面。

“红皇后同学我爱你！”那矮个子女生直接抱上了红皇后，却被她笑着推开。红皇后说：“不用谢我，同学一场，有好玩的东西当然要分享啦。”

这时，一声叹息却从人群中传来。原来是那位高个子男生说：“我真羡慕你呀，红皇后同学。我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别说‘星光’了，连一栋别墅也买不起……”

“唉，爵士（Jazi）同学，我记得上个月你爸不是给你买了一条表带吗？”蝴蝶结女生问。

“哦，你说这个呀……”那位爵士伸出左手，露出他手腕上的金色手表，与那铜褐色的表带，“这表带可不值多少钱，充其量还不如一台平板电脑。更何况它根本就不配我的表——这可是我的魔箱，要跟我一生的东西！他就会买这个表带来敷衍我！”

高个子越说越来气：“每回我找他要东西，他都只会摇头说没钱没钱，烦都烦死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家长！”

现场的气氛被爵士搞僵了。红皇后又说：“那这样吧，爵士同学能够多玩一会儿‘星光’游戏机，或者你下回过生日是我送你条表带，如何？”

“真的吗？”爵士立马变得精神起来，“红皇后同学真大方！”

“那是当然的了，不然怎么算得上是我们的红皇后·芙尼娅（Kwinwe Funia）女神呢？”矮个子女神自豪地说。

“没有这么夸张啦……”红皇后笑着点点头。

于是空气又变得嘈杂起来。身穿浓紫色校服的学生们讨论着办派对的事情，无忧无虑。连窗外雨声，都因着气氛而褪去，留下窗外雨痕与点点细珠。

约特站起身来，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独自一人静悄悄地往教室的后门走去。

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图书馆？

2

约特把手搭在了“HH第三分部”的门把上。

假如真如心所说，“万物（Dam）皆有魔力”，那么自己便有了找到“答案”的希望。只要找到能够提取魔力的方法就可以了，他记得《彼岸神话》中就有写，只是那部分自己没有细读。

约特深呼吸，拧动门把，拉开门。

仍是昏暗的客厅，对面的瞳的卧室已然关上了门，约特只能借助自己身后的灯光勉强看清地面。他没有看见瞳或是心的身影，更没有看见嘴或是他想象中的看守。

约特心里刚到有些疑惑。说起来从他苏醒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没有看见瞳和心这两位之外的任何一人。

虽然困惑而恐惧，但他也只能轻轻地迈出脚步。

约特走路几乎不会发出声音，但这并非刻意而为，而只是单纯的习惯。

他没有关上身后的门，否则他便会陷入彻底的黑暗，这对自己搜索出口而言相当不利。

约特直接往沙发与茶几的对面走去，因为这个客厅的布置实在太过简单了，除了卧室的门和约特出来的门之外，只在冰箱旁有一扇门、在沙发正对面有一扇大门罢了。

虽然不排除冰箱那边的小门才是出口的可能性，但那一边与瞳的卧室只隔着一堵墙。且不说这布局的合理性，就算约特明确知道那边才是出口，他也会担心把瞳吵醒。

约特来到那扇大门前。这扇大门有两个门把，约特拧动了右侧的那一个。

既没有警报也没有陷阱。门中发出一声“啪”的响动，就打开了。

约特有些惊奇，正要推门出去时，却听见了一个声音。

“约特？”

约特停住了动作。这次他听出来这是瞳的声音。他想撒腿就跑，却又害怕对方手上有什么武器。同时，自己也被发现了，失去了对方寻找自己的时间，他们通过心的魔力共鸣就能找到自己。

“干嘛不说话，真怕我吃了你呀？”

约特回过头来，想看看瞳的情况。结果，他差点惊叫出来。

瞳站在冰箱旁，她身后的门已然打开。借着暗光，约特依稀看见瞳湿漉漉的卷发和身上裹着的浴巾，堪称完美的曲线和她微弱的喘息共同刻画出了一位出浴的美人。她手上也拿着一条毛巾，正擦着自己的脸和脖颈。即使两人隔着一段距离，对方散发出的游丝般的体香仍在强烈地刺激着约特的神经。

“呃……”约特不禁发出声来。

“你中毒了吗，一开口就是怪声？”瞳开着玩笑，打开了冰箱。

冰箱内的灯光直接照在了她的身上，映出她的粉嫩肌肤，甚至能看见她手臂上残留的水珠反射出的光。

约特扭过头去。假如他没有反复对自己强调“被绑架”的事实的话，约特可能会失控。

约特此刻有两个选择：客观地、理性地检查一下对方从冰箱中取出的是不是危险物品；或者继续保持扭过头的姿势，维护对方的隐私与自己的道德。

约特听到她打开瓶盖，喝起了玻璃瓶中的东西。好吧，现在自己只需要竭力控制着不去想象瞳仰头喝着牛奶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画面就可以了。但，这对于约特，这位16岁的少年来说太难了。

“呃……瞳，你……”约特试着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既然自己已经被发现了，再遮掩也无用了，“你为什么……洗澡？”他没有想出别的问题。

“为什么？睡前洗澡不是很正常吗？”瞳的语气仍是那样戏谑，“难道你睡觉前都不洗澡？天哪，我居然让你睡在我干净的床上……”

“我不是说这个……”约特仍扭着脑袋，能听到她又喝起了玻璃瓶中的饮品，“我是问，你在这种情况下洗澡，是不是太没有防备了？”

“咕——噗哈——”瞳喝完了，长出一口气，悠然自得地说，“我需要防备什么吗？难不成你还能用你的破书拍死我？”

约特不知道怎么跟面前的少女交流那方面的事情，他只能将话题转移到实际一些的方向，接上她的思路。

他说：“假如我趁你洗澡的时候逃跑了呢？我现在就站在门边。”

“我知道，听得出来。”她把玻璃瓶放回冰箱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然后关上了冰箱。

约特此时才敢稍微扭回头来。瞳此时的身形融入了稍显昏暗的房间里，不细看就看不见她的身体了。约特只是要看她的动作，真的。

“不过如果你要逃跑的话，我也抓不住你啊。”瞳指了指自己紧闭的双眼，然后径直走向自己的卧室，打开了门。卧室里没有灯光，想是已经被关上了。

“你虽然看不见，但走路似乎没有什么障碍啊。”约特说。

“也仅限于在这里了。”瞳平淡地说，“这里是我家，我生活了近十年的地方，这里的布局我当然熟悉。”

约特不知怎么回答。黑暗间，瞳的身影显得模糊而瘦小。

“嗯——瞳，你知道HH是做什么的吧。”约特轻声问。

“心应该已经跟你说了才是。”瞳回答。

“你们……你为什么要加入这种组织呢？”约特心里担心这个问题是否可以问，但他实在太奇怪了——这些少女为什么要加入这种莫名其妙的组织。

“……反正有自己的目的啦。”瞳说，“我们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目的。你也不会例外，羔羊。”

“不是‘复活哈迪斯’吗？”

“那只是结果，而过程是另一回事。”瞳说了与心十分相似的话，“我跟什么冥王可不熟，我只是在这里生活着，顺便帮他复活一下罢了。”

“顺便复活一下”这句话让约特苦笑不得：“那可是哈迪斯哦，第一位半神（ERv），《彼岸神话》的作者，曾经支配全彼岸的那位……”

“我知道。”瞳打断了他的话，“我还知道他是彼岸最伟大的魔法师（Hpvee），能力是‘读尽彼岸的书’什么的。《彼岸神话》上都有写，我只是忘记了在哪里罢了。”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复活他？”约特问，他觉得对方并没有一丝一毫避讳的意思，便直接问出了自己的疑问，“你们希望彼岸再度陷入恐怖与战争当中吗？”

“你怎么想？”瞳反过来问约特，“你希望彼岸陷入恐怖吗？”

“那当然不想了。”约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没有理由毁灭彼岸，我只是想要找到‘答案’，仅此而已。”

“……是吗？”瞳笑出声来，也不问约特所谓的“答案”是指什么，“那就是了，我也有自己要找的东西，在我视线外的东西呢。”

约特没有说话。他看看面前这位闭着双眼的少女，却看不透她的笑容背后的痛苦。

“你跟我很像呢……约特。”她说。

“这是什么意思？”

“都在为了寻找遥不可及、又近在咫尺的事物而奔跑着，都在黑暗中走过一步一步……”她说着，“都有一个动物的姓。”

“动物的姓？”约特没听明白这最后一句话。

“哦，忘了这个吧。”瞳把食指搭在嘴唇上，“等时机成熟了，我再告诉你。现在，我要睡觉了。”

“已经早上十点多了……”约特说。

“早上和晚上对我而言有什么区别吗？”

说完，她就走进彻底黑暗的卧室，关上了门。

疑惑堆积在约特心中。瞳紧闭的双眼留在约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约特没有说话。他走回他与心对话的房间，关上灯，然后摸着黑回到原处，打开门离开了这个“HH第三分部”。

3

心聆听着风中流淌着的气息。闭上眼，面前仍是流动着的魔力，纠缠不休。用指尖感受着星岸的轻语。

“物寻想器 (Dam Wet Hyec) 。”

她翻开一张牌——“紫色春天”，魔法的伊始。

她翻开一张牌——“橙色审判”，在此地画上标签。

她翻开一张牌——她睁开眼，50张牌的唯一，那便是“世界”。

这是谁的一生呢？从开始站到落幕的那一位……

她的帐篷被人拉开了。心抬眼看见觜的如水目光。

“早上好，安蒂妮。”她笑着与对方打招呼。她仍穿着那件普通的深蓝色连帽衫，戴着那块不普通的黑色口罩。心看不见觜脸上的表情如何，但她太清楚觜表达情绪的方法了。

觜点点头，把一封灰皮信放在心面前的桌上。

心不急着打开信。她站起来，对安蒂妮说：“请坐吧。”

她耸了耸肩，坐下来，然后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心，手指桌上整齐排列的50张牌。

“如你所见，我在‘占卜’。”心笑着坐下，右手掌心朝上放在桌前，“如果你想问占卜的内容与结果的话，我只能说‘无可奉告’，不好意思。”

觜摆了摆手，说明她不感兴趣。她的目光又落在那封信上。

“好好，我明白了。”心拿起那封信，打开。信纸上仅有两行字：“开门，迎客。”下面的署名是鏊。

“你们为什么不用手机呀？”心把信折起来，“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为什么要用信件来传递消息呢？即使是我这巫女也会使用电子设备啊。”

觜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意思是担心被调查到。

“唉，好吧，听鏊的。”心将那封信放进了自己的衣袖中，“就让约特表现一下吧，既然鏊总担心自己吃亏。”

她看上去没听明白自己说的话，但她早已习惯了这种情况。她只靠在椅背上，注视着心。

“约特已经走啦。”心说，又翻开桌上的一张牌——“紫色恶魔”，嗜血的继承者。看来“那个人”会在这几天里回赫尔魔箱一趟啊，心这么想。

觜却皱起眉。她又指了指自己的眼睛，但心知道这两次的手势所代表的意义完全不同。

“别担心，美狄亚她没事。约特只是有些孤僻罢了，不是会做出疯狂之事的人。”心继续翻牌——“绿色夏天”，疯狂的面孔。心的眼前闪过了一丝回忆的光芒。

觜已然站起身来。

“没必要着急，他走不远。”心闭上眼，将双手放在桌上，“他是迷途的羔羊，无家可归。他所要去的地方只有一个……”

她的意识凝聚在一张卡牌上。无需睁眼，她便知道——

“青色女祭司”，智慧的女神。

觜拉开帐，走了出去。

4

高楼，还是高楼。

阳光照在高楼的玻璃上，然后像利刃一般刺向眼睛。

泛灰的天空下是泛灰的楼，再往下是泛灰的矮房，再往下才是聂泛灰的车。

聂坐在驾驶座上，翘着二郎腿。她手上拿着手机，玩着一些休闲类的小游戏。

当今时代手机上鲜少再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游戏了。放眼手游市场，有三分之一被卡牌收集养成和回合制战斗游戏占据，有三分之一被即时对战统治，还有三分之一是“卡牌收集养成即时回合制战斗游戏”。而剩下的游戏就聚集在了这三片区域中间的小点里互相排挤。

不过对于聂这种能不氪金就不氪金的玩家来说，这些游戏没有本质区别。

网上有不少批评这些手游的声音，当然也有不少批评这些声音的声音……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吵，“手游已经没落”是一个事实，“星光”统治电子游戏界已不是一两年的事了。它到底有什么魅力才使得大众接受这如天高的价格的呢？聂如果知道的话就不会坐在这车里玩免费手游了，而应该坐在海景办公室里数着能淹没人的钞票。

聂现在玩的是一款沙盒类游戏。她正忙着收集灰尘来创造她的第六个太阳，好让行星“Cen123”上的固态水融化。

这款游戏在彼岸相当小众，背景音乐不够华丽是一个原因，节奏没有达到火箭一般的速度是另一个原因。但对于聂来说，它刚好用来打发时间。

她本想着什么时候瞳会从街角矮房子的那扇大门中走出来，但她的余光告诉自己出来的那个浓紫色人影绝不是瞳。

挺有趣的。聂想着，存了档，收起手机便下车去。

“嘿！约特！”她叫道，同时往他那边走去。

她看见约特捂住耳朵就知道自己的声音太响了，她适当地调整音量。

随后她看清了阳光下的约特的模样：皱巴巴的校服间他的个头稍显矮小，一双无神的眼睛透过中等长度的紫发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比喻成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也没有什么违和感。

“你好。”约特习惯性地应了一声。

“早上好。”聂已经走到约特跟前，看着他吃惊的表情。

“你不是耳聋的吗？”约特问。

“我会读唇语，”聂笑笑，“每位耳聋的人都应该学会的技能。只要你的语速不是太快，我都能读懂。至于‘你好’这种话，我不用读也能猜出个大概。”

“好吧。”约特一副将信将疑的表情——更准确地形容，是警戒的神情。

“为什么要用那种表情看我？”聂问，“这可不太礼貌哦，少年。”

“你看上去也不比我大几岁。”约特一字一顿地说。

“但至少我到了允许开车的年龄。”聂还用手比较了一下两人的身高，“还有……嗯……你的语速可以快一点，正常语速是没问题的。”

约特沉默了片刻，然后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自己：“你……看上去很轻松。”

“轻松？我当然轻松。”聂又笑笑，“被绑架的又不是我，要逃跑的也不是我。”

约特看上去要摔在地上了一样，吓得聂想去扶一把。不过他旋即静静地站在原地，像僵直的死尸。他没有说话，就低着头，若有所思。

聂觉得他的样子还蛮好笑的，像收了批评的孩子。

她问：“你想去哪？我可以送你一程。”说着，用手指了指自己身后的灰色的轿车。

约特一脸惊讶，但立刻又换上了怀疑的表情。聂真觉得自己不必读唇语都能知道他会说什么。

“当然，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就算啦。”聂摆摆手，转身又走回去，“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帮助身无分文的自己逃跑的话，我不会阻拦你。”

她头也不回地坐回车里的驾驶座上，关上车门，然后拿出自己的手机，接着刚才的游戏。

肇老大给她的“任务”只是把睡醒的瞳接上车罢了，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谈。但瞳却说自己要洗个澡补个觉，对此聂倒也没什么意见，毕竟人家是美少女啊。只是这么长的时间对她来说挺不好受的，玩游戏也难以打发这般无聊。

她还没读取完存档，便从后视镜中看见了约特打开车门，坐上了车的后座。

真有趣，聂笑笑。她调整一下车内后视镜以便让自己看见约特的嘴唇。

“啊，忘了跟你说了。”聂说到，却又看见约特嘴角抽动，于是下调音量，“如果你要回天启城的话，我只能送你到渺木江大桥那里了——对我来说汽油和‘星光’是一样的，都是吓人的数字。”

“明白了。”约特看上去有些平静，甚至显得冷淡，“请送我到最近的图书馆。”

“什么？”聂怀疑自己读错了。

“请送我、到、最近的、图书馆。”约特说。

聂觉得这位少年比她想象得还有趣。她读不懂他，读不懂他无神的眼里闪着的光。她忽然想起心对他的描述：“站在身旁，也仿佛有一道坚实的厚墙堵在两人之间。”

他到底有多喜欢看书呢？还是说他有什么别的企图或目的？聂等着他的表演。

“……好嘞。”聂觉得自己的笑容越发“狰狞”。她发动引擎，踩下油门和刹车，锁上车门。她说：“约特，别忘了系上安全带。”

她看见约特像回忆起什么似的，身子猛地颤抖一下。他说：“那个，聂，我后悔了，我能下车吗？”

“不能。请系上安全带，就在你的右手边。”聂说，按下按键清洗一下车前窗。

“呃……聂，我们不急，说真的。”约特的僵硬笑容把他刚刚建立起的“怪人”的形象毁于一旦，“能不能，嗯，开慢一点……你看，你自己都没有系上安……”

“啊，你说什么？”

聂松开了刹车，任自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飞奔起来，看着约特瘫在座椅上一脸惊恐，让自己化为风和闪电。

这可比收集灰尘造太阳有趣多了！聂想。

5

安纪1462，2月27日，下午14:02，用户名为千千1000（DaDa1000）的网民在灰天（KexJe）论坛上发布了一篇名为“震惊！昨夜某人在大街上公然睡觉竟遭……”的帖子。

千千1000说：“昨天晚上简直是见了鬼了！我竟然一整个晚上都被堵在了回家的路上！交警都去找小姐了吗，路都堵成这样了也不见有人管一管！害得我只能在自己的车里度过漫长的一夜。”

数秒后，一位名为大地（Bitee）的用户说：“标题党滚蛋。”

另一位叫做天下有我（JetekPeW）的用户说：“嘴巴放干净点，交警昨天也被堵在了路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

千千1000回复：“你们的腿是长在车上的吗？就不能走下来管理交通？有钱买车就没钱买个脑子吗？”

一位名叫XXXX的用户说：“我也一样啊！昨天晚上被堵在了路上，凌晨六点才到家。”

紧接着XXXX又说：“有谁知道昨天的路为什么被堵成这样吗？”

莫巴（Meba）发送了一个哭脸。

天下有我回复千千1000：“昨夜整座天启城都被车辆堵塞了，交警人手根本不够。而且车辆的鸣笛声太响了，交警下了车就得用喇叭才能沟通。用词文明一些，否则我就要呼叫管理员了。”

布兰杜尔（BlanDull）回复XXXX：“挂悬赏。”它的用户名后边还有一个灰色的五角星，中间一个“B”字，表明它是论坛的专业解答用户。

大地回复布兰杜尔：“是BD大神！@瞬刻（Icifu）。”

倒霉兔（OrveqByl）回复布兰杜尔：“求解！”下面还有一个网址。

瞬刻回复布兰杜尔：“求解！”下面同样附加了一个网址。

莫巴回复布兰杜尔：“又出来骗钱了吗小屁孩。”

千千1000回复天下有我的消息几乎与莫巴一起跳出来：“警察怎么这么没能耐了，说不过别人就要叫管理员？难道你们自己打不过罪犯就要哭着叫妈妈？叫吧白痴们，你们应该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耻！”

天下有我发送：“@玛丽（Malii）。”

一秒后，玛丽说：“管理员在这里。”用户名后用一个灰色的六角星包围着一个“M”字。

莫巴立刻回复了一句：“玛丽大大我要给你生猴子！”

系统提示道：“用户@莫巴因发表色情言论被管理员@玛丽禁言，时间1小时，详细信息请咨询《用户条例》。”

瞬刻回复了一句：“好！”

系统提示道：“用户@瞬刻因发表引*战言论被管理员@玛丽禁言，时间5分钟，详细信息请咨询《用户条例》。”

数秒的沉默后，系统再度提示道：“用户@千千1000因发表歧*视言论被管理员@玛丽封号，时间24小时，封号期间不得发言，不得发表悬赏，不得创建房间，其所有灰天币暂时冻结。详细信息……”

XXXX发送了一条悬赏：“求安纪1462年2月26日夜天启城街道拥堵原因，悬赏金额200灰天币（KexJe Myy）”

布兰杜尔发表：“一人10灰天币。”下面跟着一串加密的房间地址。等级相当高，一般的黑客也需要数个小时才能破解。

系统提示：“悬赏人用户@XXXX进入房间。用户@瞬进入房间。用户@大地进入房间。用户@莫巴进入房间。”

数秒后，系统再度提示：“用户@天下有我进入房间。”

这所谓的房间不过是一个灰色背景的论坛界面罢了，画面可以说相当简陋。

布兰杜尔说：“昨夜有许多群众表示自己看见了一个黑影飞快掠过街道，那团黑影从天启城的一侧穿过了半座城市，将沿途的所有车辆堵死在了原处。”

XXXX问：“黑影？那是什么东西？”

布兰杜尔回答道：“有人进行了拍摄，我这里已经取得了一些照片，但多半很模糊，看不清楚。这是我拥有的最清晰的一张了。”

它放出一张照片。上边是夜晚的街道，却又一道十分明亮的光线从左上方斜照下来，照到一个灰色的残影上。依稀能看出一个摩托车的轮廓，但车上的“人”看不出性别和身材，甚至有无人形都难以辨认。

大地说：“这是上一周的‘都市幽灵’吗？”

布兰杜尔回答：“不是。那个‘幽灵’已经被证明是有人用灯光照映出的幻想了，后面的像巨象一样的影子推测是高楼，只是拍摄视角比较刁钻。”它随即发了一条链接，“‘罪魁祸首’的视频，还有他重新演示的‘幽灵’。”

这时候瞬刻的禁言时间已经结束了，它立即回复了一句：“真用心。是不是呀@莫巴。”

其实瞬刻这话已经可以被判定为引*战言论了，但系统没有提示“玛丽进入房间”就说明管理员没有进来，因此这房间里面的所有言论都是“自由”的。

莫巴也没有办法回答。

布兰杜尔借着说：“不过这次不一样。我调取了警方的资料，在天启城内一所废弃工厂里找到了摩托的残骸，与照片上对比是一致的型号。”

天下有我回复布兰杜尔：“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有权力调取警方的资料？”

布兰杜尔没有理会天下有我的质问，而依旧说着：“没有找到驾驶员的尸体，现场发现了火药的痕迹，明显发生了一场械斗，而且规模不小。”

瞬刻则问：“既然有用枪的话，应该就有血迹吧？”

布兰杜尔说：“确实有收集到血液，但警方对血样信息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机密程度极高，我也没有拿到。现在现场已经被封锁起来了，即使是警察，权限过低的话也进不去。”

大地惊叹道：“保密程度这么高吗？”

系统提示：“用户@倒霉兔进入房间。用户@普米斯（Prmis）进入房间。”

XXXX说：“看来这次真的是见了鬼了，警方看来对这件事的控制力度很大。”

倒霉兔问：“这照片上的光线是什么？不像是楼房的灯光啊。”

布兰杜尔回答：“应该是无人机的光。有证人表示目击了当夜同一时刻有一架直升机、若干无人机在天启城上空快速移动，其中一部分无人机还坠毁了，坠落的地点就在这照片的附近。证据我也有，是警方对回收的无人机的报告。”它又发送了一个链接。

瞬刻发出一个巨大的惊讶表情。

天下有我再度问道：“你了解的东西太多了，BD，你到底是什么人？”

大地回复天下有我：“你是第一次登陆灰天论坛吧，我劝你好好读一读《用户条例》。”

布兰杜尔回复天下有我：“你不会想知道的，代码1384665**的家伙。”

数秒后，天下有我回复道：“你怎么会知道？！”

“给我滚出这个房间，”布兰杜尔的话与天下有我的回复同时出现，“否则我就把最后两位数字也公开。”

布兰杜尔发出这条消息的下一刻，系统发出提示：“用户@天下有我退出房间，累计运作时间7分46秒。”

在房间沉寂了三秒钟之后，普米斯问道：“我听说渺木江大桥上有一个巨大的黑影飞跃过桥，BJ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它的用户名后有一个灰色三角形，中央一个字母“T”，表明它是偶尔会进行解答的用户。

这样的人一般都不是靠自己收集情报的，大多是到各种房间里蹭情报再高价卖出，相当于偷别人情报的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那些依靠自己收集情报的用户的经营要求变得越来越高。

布兰杜尔回复普米斯：“我调查过这件事情，今日凌晨渺木江大桥上全是湿的，警方同样封锁了那片区域，任何车辆行人都无法通过。”

倒霉兔说：“难怪今天公司允许休假。”

普米斯追问：“那个黑影又是什么东西，调查出来了吗？”

布兰杜尔回答：“这方面我一直没有找到消息。如果你挂个400以上的悬赏的话我会考虑。”

瞬刻问：“我还听说那时有一辆车从车海上边跨到了大桥上，BJ大神有消息吗？”

“没有。”布兰杜尔说：“我没听说有这回事。由于大桥昨天晚上就已经被封锁了，我这边的调查很难展开。”

系统提示：“用户@XXXX接受了@布兰杜尔的回答，支付悬赏金200灰天币，已从用户@XXXX的账户中扣除。”

数秒后，布兰杜尔说：“我目前的消息就这么多了，各位如果还想知道更多情报就关注我的动态吧。时间差不多了。”

瞬刻和大地说：“感谢BD大神！”

普米斯说：“同上。”

系统提示道：“用户@布兰杜尔已经关闭了531号房间。累计运作时间10分03秒，其中共1人提前离开房间，合计需支付86灰天币，已从用户@布兰杜尔的账户中扣除。总计进入房间人数为7人，每人需支付房主10灰天币，已从各用户的账户中扣除。结算完毕，请各位用户于10秒内保存信息并退出房间。”

同时弹出的还有一个倒计时的数字，由“10”倒数至“1”，。

下一刻，整个房间的所有对话记录被清除一空，留在伊拉米的屏幕上的只有一张纯灰色的背景，写着“KexJe”的字样。系统已经彻底删除了所有能够监视此次对话的数据，包括管理员在内，没有任何人能再看见这次对话了。

伊拉米把截图保存起来，注销了“莫巴”和“普米斯”两个账号。

“BD那家伙一看见三角形就慌慌张张地关闭了房间啊……真听话，情报泄露多了对我这边也不利呢。”

他抬眼确认一下玛丽的账户上收到了那86灰天币，最后伸了个懒腰，活动一番筋骨。

“唔，都这个时间了啊——”伊拉米推了一下自己的眼镜，“该吃午饭了。叫什么外卖好呢……”

伊拉米继续敲打着他的键盘。

6

推开生了锈的门，走进图书馆内。

空间不大，天花板不高，书架不多。一进门就可以看见图书管理员——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趴在柜台上打着鼾，一只手垫着头，另一只手直直地伸出柜台，拦在门前。明亮的灯照在干净的地上，却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发光发热。有股浓烈的烟味弥漫在房间里，像刚被掠夺过的堡垒。

这是11岁的约特对“图书馆”的第一印象，是他走进路瑞多学院的图书馆时所感受到的一切。

这地方不像他所希望的那般安静，于是他摇醒了酣眠着的老人。

“啊……啊？是谁呀？”老人像睡了一千年一样，半睁着眼睛，抬头瞧着自己。

“羔羊·约特，路瑞多学院的学生。”

“学生？来干啥的？”

约特看着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心里想着他什么时候会退休：“看书。”

“看书？”他晃晃脑袋，“看书？啥……莫名其妙……”

“怎么了？”约特打断了老人的自言自语。

老人用一只手撑着脑袋，然后猛眨了几下眼：“没事儿。想看书啊，随便拿。想看几本看几本，想看多久看多久。看完了你就直接走人吧，别再把我叫起来了……真的。”老人又喃喃自语起来，还像是做着梦。

“谢谢。”约特回了一句，走向书架之间。他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见老人的低语，于是世界就变得安静了下来，如约特所想的那样。

但书，书有什么好看的呢？约特本只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站着也好，坐着也罢。他想看看手机，但既然来了，就该读读书吧。

约特的目光扫过书架上的一排排书籍，扫下不少灰尘落在地上与心里。灯光又亮起来，因为它们寻得了自己的价值。

书架上的书籍有些脏，像几年都没有取下来过，但不像约特的魔箱那样长满沉重的锈迹。它们安静地躺在书架上，也像睡着，不指望有人再来打扰它们。

约特把书的名录从头到尾扫了一遍。

一开始是旧书，大约四五十年前的。书名都挺直接，比如《论移动电话的利处》、《山珍海味大全》、《见面礼仪》。

后来是十多年前的书，书名变得模糊了起来，叫人一眼猜不透内容，像《千里飞》、《不多不少》、《上路吧孩子们》之类。

最后是近来的书，多半是去年或今年的书。书名变长了，而且千奇百怪，比如《我穿越了这么多个世界怎么老是会遇到你这朵奇葩》、《关于我终于知道陪伴了我三十年的蘑菇会说一口流利的鸟语的事》。不过也有一些直白的，例如《写完了整本小说才发现标题才是最难起的就随便打一个凑数吧啊啊》。

约特还注意到，越到后面，同一时代的书就越少，书本就越薄，最后再看到的都是寥寥无几的出版社发行的旧书重印本。

约特没有细想，随意地抽出一本书来。他拂去书面的灰，看着书的封面。

亮白色的封面上绘着一个陶罐，罐上刻着字母“K”。书名《泥土仍在》（ ）稳稳地挂在封面的上半部分。

他坐在这图书馆第二张椅子上，把魔箱和那书放在膝上，翻开了《泥土仍在》。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由泥土组成的世界，世上只有泥和陶两种固体。那个世界所有的人们、所有的房屋都是由泥土组成的。主角是一位名叫特卡（Tekka）的小女孩，她在三岁那年离开了空荡荡的家，带着一个陶罐，以送水为生，每日只能赚取一点钱勉强度日。

特卡常抱怨自己生活的辛苦——她的确辛苦，每日睡在马厩里，从这个村光着脚跑到那个村，实在饿得不行时就只能乞讨。有一天她的面包被人踢到了臭水沟里，她只能捡起来，舍不得用水洗，就只能直接吃掉。她因此大病了三天，却依然要每日送水，累昏之后得到了一个好心人的施舍，于是默默地为那好心人送了七日的水。那位好心人，当然，最终因为招惹了一方财主蒙冤而死。

最终整个世界被洪水淹没了，人们的世界就此毁灭。然后能在水中生存的人们又建立起了新的世界，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位名叫塞卡（Seka）的女孩抱着陶罐，以送泥土度日……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约特合上了《泥土仍在》。

他觉得作者竭尽全力想要描写一位令人惋惜的角色，像在无止境的苦痛中挣扎着得到解脱，但作者终究没有表达出来——作者很想表达，但就是没有表达出来。

他说不清为什么，但作者的文字就是没有让他产生共鸣。失去才能让人悲伤，而未曾拥有过幸福的人却不会被接受。

约特觉得是这样：作者写得再真切，也无法让浮躁的读者落泪。

约特反而可怜起作者来了。他看了看书的最后，作者的名字是“泽尔”（Zel），没有姓氏。约特耸耸肩，不想再追究，把它放回了书架上。

他拿起自己的手机看看。网上，永远有人在写小说，永远有人在拍视频，永远有人在玩游戏。写的小说没有变化，拍的视频还是那样，玩的游戏一如既往。

约特打开聊天软件，没有人找他聊天；他又打开新闻软件，只有政治、八卦和体育；约特想找个游戏打发时间——对不起，您的账户余额不足！现在充值还可获得……

约特关上手机，放回口袋里。

他一回头，又看见图书管理员趴在桌上睡着，伸出一只手拦住了图书馆的门。

算了吧，约特想，自己再看会儿书好了。

7

鏊轻轻合上手上的《末除战争史》（ ），把书放下。

“我看了多久？”他问。

“十分钟左右吧。”瞳一只耳朵戴着随身听，坐在鏊的对面。她身上穿着一件深色风衣，坐在椅上时衣摆几乎能触到地面；而她下身则穿了短裙和黑色过膝袜。

鏊抖了抖身上的灰色休闲服，活动一番手指，放松一下自己的左手。状态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又把目光放在楼下的约特身上，看他拿着一本厚书读得津津有味。

“那家伙是怪物吗……”鏊低声说。

“如果你真的嫌无聊的话，”瞳递来另一只耳机，“我的随身听可以借你。”

鏊回答：“算了，桌子太宽。”

瞳假装生气，又把耳机拿回去，戴在了自己的耳朵上。

演技不错，鏊在心里念叨。

两人此时坐在凯旋城（Hicaty Cejakd）图书馆二楼的阁楼上，手边是桃木制的栅栏，探头就能望见一楼那一排排书架和来往的寥寥数人。

图书馆仍没有多少人，因此比电影院安静得多，空间又宽敞，适合情侣幽会。至少一男一女走进图书馆时管理员连眼都不眨一下的。所以埋伏很容易，只是等待太困难了。

“你为什么不玩你的手机呢？”瞳问，“起码可以打发时间吧，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人会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缓慢的哦。”

鏊翘起二郎腿，把目光放在身旁的书架上，搜寻着下一本能够激起自己兴趣的书。

“扔掉了。”鏊说。

“你终于打算买星光 V5 了？”瞳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兴奋。

“没有。”鏊泼冷水，“它是被那些家伙用枪打坏的，打成了一团废铁。它没有用了，所以我就扔掉了。”

“做你的手机真是一件苦差事。”瞳露出失望的神色，“幸好我没有把我的手机借给你。”

鏊没有回答。他已经确认了这附近的书架上没有一本能让他获得阅读欲望的书。

“瞳，你跟羔羊·约特交流过了吧。”鏊只好再把目光放回栅栏外的约特身上。他读得很入迷，似乎全然没有察觉到这边的视线。

“是啊，交流了三遍。”

“你对他的看法是什么？”鏊转过头问道，声音不响。在这图书馆内脚步声都分外清晰。假如聂在这里面的话天花板可能会塌掉。

“看法？”瞳停顿片刻，“人不错。”

“具体点。”

瞳取下耳机，朝鋆笑笑：“你的要求真高啊。我想想……他在一些常识方面很迟钝，走起路来几乎没有脚步声……”

跟那个人有点相似，鋆想。

瞳接着说：“喜欢问问题，凡事总想知道清楚，有些问题甚至还有些白痴，比如‘为什么要洗澡’之类的。不过一提到魔法就来了兴趣。他清楚地知道不少事情，这点挺叫我吃惊的……你想啊，在这个时代，在网络上所有关于魔法的消息都被封锁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调查到那么多关于魔法的东西，得有多大的毅力……”

鋆听着，心里构想出他的性格。

“还有一点啊，他能很干脆的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各种惨事，好像习以为常一样……”瞳说，“不带手机不带钱，被绑架了还连反抗也不反抗一下。嘿，有机会逃跑了！却坐在这里看书……他可能把人的生命当做魔箱了。”

“这是什么意思？”鋆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比喻。

“想丢弃，却丢不掉的东西，那就是魔箱。”瞳说，“他对待生命的方式和对待魔箱一样，既不爱惜也不嫌弃，而就是把它放在那里，不去理会。”

“嗯……”鋆大概能理解了。他只是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一人，他自己的生命就是魔箱，那他的生活会是这么样的呢？

鋆想着，再度去观察约特。

而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一幅令他震惊的画面，一个令人震惊的人，那个他在几分钟前刚想到的人。

“该死的……”鋆轻轻地站起身来，往二楼的内侧走去。

“怎么了？”瞳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低声问道，“我们要撤退了？”

“不是。”鋆回答，拉着站起身的瞳的手腕为她带路，“我们得换个地方观察——这里太危险了。”

约特放下手上的《彼岸神话》。他正奇怪阁楼上的两人怎么走了，却见一个人影从身旁无声地掠过，坐在了约特的正对面。

“是……羔羊·约特吗？”他问道，语速不快。

在看见了他的容貌的那一刻，约特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张苍白如尸的毫无生气的脸，及肩的黑发被整齐地梳在脸的两侧，露出他那双好似数夜未眠的眼睛；他面无表情，双手随意地放在桌上，袖口上挂着数颗浓紫色的珠子，闪出诡异的光；他身穿一件黑色西装，领口并不整齐。

他给约特的第一印象，就是从墓地里爬出的死者。要不是约特认识这张脸，他可能会尖叫着逃走。

“……安特杰·安法·谢欧特（Antej Anfa Xeot）校长？”约特觉得自己的喉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发不出声音来。

“是在下。”他的年龄其实不大，从容貌上看仅二十五六岁。但他身上散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气场，如阴森白骨。

约特在路瑞多学院的网站上看到过安特杰校长的照片，但远不及真人那样有威慑力。

校园里偶尔会听见有人谈论到他：学生们会把他当做一个校园的饭后怪谈，和图书馆的老管理员并称为“两大僵尸”，讨论他们到底是不是生物；而老师们只会窃窃私语，议论年纪轻轻的他是靠什么办法在短短5年内里登上校长这个位置的，其中最多的说法就是他是安特杰·安法的直系子嗣。

但约特对于安特杰校长的了解仅此而已。从没有人在学院里看过这个校长的真容，对他所有的认知都是从别人口中听说的。世上到底有没有安特杰·谢欧特这个人，约特不知道，也不在乎。

但此刻，约特知道了。他到底是不是生物，约特也知道了。

“羔羊同学……”安特杰校长开口说，“这个图书馆，离路瑞多距离不短。”他的目光在自己的脸上来回移动，像要把约特的脸印在脑子里。

“呃，安特杰校长，那个，您（husiv）为什么会认识我？”约特问。

安特杰校长沉默了片刻，然后才回答：“路瑞多图书馆的老布鲁克斯（Bruks）谈论过你……以40年来唯一一位把那里的所有书看完的学生的身份……”

约特的面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位老人拦在门前的手。

“喜欢看书是好事。”安特杰说，用一只手抚摸着自已干枯的嘴唇，“跑到这里来看书，在下也不反对……如果这只是你的爱好的话。”

说着，他目光落在约特手边的《彼岸神话》上。

“彼岸既生一物，谓为魔法……（Rves loBone waqe Dam bapyne Hp……）”安特杰缓缓念道，“魔法是物寻想器之神之果实……（Hp mone Rvpee zo Dam Wet Hyec……）”

约特惊讶地睁大眼睛，半张开口。他知道安特杰校长口中所念的是《彼岸神话》中的句子，而下一句是“使我们不再是迷途羔羊（hune widu xocamone roloneqe huqale）”。

“你（siv）怎么……”

约特才意识到自己没有使用敬称，却注意到安特杰正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望向自己的背后。

“欧普顿，在下希望能和自己的学生多说几句话。为何你每次都要催促在下执行任务？”

“抱歉，安特杰大人。”从约特的背后，一个苍老而带着威严的男声冷不防地响起，“这是我的职责，请您体谅。那些人可能就在附近。”

约特连回头都不敢。他能感觉到气氛之冰冷，能感觉到背后无尽的杀气。

“‘职责’……也罢。”安特杰叹一口气，又看向约特的眼睛，“羔羊·约特同学，虽然在下还想与你多聊几句，但现在就是你回路瑞多的时候了。我们将要把你送回路瑞多学院，可能还要对你进行数小时的审问；直到你毕业为止，你都不可离开路瑞多，也不可再看任何有关……”安特杰顿了一顿，“……有关魔法的书籍。在下知道你不同意，但这是……”

“我同意。”约特说。

他看见安特杰校长的脸上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说不清是欣喜还是失望。安特杰说：“请你再陈述一遍。”

约特舔舔嘴唇：“我同意。我可以回到路瑞多去，也可以任凭你们对我进行审问。不离校也可以，不看书也可以。说实话，我有些饿了，也有些累了……”约特停了片刻，“但我有一个条件：你们要实现我的一个愿望。”

安特杰抬起手，袖子上的珠随之摇晃。他将双手贴在下巴上，盯着约特：“请讲。无论是怎样的愿望，我们都会尽力去满足。”

“无论……怎样吗？”约特确认道。

“在下的话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安特杰苍白的脸上露出的是相当严肃的神情，看着约特像看着一位将军。

“我希望——”约特一字一顿的说，他要自己的每个词都精确无误，“打开这本书。”

约特指了指自己的魔箱：“就是那本书，那本长满铁锈的书。”

安特杰看向那本书，缓慢地伸出手去，将其拿起，端详着书的外壳，书的封面，书边的金锁，书上的灰尘。

“你是否确定？”他问。

“我确定就是这本书。”约特说。此刻的他感觉到自己的胸膛中有一股炽热的火焰，散发出无尽的光芒。

约特知道，他自己面前坐着的这个人，是安特杰·安法·谢欧特。是路瑞多学院的校长，是安特杰·安法的直系子嗣。他有无数称号，例如“死尸”、“白骨”，例如“作弊者”、“大富豪”。他很神秘，他很恐怖。

但這些在一个事实面前都无所谓，他的一个行为已然代表了他的全部——那就是他念诵《彼岸神话》中的语句时的状态。

那既非朗读，亦非背诵——而是低吟，像用灵魂在诵读。他吟唱的并非是略词版本的《彼岸神话》，而是那最古老、最真实的语言。他袖上圆珠中的紫色在游离，他口中吐出的气息隐隐攒动。那一刻，约特便确信了一个事实。

安特杰·安法·谢欧特，是一位魔法师。

约特看见安特杰的脸上——那如死灰般的脸上流露出笑容，但不似恶鬼的邪笑，而是无奈的苦笑。

“在下所问的‘是否确定’并不是这个意思……没有想到世上真会有你这样的人，羔羊·约特。”安特杰看向自己，“既非钱财，亦非名利；既非损人，亦非利己；既不复杂，也不伟大——”

他站起身来，把约特的魔箱放在桌上，用手指轻抚着无字封面。他摇摇头：“我们应当再多聊一会儿的，毕竟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约特愣着，口中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安特杰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背过身，徐步走着，没有半点脚步声。约特看见他西装下沿和裤脚同样挂着紫珠，随着他的步伐轻晃。

“欧普顿，你们先退到一边去。”他说着，声音在图书馆内回荡，没有一丝感情。

“……明白了。”约特身后的男子说道，声音随即远去。

约特站起身来，看着安特杰。他回过头，却看见数十名身穿黑衣、头戴铁盔、手拿步枪的男子向两边散去。居中的黑色背影是一位未带头盔的短发中年男子，他注视着约特的眼神像是目送故人远去。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约特向那些人问道，看着他们退到30余米外的距离，注视着自己。

“目标001号，代号6227，时间20，29，00。”那位中年男子朝肩上的通讯器说道。

约特受够了。他不知道，而且没有人愿意回答。约特憎恨这种感觉，与雨中的那一天感觉一样。

“让在下来回答你，羔羊·约特。”约特又转过身来，看安特杰面朝着自己，“意思就是说，在下打不开你的魔箱。”

“什……”约特睁大了眼睛，“你打不开？为什么……你又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魔箱，我明明没有告诉你……依靠魔法吗？你能够判断出这是我的魔箱，又为什么无法将其打开？难道你原先的承诺只是一句空话吗？”

约特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是他第一次在图书馆内发出如此大的声音。他胸膛中的火像要将自己燃烧殆尽。

“在下尽力了。”安特杰说，“在下尽力了，绝不骗你。而在下尽力后的答案就是这个，对不起，羔羊·约特。不过你不必再回路瑞多了，审问过程同样免去……”安特杰将双手垂在腰间，直直地站着，恍若死尸，“如果还有什么是在下可以补偿你的……或许只能是这句话了。”

“什么？”约特用手扶着椅子，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注视着安特杰。他连续念了三遍约特的全名，庄重地像是送葬。

“……生日快乐，约特。”

仿佛天地都因这巨响而毁灭。

那一瞬，约特的眼前只剩空白，如世上最刺眼的光，照亮了他所知的一切。他的耳畔有巨龙狂吼，像世间全部礼炮齐鸣。随之袭来的热浪刺痛了他的皮肤，像烛火要将他燃尽。他的嘴边有一丝腥甜，熟悉得像那日的雨混入了奶油。

他成为了焦点，是舞台上最耀眼的那一人，接受着来自未知的喝彩。从开场到落幕，一切有无溶解在了今天。

是的，今天，彼岸点燃了最明亮的蜡烛，叫醒了沉眠的一切为他庆生。今天，他是主角，一无所有的他拥有了世界的全部。今天，他年长了一岁，跨过了过去与未来，听见此与彼的歌声。

生日，需要一个人去问你的愿望，并说：“无论是怎样的愿望，我们都会尽力去满足。”然后你闭上眼睛，许下的心愿，神明就会听到，就会帮你实现。最后，吹熄蜡烛，让世界为你鼓掌，鸣响礼炮。

今天，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打开这本书。”

我尽力了，决不骗你。

8

“瞳，立刻执行2号计划！”

“噢，他还没死吗？”

模糊的声音，像从远方传来，约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幻觉。他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扭曲的声音袭向自己，而意识像游魂一般归来。

约特猛然感觉到有人用手抓住了自己的衣领，一股力量将自己抬起，飞速向一旁冲去。风声、枪声、喊叫声随之袭来。视野开始恢复，却像溶解在了水中一样迷离。嘴角仍残留着的血腥味证明自己仍然活着，而且自己仍然需要活着。

约特眨数下眼，勉强能看清周遭。他看见自己被一个身穿灰衣的男子扛在肩上，无数细微的暗影从身旁掠过。

一切是那样熟悉——约特看着书，然后被人抓起，在枪声中逃窜，被塞进一辆车里，驶向未知的黑暗。

“髯！接住！”扛着约特的男子喊道，一把将约特抛出。约特像木偶人一样毫不动弹，随即落在了一双手臂的拥抱当中。

“奥宴！支援！”这是他清晰地听见的最后一句话。

约特看见那黑色的口罩，然后世界再度旋转起来。约特听见世界的喧闹，尝到了血的味道——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做好准备。

又是一声巨响，夜晚的风夹杂着墨色的味道，拂过约特的脸颊。然后他坐在了熟悉的座椅上，看见了熟悉的车前窗。

“系上安全带！”聂的声音依然是那般响亮。

约特看见那戴着黑色口罩的少女为自己系好安全带，伸出手拍拍司机的肩。

“好嘞！”她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车门应声关闭上锁，压力施加在约特身上像座大山。

又是夜。

约特坐在同一辆车里，从图书馆的门前向街道的另一头狂飙。但这一次他没有感觉到惊恐无措，而只是茫然哑口。

他触到身子一旁，感受到那铁皮封面——约特把自己的魔箱拿起来，用手轻抚着它的表面。他注意到铁锈已然消失，封面更是不着一尘，这本书像获得了新生。

约特试着将其打开。但那把金锁仍在忽明忽暗的路灯下闪光，宣告着约特又一次失败。

是这样，约特想。他仍未实现自己的愿望，仍未找到自己一生所寻的“答案”。不知为何，他竟然松了一口气。

在飞驰的车上，这位满16岁的少年松了一口气，全然不顾从身旁掠过的车辆与高楼，也不顾身后如山般卷着蒸汽的巨大影子。

对他来说，生活仍在继续。他仍在寻找着“答案”。

9

四季·奥昙从街角的巷口走出来，把手上的《渺木乡旅行手册》（ ）扔掉。

“这些人真的不怕扰民啊……”她听着街对面的图书馆中震耳欲聋的枪声，看着远处传来的滚滚白气，说，“难怪最近流行到山里旅游，大城市里太吵了啊。”

“美狄亚，听得见吗？”奥昙冲手上的手机说，“我这边有点忙，你们自己想办法逃出来。跑快点，不然图书馆索赔的对象就是你们了。”

“我知道！”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看来他们比我还忙啊。”奥昙把手机放进了口袋里。她转过头，看岑（Cen）的那辆灰色的车驶过街角，消失在视野中。

“那我就殿后喽。”她说着，把自己放在那个自动售书机旁的大提琴箱打开，取出里面的狙击枪来。

她扭头看向蒸汽中那机械巨象的身影——犹如巨山立起的身形此时比大厦更高，咆哮着声如雷霆。

“又大了一圈。”奥昙眨眨眼，“她可真是勤快。”

她举起枪，上好膛，扎好步，瞄准巨象的头颅。呼啸着的风从她的短发间擦过。

它扭过头来，冲奥昙身后怒吼，迈开巨蹄疾奔而来，震得地面颤动。

“幸好附近这座城里的房屋都经过加固了。”奥昙碎碎念着，目光仍放在瞄准镜上，“把别人家震塌了可就坏了……”

她扣下扳机——一声巨响裹挟着子弹从枪口喷涌而出，那子弹瞬时分离炸裂化作深蓝色的光，刺破夜色划出一道光痕，掠过街道时震碎了地面，穿过巨象的头溅射出火花爆鸣，卷起狂风吹散了一切烟尘。

那巨象又吼叫起来，将愤怒喷向天空之上。它的脚步却几乎没有停歇，速度已然快如闪电。

“防御力也增强了……”奥昙放下狙击枪，“太夸张了吧，就像故意针对我的攻击一样……”

说着她飞身跃起，在巨象即将撞在自己身上之前抓住了它蹄子边的零件，顺势翻越三次，便跳上了巨象的脊背。她俯身牢牢地抓住它背上的尖刺以免自己被甩下去。

“还好这大块头的背还是这样子的。”奥昙念着，却听见巨象身前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好久不见了，姐姐。”

“明明一周前刚刚见过……”奥昙对斯普琳说，“你搞的那个‘幽灵’可把我整惨了。”

她看见斯普琳穿着那件深紫色的校服，系着双马尾，坐在巨象的背上吃着糖果，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今天……”斯普琳往嘴里塞了一把糖，站起身来，“我一定要打败你，姐姐！”

“中二台词呢……”奥昙叹了一口气，站稳脚跟，直起身。

但见斯普琳一踏脚，俯冲过来，抽出一把白刃刺来。奥昙用枪托格挡，扭身向巨象的前端跑去，快速躲藏在了背刺的后面避过了斯普琳的射击。

“枪法还是一如既往的烂啊。”奥昙向后反身越过背刺并躲过斯普琳的斩击，换上弹盲狙一枪逼退了斯普琳。

“轰！”一声巨响从巨象身边传来。它咆哮着转过弯来，撞上了一旁的高楼，却不肯减速，继续向前疾奔着。

“这个速度……再过一会儿就要把他们追上吧……”奥昙俯下身来才能稳住身子，目光却放在那栋被转坏的楼上，“真惨。”

“姐姐你太看不起我了吧！”斯普琳忽叫道，她举起枪指着自己，问道，“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宠物放出来？”

“斯普琳，说真的……”奥昙叹气，“那个东西叫魔箱……你不小了，能不能别这么……”

“我不管！”她撒娇一般叫道，就差哭出来了，“我不准你看不起我！”

奥昙倒也想哭啊，只是她身上穿着的深蓝色外套口袋中没有手帕。她又直起身，对斯普琳说：“那好吧，我就告诉你我的……‘宠物’在哪儿吧……”

好羞耻，奥昙想。

“轰！”几束深蓝色的光从巨象体内散出，爆鸣声在巨象体内回荡。瞬时，巨象的庞大身躯被轰碎成了无数碎片，两人脚下的脊背如地震般破裂倒塌，失重感如潮般涌来，混着灰烬与夜色吞噬了视野中的一切。

奥昙听见了斯普琳的尖叫。她抛下狙击枪，踩在碎块上，用力一蹬，向前方扑去，逼近了手足无措的斯普琳，夺过她手上的枪和刀刃扔到一旁，抱起了她娇小的身体闪过飞落的金属碎片。

奥昙双脚落地，任四周的地面被巨象残缺的身体击碎，激起浪花一样的烟尘。

她看着自己怀中宛若公主般的斯普琳，看见她漂亮的脸蛋和红润的嘴唇，不由得念出声来：“真可爱……”

“放我下来！”斯普琳用拳头打着奥昙的脑袋，使她松开手让斯普琳猫似的落在地上跳到远处，然后猫似的朝奥昙叫着。

“可恶！姐姐你给我记住！下一次……”斯普琳抓着自己的两条马尾辫，“下一次我不会再输了！”

说完，她转身便跑走了，留下奥昙独自一人站在都市浑浊不堪的空气中傻笑。四个金属圆球从机械巨象的“尸体”中飞出，缓慢地往奥昙靠近。

她真是太可爱了——奥昙拍去自己外套上的灰尘时，心里是这么想的。

第4章 那日的雨

1

“姓名。”

“羔羊·约特。”

“性别。”

“男。”

“年龄。”

“6岁。”

“生日。”

“……不知道。”

一个人能记起的最早最早的记忆会是什么样的呢？快乐吗？悲伤吗？愤怒吗？绝望吗？还是说……

约特所能够记起的最早的记忆，就是那白色灯光下，那穿着黑衣的男人。

“孤儿？”他的声音冰冷极了，约特不能够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温度。

自己为何会对这个片段的记忆有如此深刻的印象，约特不知道，也不在乎。也许是因为自己对面前高大的男子的恐惧，也许是因为自己适应不了刺眼的灯光，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心里涌起了某种强烈的情感……

“……是的。”约特的耳旁仿佛仍然回响着自己稚嫩的声音。

“父母的死因是？”男人手上的笔片刻未停，在一张表格旁写上一行字。

“……不知道。”

“从没有人告诉过你？”男人在表格的某一栏画了一个巨大的叉。

“没有。”

那时的约特连“父母”这个概念也不甚了解，更不会知道他们两位死在了自己的手中。

“你的抚养人是？”

“抚养人”，这个词约特很清楚，就是给他东西吃，把他喂养大的人。

约特记得自己“自信满满”地张开嘴，回答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对，那时候的自己对这个名字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把这个名字记得比自己的手指数目还清楚。

他看着那个男人缓慢地写下了她的名字，自己还睁大了眼睛确认他有没有写错。约特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这个已被尘埃掩埋的名字。

后来再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爱”吧。

但，那就是约特最早的记忆了。

那个抚养自己的女人长相如何、声音如何、年龄多大，约特都不记得。那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约特也不记得。与那个人相处时的一切，约特都再回忆不起来了。甚至连那个人的名字，约特也只记住了一半——那个人姓氏是“羔羊”，仅此而已。

如果自己真的“爱”她，为什么自己会选择把她忘记呢？约特不知道，也不在乎……

然后，约特记得男人问了自己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自己多半都用“不知道”这一个回答解决了。

最终，那个黑色的男人放下笔来，问了约特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进入路瑞多学院？”

约特记得自己抬起头来，像那个人嘱咐自己的那样注视着男人的眼睛。她曾对自己说过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回答得很好。

“为了活着。”约特是这么回答的。

那个男人锋利的目光刺穿了约特的全部。他张开冰冷的嘴唇，又问了一个问题。

“你为了什么活着？”

约特愣住了。自己没有料到对方会再问一个问题，而且她也没有告诉过自己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但从那男人的眼神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6岁的约特只有片刻的时间思考。他必须要完美地回答出这个问题，这样自己才能进入路瑞多学院，才能获得免费的饭菜，甚至还能得到学校分配的手机。

约特咬了咬嘴唇，说出了令10年后的自己仍能够印象深刻的最完美的答案。

“……不知道。”

2

“……”

觜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立刻睁开了眼。她一抬头，果然看见了鏊穿着那件灰色的卫衣走进来。

觜站起身来注视着他的眼睛。他的黑色眼睛仍然如同迷幻的黑夜一般闪光。

“……瞳她人呢？”鏊朝她点了点头，问道。

觜停顿了片刻，然后指向美狄亚的卧室，表明她在里面。觜又做了个睡觉的手势。

“又在睡觉吗……”鏊的脸上倒看不出怒色，“也对，昨晚的战斗还是挺累人的。”觜从他的眼眸中看出了一丝丝倦意，想慰问他一下却不知道如何表达。

这时候卧室的门却被打开了。瞳穿着她的绿色睡衣探出头来，说了一声：“太累了结果睡不着……”

“醒着吗？醒着就好了。”鏊说着走到了觜的右边，坐在了沙发上。

“……”

觜不知道应该怎么反应，低下了头。

“约特他在这儿吗？”瞳走到冰箱旁边，把手放在了冰箱上。

鏊问：“你听不出来吗？”

“我说过他‘走起路来几乎没有脚步声’吧……”瞳打开冰箱，拿出了一瓶牛奶，打开瓶盖，“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即使是相当安静的环境下我也未必能听到他的脚步声。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练成的……难道在图书馆走多了就会不自觉地隐藏脚步声？”

“或许吧……”鏊回答，“我已经让聂把他送走了。他现在不在这里，不然早就说话了。”

“你让岑把他送到哪里去了？”瞳喝了一口牛奶。

“图书馆。”鏊回答。

结果瞳差点把牛奶喷出来：“咳……又是图书馆吗……他可是差点死在了图书馆里哦，还是两次！”

鏊这时候已经闭上了眼睛稍事休息，口中说着：“他自己说要到图书馆的……我就让聂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图书馆里去了。他满脑子都是看书和问问题，留住他反而不好。”

“你不担心他又被AA盯上？”

“当然担心——但昨天晚上AA把动静闹得太大了，在一时半会内想必不会再有所行动。我也嘱咐聂让她跟住约特了。至少这个早上不会有问题。”

“是这样就好了……”瞳关上了冰箱，“你之前不还担心AA的行动是专门针对约特的吗？”

“嗯，确实是那样。”鋈说，“昨晚那些家伙能如此迅速地确定羔羊·约特的位置，甚至让安特杰那家伙亲自上阵，恐怕是我最担心的第二种可能——AA得到了一个强大的情报来源。”

瞳喝口牛奶，接着问：“可是你听上去还是游刃有余的样子哦。”

“因为那些家伙的行动帮助我排除掉了第一种可能。”鋈睁开眼，“在那个金属巨象消失之后，那些家伙立刻选择撤退而非穷追不舍，这足以证明AA仍然没有不惜同归于尽也要将HH摧毁的动机。而且……”

鋈的声音忽然压低了，仿佛自言自语：“那个情报来源……我已经有些头绪了。”

“是吗，那听上去不错。”瞳似乎并不想去理会鋈的计划，而是转移了话题，“你和约特谈得怎么样？”

“他和你所描述的差不多。”鋈回答，“对魔法的了解程度也出乎了我的意料。如果他加入我们的话，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力量。”

瞳没有应声。她走到觜左边把牛奶放在了茶几上，然后靠在了觜的肩上：“啊……安蒂妮你的肩膀真的好柔软啊……哦，老大你早饭吃过了吗？”

“……吃过了。”鋈的语气稍显冷淡，“心叫我给约特买蛋糕，结果他吃了一点就说着要去图书馆，我和聂就把剩下的解决了。”

“老大你自己买的蛋糕？”瞳突然站了起来，兴奋地说，“还、还有剩吗？”即使她闭着双眼觜也能够看见她两眼冒光。

“没有。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呜呜……”瞳又坐下靠到觜的肩上，“老大的蛋糕啊……我可能一生也吃不起的蛋糕啊……”

“……”

觜摸了摸瞳的头。

“没有那么夸张。”鋈说，“我买的是普通的蛋糕。”

“普通’吗……”瞳苦笑着，又喝一口牛奶。

3

昂贝睁开了眼，看见的是寝室的天花板。耳边嗡嗡响着的不是蚊子，而是伊拉米敲打键盘的声音。昂贝扭过头去看他。

“哦，我们的勇士终于醒啦？”伊拉米仍然穿着粉红色的睡衣，脸上挂着猥琐的笑，盯着屏幕看。

“别再挖苦我了……”昂贝挠了挠头，爬起身来。

“这怎么能算挖苦呢？”伊拉米说，“现在新兵队里都传疯了，关于你的‘英雄事迹’呢。‘勇士’这个称号现在可是人尽皆知哦？”

“是你传的吧。”昂贝冷冰冰地说。

“哎呀这都被发现了么？”伊拉米停下了手的动作，看看昂贝，“别说脏话。”

“……我没说。”昂贝没精打采地说，又爬回床上。

“喂喂勇士大人又要睡懒觉吗……”伊拉米那比蚊子更加烦人的声音又在耳边绕来绕去，“你已经睡了一整天了，现在还要睡？你看看我，不眠不休奋战了三天三夜……”

“你怎么还不过劳而死呢？”昂贝无情地说。

“我死了谁来帮你计时啊？”伊拉米笑了笑，“我计算你的穿衣时间可是从你起床开始的哦，再不起来你可就要突破历史新低了。”

“喊……”昂贝终于又坐起来，开始换衣服。

“骗你的。”伊拉米这时候才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开始计时……别说脏话。”

“……我没说。”昂贝这时候已经穿好了衣服。如果伊拉米有计时的话，想必能突破最高纪录。

“呜哇，这么快，厉害呀。”伊拉米一脸震撼地看着昂贝。

昂贝不屑地转过头去。这种小事情，其实只要稍微集中精神就可以办到。

昂贝深呼吸。既然自己已经穿好衣服了，就干脆点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全部做完吧。肚子也有点饿了。

这时候伊拉米扔了一个袋子过来。昂贝把它接住，看见里面装着两个元包。

“这是……”

“一天没吃，就算是睡着的也饿了吧。”伊拉米盯着电脑屏幕说。

昂贝心想：这家伙难得有一次靠谱了。他拿出一个元包张口就吃。

“哦，那个是我前天买的……”伊拉米话还没有说完，昂贝扔过去的元包袋子就砸在了他的脸上。

“我没说。”昂贝恶狠狠地说，活动活动自己的手腕。

他习惯性地拉开了一边的窗帘，蹲下抽出了床底的木箱，将其打开。

阳光照在箱内的两个枪套上，昂贝却没有立刻将枪拿起。自己败在阿特拉斯手下时的景象又浮现在昂贝面前。那种无边的强大令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无力。

他抚摸过枪套，却没有再感受到它们对自己的期待。昂贝沉默着，无力感挥之不去。

也许自己注定弱小，注定无用。幻想，到头来，仍总是幻想吧……

昂贝又看见了箱子后的那把剑，自己的魔箱。他把剑轻轻取出来，却仍然能够听见剑鞘中传来碎裂的声音。

为什么呢，昂贝问。为什么自己的魔箱偏偏是这样的废物呢？身为剑却斩不断任何东西……“魔箱便是真实的自我”……阿特拉斯的话在耳边萦绕。或许自己便是如此吧，身为士兵却做不了任何事情……

昂贝叹了一口气，把那把剑随意地一丢。他拿起箱子中的两把枪，仍然能够掂量出它们的重量，只是已然残缺。

“需要我帮你把这两把枪卖了吗？”伊拉米这时候又说话了。

“卖了？卖给谁？”昂贝头也不回地问，“这可是规制物品。”

“我既然能够搞到这两把枪，自然也就能够找到渠道把它们卖了。”伊拉米笑笑说，语气轻松，仿佛这种事情对他来讲易如反掌。

昂贝又看了看这两把枪的枪套。他把枪抽出来，细细端详那银白色的光泽。他的脑海中，自己辛苦练习射击的景象和自己败给阿特拉斯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激起一阵阵涟漪。

“就这样吧。”昂贝对那两把枪说。

说完，他就把枪放回枪套中，扔给了伊拉米。

伊拉米一脸奸商模样，说：“五五怎么样？”

“……随便。”昂贝不想再理会这令他痛心的过去了。他要习惯这弱者的姿态。

突然，两人寝室的门被人打开了——这是他们的门第一次被别人打开。

伊拉米立刻把手枪和电脑收了起来，而昂贝则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打开门的身穿黑衣的人。他一头金发，年纪尚轻，身材高挑，左手上拿着一块写字板，昂贝还看见他右手腕上带着一块金表。

“是突击分队的末除·昂贝吗？”对方也打量一番自己，最后问道。

“我是。请问您是？”昂贝说。

“我是技术部传信分队的爵士（Jazi）。”他说，面无表情，“是阿特拉斯部长下达的命令，要求末除·昂贝在正午12点00分准时到他的办公室，有特殊任务需要处理。”

“部长直接下达的？”昂贝有些难以置信。

“是的。”对方把写字板递给自己说，“请在最右下方签字表示已经收到了消息。”

昂贝低头看了看写字板上贴的纸，确实是传信分队的专用纸，左下方有阿特拉斯·欧普顿的签名。昂贝犹豫了片刻，又去问对方：“知道部长呼叫我的原因吗？”

爵士说：“有特殊任务需要处理，这是我知道的所有事项了。具体内容需要您到阿特拉斯部长的办公室才能知道。”

“……谢谢。”昂贝最后还是在纸上签了字，把它递还给了对方。对方朝自己敬了个礼，关上门就离开了，仿佛未曾来过。

“我说什么来着，勇士大人？”伊拉米笑笑，又把电脑拿出来。

“闭嘴。”昂贝说，心中满是疑惑。

4

“似乎即将要下雨了。”

斯普琳回过头，便看见了他苍白的脸与死尸一样的眼睛。

“哇啊啊！”她吓得立刻往后跳了数步，右手抽出手枪来指着对方。如果自己没有及时看见他西装袖口的紫色珠子的话，她可能就要把猛犸放出来了。

“……什么啊，是安特杰大人吗……”

“为何要有如此大的反应？”安特杰问道。

“安特杰大人……”斯普琳深呼吸之后才平复自己的心情，“您上次照镜子是什么时候啊？”

“嗯……”他没有回答，反而对斯普琳说，“这里没有别人，直接称呼在下为谢欧特即可。”

两人此刻身处那栋被猛犸撞坏的大厦的最高层，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半座凯旋城。人员都已经疏散了，就算有人也不会愿意留在这个随时都可能坍塌的地方。建筑的修补工作还停留在获取许可阶段。

“您……没有带护卫吗？”

“在下是否需要护卫跟随？”

斯普琳没有办法反驳。他身为AA的最高领导者，实力是必须的，而血统是其次。能在斯普琳没有丝毫察觉的情况下靠近她的人，在她的记忆中只有谢欧特和姐姐了。

“谢欧特……”斯普琳说着，但果然还是不怎么习惯，“您……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呀？”

“这个问题在下还给你。”谢欧特看着斯普琳，语气倒是和善，只是阴森森的脸太吓人了，“你为何要站在这个地方看风景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的猛犸弄坏的啊。”

“如此说来，发出命令让你放出魔箱的在下才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谢欧特双手背在身后，看着远处的渺木江。

斯普琳看他的背影好似有些透明。思索片刻后，她问：“……为什么您那时候会选择冒这么大的风险也要把羔羊·约特抓住呢？他现在应该还完全没有到苏醒的地步吧？”

“是的。在下没有在他的身上感受到哈迪斯的魔力……”

“那为什么……”

“但是他的魔力……”谢欧特缓慢地说，“与‘光烛事件’的魔力完全相同。”

“‘光烛事件’……”斯普琳玩弄着自己的马尾辫，“就是001号第13次死亡时发生的那次事件吧。”

谢欧特没有回答，他直直地看着渺木江的水流。

“知道吗，斯普琳……”安特杰喃喃地说，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在发动了13-死神之后，每一次重生都要经受巨大的痛苦。”

“‘巨大的痛苦’……具体是怎样的痛苦呢？”斯普琳问。

“如被献祭的羔羊一般的痛苦。”安特杰说，语气平淡却透露出无尽的悲伤。

斯普琳不知道如何回应。她从口袋中取出一包软糖来，打开并取出三块放到嘴里，然后把包装递给谢欧特，问：“要吃吗？很甜的。”

“……不必了。”谢欧特回答，“留着给自己吃吧。”

“哦……”斯普琳吃着软糖，却一点也不高兴。这是她印象中安特杰·安法·谢欧特第一次执行任务失败，而且是在动用了“魔炮”（Hwecinalic）的情况下。

“安……谢欧特，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斯普琳问他，“我看见你释放了魔炮的，为什么他还能够全身而退呢？”

“也许……”谢欧特轻语着，“是我手软了吧。”

5

“昂贝。”阿特拉斯叫他的名字。

“……在！”昂贝喊道。此刻的他正笔直地站在桌旁，腰间配着自己的剑，没有带枪。他看见桌前的阿特拉斯·欧普顿用一种锐如利刃的眼神盯着自己。

“我希望不要让对方看见你像刚才一样开小差。”阿特拉斯说，合上了手头的文件。

“是！”昂贝说，集中注意力。

阿特拉斯盯着自己看了片刻，又对他说：“接下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我的命令，你都不要随意开口，明白吗？”

“明白！”昂贝回答。

阿特拉斯这时候才低下头翻阅起文件来。

昂贝心里仍然充满了疑惑。阿特拉斯突然叫自己到他的办公室，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带自己到了这个地下的房间里，命令自己直直地站着，除此之外便没有再说什么了。

仅仅只是站着对昂贝来说不是难事，毕竟加入AA部队时他也是通过了体能测试的。但就因为这件事情太过简单，导致昂贝反而觉得奇怪了。

所谓的“特殊任务”就只是让自己站着？昂贝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尽管昂贝的情绪仍处在低迷状态，但这怎么说也是自己的第一个任务，没有理由不做好。

阿特拉斯到底要做什么呢？当两人来到地下时昂贝的第一反应是与走私犯交易，那种小事应该由警察负责，而不是AA，更不可能是武装部部长亲自出面。

疑虑越积越深，昂贝在思考着要不要询问阿特拉斯这次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但既然对方一开始没有说，或许自己就不应该知道。更何况现在两人已经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行动都应该小心谨慎才是。

正当昂贝这么想着，他们进来的那扇门再次被推开了。

昂贝警觉的将手搭在剑上，尽管这把剑毫无杀伤力。

当那个人走进房间时，昂贝惊住了。阿特拉斯随即起身，对进门的高大男子报以笑容，说：“好久不见了，里奥（Leo）！”

进门的那位身穿黑色西装，戴着白色的领带，两米有余的身形看上去相当强壮；他一头金发，两鬓是刚剃过的胡须；他笑着，威严的气势却令人想到雄狮。

奇恩·普罗维登斯·里奥（King Providens Leo），不老的座卿（Jewa Sy），赫尔的最高管理者。身为AA成员的昂贝还知道他是AA行政部部长，在全彼岸的政府机关都拥有接近于最高行政权的权力。

昂贝的手心立刻开始出汗。这位大人物的一句话就能够摧毁赫尔的一座城市。

奇恩进门来，径直走到阿特拉斯面前与他握手：“是很久不见了，你的身体还是一如既往地硬朗啊。”他的声音沉厚而带有力量，如同雄狮的低吼。

这时候奇恩的目光放在了昂贝的身上，几乎要把他刺穿：“这位是……”

昂贝敬了个礼。他本想自我介绍的，但脑中突然回想起了阿特拉斯对自己“不要随便开口”的警告。

“武装部的新兵。”阿特拉斯随即代替昂贝回答道。

“哦？”奇恩端详了他片刻。这段时间里，昂贝始终保持着最标准的敬礼姿势，不敢有所松懈。

“……是这样吗，我明白了。”奇恩说着，忽回过头，对出口处说道，“你可以出去了。”

“是。”昂贝看见出口处站着的一位身穿武装部黑衣的人走到门外，关上了门。

“那么……”奇恩坐在了阿特拉斯对面的宽大椅上，“我们开始吧。”

阿特拉斯点点头便坐下，脸上的表情又变得严肃起来。

昂贝放下手，思考着自己是否也应该出去。但阿特拉斯没有下达命令，自己不能轻举妄动，所以他只能继续笔直地站着，听奇恩开口。

“这次你们把事情闹得太大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是像报告书那样敷衍了事。”奇恩的语气很平静，但气场却强大得能够将昂贝吞噬。

“这次事情影响范围太大，报告书不能写的太详细，否则会有情报泄露的风险。”阿特拉斯的语气同样沉稳，但平静的海面中似乎有潮水在涌动。

两位AA部长级别的人物就坐在昂贝的面前，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不露出任何表情。

“呵……我想报告书已经写得太‘详细’了。”奇恩说，“明确写到‘安特杰大人出面’、‘放出四季·斯普琳的魔箱’……这些泄露出去难道就没有风险吗？四季的魔箱是战争级别的武器，你们竟敢公然在城市街道上使用……为你们料理后事的可是我啊。要把规模这么大的事情压下去，就算是我，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这点我明白。”阿特拉斯面无表情，“这是我们引起你注意的方式。”

奇恩的脸色稍有些变化：“你是说，你们本来就打算让我亲自到这里来？”

“是的。因为‘捕羊计划’的实际机密程度太高了，我们这边直接提出面谈的要求会显得相当可疑。而你们以‘报告书过于模糊’为由要求面谈的话，就不会引起过大的震动。”

“……你把我的性格猜的挺透的啊。”奇恩此时的语气倒是缓和了不少，“我应该称赞你还是批评你呢？”

“都不需要。”阿特拉斯笑了笑。

昂贝这时候还没有听懂两人的对话，只能从安特杰、四季的名字中猜出这件事的影响程度。

“那么……报告书中刻意避而不谈的行动细节和行动结果，现在告诉我吧。”

阿特拉斯没有说话，把手中的文件推到了奇恩的面前。后者拿起文件，浏览了一遍，然后用极为认真的眼神注视着阿特拉斯：“你们就这么相信这个来历不明的163号提供的情报吗，竟然直接让安特杰出面？”

“首先，是安特杰大人自己提出要参与行动的，我没有反对的权力。”阿特拉斯说，“其次，包括‘捕羊计划第一阶段’中405号以及羔羊的位置，163号提供的情报至今没有出现错误。现在技术部情报分队正在将163号和002号进行比对，判断是否是同一人。”

奇恩沉默了片刻，然后又问道：“这文件中的情况全部属实——全部？”

“我当时也在场。”阿特拉斯说，“虽然看不见安特杰大人出招的瞬间，但我可以下论断——没有打偏。”

“即使是哈迪斯也没有能力接下安特杰·谢欧特的魔炮，更何况已经过了十六年。”奇恩放下文件时这么说，“《彼岸神话》中写过，‘其力可破千军，灭万物，使半神终结’（vilipe haline dulive, halone Dam, hune ERv lome）。”

“我知道，但羔羊·约特确实存活下来了。”阿特拉斯说，“具体细节我已经询问了安特杰大人，确认是这份文件中所写的情况。”

“405号拦得住安特杰吗？”奇恩问道，“为什么安特杰不立刻进行追击羔羊？”

“让四季·斯普琳释放魔箱的指令是安特杰大人直接下达的，但他自己当时并没有选择追击。具体原因他不愿意透露。”阿特拉斯这么回答。

“真是的……这一家的人都不让人省心。”奇恩叹了一口气，微微皱眉，“看来现在状况不容乐观。”

阿特拉斯在这时候提出了问题：“163号那边没有消息吗？”

“星光公司仍然不肯透露V5型163号游戏机的机主是谁……毕竟有财力成为他们客户的人大多都是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态度很强硬，除非我们给出确凿的证据，否则对方不会妥协的。”奇恩回答道。

“以警方名义呢？”阿特拉斯问。

“那样的话对方就会走法律途径，一旦开庭审理就会对AA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阿特拉斯挠了挠头。昂贝第一次看见阿特拉斯露出如此焦虑的表情。

“冷静些，欧普顿。”奇恩以命令的口气说。

阿特拉斯随即停止了动作。

奇恩接着说：“总体上我们仍然占优势，而且163号暂时还在帮助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出在AA自身，立刻设法对部队进行整改的话，形势想必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阿特拉斯低头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我有一个想法。”

6

约特走在街道上。

没有脚步声，什么都没有。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空洞之中。

为什么自己会忽然想到那个片段呢……约特问自己。自己为什么仍记得那最早的记忆呢？

空气有些潮湿，似乎待会儿就要下雨了。

聂已经失去了踪影，只留下约特独自一人。一切一切又在他耳边重复，魔箱的重量仍在他的手上。昨日，那日，仿佛都在面前。

一小时前，约特在图书馆中因好奇心翻动了十六年前的报道。

“光柱事件”，一道波及了整座城市的光柱，摧毁了无数的建筑，夺走了无数的生命。即使是在距离光柱中心数千米的地方也有许多起死亡事故。

报道上有一张照片，是在事件发生一周后拍摄的都市中央。照片被一张圆形的巨大坑洞填满，放眼望去只剩废墟。光柱中央所有建筑全部被彻底摧毁，所有生灵死亡殆尽，不剩一花一草。令人绝望的黑白图景，刺眼的像是致命的毒药。

报道上记载，光柱的中央原先是一家医院——妇产科医院。那家医院当时的所有医生护士以及病患全部因光柱的冲击去世，记录上无一生还。

报道的下方有很长的一段名单，写的就是当时在那家医院中逝世的人们。

那一刻，约特知道：这其中有一位是自己的父亲，有一位是自己的母亲，有一位是曾经的自己。只是……自己认不出来罢了……

为什么……为什么死神不将自己一同带走呢？

约特走在街道上。无力感袭过自己的全身。有细细的雨点打在自己的头上，却像千斤压在身上。

他想知道歉，可是对谁呢？

他想知道歉，可是为何呢？

他从未祈求过获得生命，从未祈求过要求获得魔箱，也从未祈求过获得与他人一样的生活。他不羡慕别人拿着手机，不羡慕别人拥有钱财，不羡慕别人吃着美食，不羡慕别人享受着亲情，不羡慕别人自由自在，不羡慕别人自出生起就站在阶梯的顶端……

他知道自己一无所有，所以自己才不会失去。

约特走在街道上。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一直都是如此的，从出生到死去，他一直走着一段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毫无意义的路。

他只是要走，走，走，走……像是要逃离什么东西。

开始下雨了。

自己为了什么出生？自己为了什么前进？自己为了什么逃避？自己为了什么道歉？自己又为了什么死去？

“你为了什么活着？”

“我不知道啊！”

约特一头撞在了巷子末端的墙上。前面已经没有路了，已经死去的灰色墙壁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约特，上面点点腥红像亡灵的眼泪。然后雨无情地将约特在墙上留下的唯一证明夺走，不留下一点痕迹。

有的人感到悲伤，是为了不再痛苦而悲伤；有的人孤独，是为了得到同情而孤独；有的人迷茫，是为了忘却过往而迷茫……

约特转过身来，扶着墙往回走。那只名叫“记忆”的怪物始终紧跟在他的身后，朝他咆哮。

灰色的模糊的雨，洗遍了整个世界。嘴角有一丝血腥味道，昨晚留下的伤仍然没有恢复。

这种感觉是如此熟悉，如此相似，如此令人绝望。这个地方，这个天气，这个味道。

约特的眼前仿佛显出了一个熟悉的人影——矮小的身体，凌乱的紫发，无神的眼睛。约特心里知道：这个手拿一本厚书的人就是5年前的自己。

5年前的羔羊抬头望了望天，口中念道：“又下雨了……”

羔羊往前走去，身形恍若紫色的幽灵。约特知道，这时的他刚从路瑞多学院的图书馆中走出来。他拖着自己的身体跟上了羔羊的步伐。

两个约特走得都不快。他们的身影中央，雨水迷离。

羔羊又拿出手机来看了看。他们两人都知道不会有人给自己发送信息的。羔羊又收起手机，在小巷中穿行，寻找着能够避雨的地方。

约特知道接下来会遇见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他没有尝试着去阻止。因为这一切都是如此——他早已习惯于受苦。

对，就在那个巷口。约特目睹着羔羊往前走去，撞上那个与羔羊相比要高大得多的青年，摔在了街道上。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像雨水一样平淡而无趣。

“臭小子，你妈没给你生眼睛吗？”对方驼着背，朝羔羊露出了充满了厌恶与不屑的表情。

对方身后还跟着两个青年。三人的五颜六色的衣服上都画满了乱七八糟的图案，手上戴着首饰戒指，顶着烫过的发，携带着雨水也洗不掉的浓重酒气。

“对……不起……”羔羊说。约特知道这时候他的背脊已经开始发痛了。

“诶，大哥，他穿着路瑞多的校服诶。”一个矮个子青年对领头的人说。尽管他戴着一顶爵士帽，但仍隐瞒不了他低矮的身形。

“糟糕……他可能带着保镖，咱们快……”

“大哥，没看见有保镖。”另一个青年说，他挺着一个大肚子，脸上的肥肉在说话时微微颤抖。

“哦，没有保镖吗……”当头的驼背男也往四周看了看。他们看不见约特，在搜索了四周后面面相觑，露出猥琐的笑容。

“小子，你把小爷我撞疼了，给一些补偿费吧。”驼背男的台词与约特记忆中一模一样。

羔羊挣扎着想要站起身来。他慢慢地从口袋中摸出学院每月固定分配给学生的零用钱，放在了对方的脚下。这是当时的羔羊所有的钱财了。

“噫，才这么点，你小子是不是看不起老子！”

说完，驼背男一脚踢在羔羊的脸上，使他的头再度砸到冰冷的地上。约特记得当时自己口中的血的味道，如此真实，如此清晰。

“这……”羔羊喘着气，勉强挤出字来。他浑身上下都已经脏了，混着雨水像混着污泥。都市中央的雨水从来都不干净，洗不掉羔羊身上的灰尘与伤口。

“这是……所有的……”

“闭嘴！”驼背男没心情听羔羊废话。

——哪怕你献出了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全部，世界也不会产生丝毫的波动。

驼背男又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别人后对矮个子说：“你去搜。”

“好……”矮个子走到瘫在地上的羔羊身旁，摸索着他的口袋。

“瓶盖，碎纸片，橡皮筋……这臭小子身上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哦，发现了一个手机！”矮个子说着，夺走了羔羊的手机，拿给了驼背男看。

驼背男端详了两眼，把手机扔回地上，然后狠狠地踹了羔羊一脚。很痛，约特记得，但那时的自己除了摆出痛苦的表情之外也没有力气吐出一个字。

然后驼背男冲矮个子怒骂：“这个手机是路瑞多学院送的，每个学生都有，你个白痴！它还没你的腰带值钱！”

“呃，对不起大哥。”矮个子低下头，“不过有总比没有……”

“白痴！”驼背男又踩了羔羊一脚，踩在羔羊的手臂上，疼的像是在截肢。羔羊的眼睛睁得很大，紧紧地咬住牙齿，险些要昏厥过去。

“把手机拿走了学院调查起来怎么办！如果路瑞多学院判断学生遭到抢劫而调查起来的话我们可就遭殃了！”

“对不起大哥！”矮个子退了两步，“可是这小子身上真的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对了，魔箱！大哥我把他的魔箱搜出来！能进路瑞多的话这小子的魔箱应该很值……”

矮个子抬起头来时看见了驼背男阴森的脸，害怕地立刻低下头来闭上了嘴。

“你妈没告诉你魔箱是拿不走的吗？啊？！”

驼背男这次一脚踩在了羔羊的胸口，压得他喘不过起来。嘴中的血溢到了嘴唇外，沿着嘴角流过自己冰冷的脸，流淌到地上。

羔羊心里明白，这些人只是在无理取闹罢了。大哥只想把对矮个子的怒气发泄到哪里去而已。

约特心里也明白，但他没有尝试着去搭救自己。他就站在一旁冷眼看着，注视着羔羊痛苦的模样。

——羔羊当时没有祈求过他人的帮助。他从没有祈求过他人的帮助，因为自己没有寻求帮助的理由。他从不觉得自己可怜。

约特注视着羔羊的眼睛，感受到了自己身上那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场，仿佛——仿佛有一道坚实的厚墙堵在两人之间，将两人隔开千里。

“大哥，我估计他的魔箱是手边的那本书。”这话是胖子说的，“看上去连一根鞋带都不值。”

“听到了吗？”驼背男恶狠狠地说，也不知道是对低着头的矮个子说，还是对躺在地面上的羔羊说，还是对冷眼旁观的约特说。说完，他一脚把那本生着铁锈的书踢飞了。

——魔箱就是一个人自己。魔箱的弱小就是人的弱小。魔箱是个废物，那魔箱的拥有者也注定是个废物。

“还有没有东西，嗯？”驼背男对矮个子说。

矮个子又到羔羊的身上翻找了一通，最后扭过头说：“真的没有东西了，大哥。”

“嘁，穷光蛋，这家伙身上的路瑞多校服应该是偷过来的吧。”驼背男朝羔羊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这时候胖子又说了一句：“大哥，我想偷到路瑞多的校服和手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嗯？新来的，你说了什么？”

驼背男扭头瞪了那胖子一眼。他的脚踩在了羔羊的脸上，来回拧动着。羔羊紧紧闭上了眼睛，鼻子中流出了鲜血。黑暗中，除了痛苦什么也感觉不到。

“……我什么也没说。”胖子说，“大哥，差不多该走了，雨要变大了。”

“嘁。”驼背男把脚从羔羊的脸上拿走，看着他瘫倒在地面上喘着气。约特记得每一口空气都混杂着令人作呕的味道。

“走了。”

驼背男抛下这句话，双手插在裤袋中离开了。

胖子摇了摇头，冷漠地跟在他身后。

矮个子则捡起地上从羔羊身上搜刮的零散的钱，思索了片刻，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三人离开了，又只留下羔羊和约特静止在雨中。

这一切是如此的真实，约特仍能感受到羔羊身上的所有痛苦。

这一切仿佛一场电影，却清晰地令人难忘。

一个站着的人，一个倒下的人，一场雨，一滩鲜血，便是一个世界。

约特脸上毫无表情。他静静地看着羔羊缓慢地尝试从地上爬起，又摔倒，再爬起，再摔倒……如此重复，像没有尽头的电影卡顿，像出了错误的世界法则。但约特知道，这是真实的，这就是自己当时从地上爬起时经历的一切。

最终，不知多久之后，羔羊摇晃着站起身来，用右手扶着巷口的墙。他往地上吐了一口血，擦了擦嘴。他捡起地上的手机，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羔羊开始往前走。约特跟在他身后。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往前走呢？你要走到哪里去呢？前面有什么呢？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雨开始变大了。雨点模糊了羔羊的视线，也模糊了约特的视线。雨点使得世上的一切变得模糊而未知，使人们能够忘却看见听见的一切，然后看见听见自我。

“你为了什么活着？”

羔羊只顾往前走着。他可能要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忘记这一切……可是他为什么要忘记呢？忘记这一切有什么好处呢？

忘记了，这样自己才一无所有。

忘记了，这样自己才不会因为想到爱自己的人而痛苦。

雨点越来越大。它打在房屋上，却没有打在屋内的人身上；它打在街道上，却没有打在地下已然逝去的人身上；它打在江流上，却没有打在江流中的人身上；它打在天穹之上，却没有打在天上的人身上。

然后，雨点打在了羔羊·约特身上。

为什么？

这个问题像永远不会散去的魔鬼，死死地缠在了羔羊·约特身上，砍下他身上的肉。

不知道。

自己真的真的不知道。自己真的真的没有办法知道。

“为什么呢……”羔羊口中念着。他的脸上一如既往地没有表情。

他问手边的墙：“为什么偏偏是我呢？”墙壁没有回答他。

他问脚下的路：“为什么我要出生呢？”道路没有回答他。

他问身上的雨：“为什么我要忍受这样的痛苦呢？”雨滴没有回答他。

他问天上的神：“为什么你要夺走我唯一的爱呢？”神明没有回答他。

他用自己颤抖的手拿出手机，打开了搜索软件：“为什么我要活着呢？”

片刻，手机上弹出了一个候选项：人活着就是为了这款游戏！身临其境！一键满级！立刻点击……

羔羊奋力把手机扔到了墙上，看它碎裂成了残破的金属，然后倒在水坑当中。

然后羔羊也无力地倒下了，靠在了墙边。他走不动了。他真的没有走下去的动力了。

“为什么……”羔羊自言自语，“为什么呢……我都已经选择抛弃一切了，为什么我还要受到这些痛苦呢……为什么我要到这世上进行这样的一段旅程啊……”

约特就这样站在一旁看着。这种感觉是如此熟悉，令他憎恨：他不知道，而且没有人愿意回答。这就是雨中的那一天的感觉。

世上的一切，就像雨水一样平淡而无趣。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去死呢？”约特开口了。

羔羊抬起头来。

11岁的羔羊·约特与16岁的羔羊·约特隔着一层雨墙相望。

“你没有金钱，没有地位，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没有能力，没有目标，没有动力，没有意义。你是时代的异物，整个世界都弃你而去。你从出生开始就是错误，所有曾经爱过你的人都为你受苦。你为什么还要活着？”

这是16岁的羔羊·约特对11岁的羔羊·约特说的话。

羔羊没有动。

“你害怕吗？你一直在害怕。你害怕再度失去，你害怕再度受伤，你害怕死去后一切记忆都追逐着找你，你害怕死后的世界同样令你绝望，你害怕自己在这个世界中仍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你害怕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孤独……”

“你是个懦夫，你从来不敢面对自己的一切。你紧紧地把自己锁住，不让任何人看见自己。你用厚重的墙将自己与世界相隔，是因为你害怕世界看见自己的痛苦，你害怕他人看见自己的真相，你害怕再度得到别人的同情。你说自己不在乎，可你什么都在乎！”

“你看书，是因为你想逃避，你想从这个世界逃到另一个世界，你想从自己的身上逃到另一个人身上。你想要假装这一切只是一段虚假的故事，假装自己只是故事中的一个简单的小丑，假装自己不曾存在，假装自己活着的目的就是讨好神明——你只是在自欺欺人。”

羔羊·约特对自己说。

“你就和自己的魔箱一样——都是上着锁的书。你用自己的封面拒绝了所有想要阅读的人，用金色的锁隐藏了自己的全部。你试着逃离神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试着从痛苦中得到解脱。你试着去撕下它；你试着不要让别人看到它；你竭尽了全力去反抗它。”

约特说：“你输的一败涂地。这就是你，约特。”

“哈哈……哈哈哈哈哈……”

羔羊笑了，笑的那么开心，笑的那么自然，笑的那么痛苦。

“真羡慕你啊。”羔羊对约特说，“……你知道了自己的生日，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知道了自己的命运，知道了自己的一切。有人关注你，有人关心你，有人需要你，有人认可你，有人为你面对子弹，有人为你庆祝生日……”

约特沉默着。

羔羊继续说：“可你呢？你却不愿面对这一切，你却仍然选择了逃避，你却躲在这个世界里，你却仍然假装自己一无所有！你欺骗自己，你说自己从不觉得自己可怜，你说自己什么都不需要，你还说什么自己从出生开始便注定只能成为标签所写的那种人，只能在爬不上的阶梯下挣扎，只能在鄙夷或同情的目光下‘生存’着。”

“看看你自己的样子！你仍然要站在我的面前假装自己很痛苦，仍然要假装自己很害怕，假装自己早已习惯于受苦，仍然要假装自己是时代的异物！你感到痛苦，是为了感到痛苦而痛苦！”

约特说不出话来。

羔羊笑着，探出手举起自己手边的厚书：“你就和自己的魔箱一样——你明明已经不再长满铁锈，明明已经得到了新生，却仍然将自己紧紧地锁住。你逃什么？你追求的一切就在你的面前而你却不愿接受！”

约特不愿再听羔羊说话了。他转过身来往远处走去。

“你逃什么？你为了什么逃避？你为了什么活着？”羔羊的声音越来越大，刺破了层层雨帘，刺穿了约特的内心，“你早就知道自己为了什么活着了！你早就知道了！你听见了吗！”

约特闭上眼睛奔跑起来。整个世界几乎都倒在约特面前，恍若巨浪要将其吞没。无声的咆哮，从约特的心底喷涌而出。他一人要穿破卷席而来的无尽黑暗，面对自己此生最大的未知。

无论他怎么跑，自己的誓言都在耳畔回响。

“哪怕要付出生命之代价，我也要选择去寻找这个答案！你听见了吗！”

8

约特知道自己睁开眼睛了，因为自己面前并非一片黑暗。

“这里是……”

“哦呀，终于醒了吗？”瞳立刻从床旁的椅子上站起来，于是约特就明白自己身处何方了。

“HH第三分部”，也就是瞳的家。周围灰色的墙同样告诉约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约特摸了摸自己隐隐发痛的头部，才发现自己头上缠着一圈绷带。

“聂才走了一会儿神你就消失不见了，可让她好找。”瞳身上仍然穿着那件淡绿色的条纹睡衣，“最后她发现你独自一人倒在雨中的巷尾，头上还流血了，就像撞在墙上一样，吓得半死呢……把你接回来后立刻就让你替你包扎，像母亲带小孩一样着急呢。”瞳说道这里，笑了笑，“也对，她年纪也不小了……啊，我这句话你可千万别告诉她。”

“嗯……”约特随口应道，直起身来。

“既然你醒了就快点出来吧，他们都在等着呢。”瞳说完，就推门出去了。

约特在床旁找到自己的鞋。他们？约特心里奇怪着，穿上鞋跟上了瞳的脚步。他推开瞳卧室的门。

“生日快乐！”聂的嗓门仍然是那么大，约特立刻就用手捂住耳朵。

“啊，不好意思。”聂看到自己的这个反应，用手捂住自己的嘴。

“醒了么，约特？”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注视着约特的眼睛，“头部感觉还好吗？”

“呃……嗯。”约特回应道，“谢……”

“啊——约特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昨天是你的生日呢，害得我们准备得这么迟。”聂说，推着约特到了沙发旁边。约特这时候才看见璆正坐在璆的左边低着头。

“你今天早上看见那蛋糕时没有发觉吗？”璆说，语速不快。

“啊，没有。我以为那只是老大你心血来潮罢了。”聂把约特按在了璆身旁坐下，对璆这么说。

约特扭头看了看璆。戴着黑色口罩的她用眼神对自己打招呼，约特也对她笑笑。

“为什么我心血来潮会买蛋糕吃啊……”璆念叨着。

“这不挺好的吗？”瞳说，走到茶几旁拿起了随身听，“或者心血来潮买个星光游戏机也可以……”

“可是你几乎没有办法玩游戏吧。”璆对瞳说。

“哎呀，有总比没有好，音游什么的还是可以玩一下的。”瞳说着，坐在了鋆的右边，把一只耳机塞到了自己的耳朵里，“还能拿出去炫耀一下，多有面子。”

“别被别人抢走就不错了。”聂这时候说，打开了冰箱，取出一个大盒子放在了茶几上，就摆在约特的面前。

“这是……”

“不都说了‘准备得迟’了吗？那当然是——”聂把盒子打开，露出里面的蛋糕来，“生日蛋糕啊！”

约特看见蛋糕的中央用紫色的奶油写着羔羊·约特的名字。蛋糕的旁边还有用奶油画的小人，露出开心的表情。蛋糕周围用草莓等等水果装饰得很漂亮。

“这可是我亲自准备的蛋糕哦！”聂自豪地说。

“我出的钱呢。”鋆说，“你得记得还我。”

“哎呀快点来吃吧肯定很美味。”聂假装没有读到鋆的话，把蛋糕盒子彻底拆开，说，“甭帮个忙呗。”

鋆点了点头，取出自己的魔箱——那把匕首，然后开始切蛋糕。

“记得把草莓留给我。”瞳戴着随身听说，脑袋已经开始晃起来了。

“还有心的那份。”鋆提醒道。

鋆干净利落地把蛋糕切成了五份。其中写着约特名字的那块最大，被摆在了约特的面前；有草莓的那份给了瞳；小人儿给了聂；有樱桃的那块被放在了一旁；剩下的蛋糕则给了鋆。

“啊……嗯！”瞳立刻就拿起叉子叉起一块蛋糕，咬了一口，露出美味的神色，“真美味啊！不愧是高档蛋糕，味道不能再赞！”

“我买的是还是普通蛋糕哦。”鋆说。

“没关系，好吃就行！”瞳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脸颊上，微笑着，看上去很幸福。

“嘿，瞳！我们的主角还没吃呢，你怎么都已经开口了？”聂问她。

于是众人的目光放在约特身上。

“快吃吧，味道不错。”瞳笑着说，“起码不会把你毒死。”

“瞳你少说两句话也不会怎么样吧。”鋆说。

“嗯……”约特笑着摆摆手，“我还是……算了吧。”

那一刻，所有人都沉默了。聂露出了疑惑的表情，瞳把叉子放下了，鋆提了提外套的领口，鋆闭上了眼睛。整个客厅陷入了尴尬的气氛当中。

“真尴尬哪。”瞳把这个词说了出来。

鋆站起身来，说：“既然这是你的选择，我们就不会逼迫你。不过现在你应该已经被列入了AA的通缉名单中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设法把你送到华纳岛（Ran）去并给你找一个住所。在那里你换一个名字，想办法把自己的魔箱隐藏起来，就那样安静的生活吧。聂，你来驾驶。”

“了解……”聂叹了一口气。

“约特，你的那块蛋糕要不留给我吧？”瞳说。

“瞳。”鋆用责备的语气说。

“好——我知道啦。”瞳把另一只耳机也戴到了自己的耳朵上。

“约特，你记住，以后绝不要再提起魔法。”鋈接着说，同时往大门走去，“在华纳岛上如果发生了什么超现实的事情，你用超能解释就可以了，不会有人追问的。”

他走到大门旁，回头看来约特一眼：“现在跟我来吧，我和聂会送你到渺木江大桥那里，我会在路上约定好船的，你坐上船就可以了……你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约特看着鋈的眼睛，慢慢地说：“……什么？”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带走的东西的话，现在立刻准备好，留给你的时间不多。”

“呃……我没有什么需要带走……”

“那就立刻跟我来吧。”鋈说。

“呃……”约特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我、我没说我要走啊？”

沉默。

漫长的沉默。

“噗哈哈……”瞳爆发出笑声来。她捂着肚子倒在沙发上，口中念着：“约特你太有才了！我第一次看见鋈老大被整的那么惨！哈哈……哎呦。”她翻倒在了地板上。

“啧啧，什么情况？”聂挠了挠头，“我没读到约特刚才说了什么，谁来给我解释一下？”

甯盯着自己的脸看着，像是要把约特的脸刺透。

“……羔羊·约特，你认真的吗？”鋈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自己。

“啊……嗯，我想，是认真的。”约特终于慢慢地明白了现在的情况，“我不打算走。”

“我再确认一遍……”鋈从门边走到了约特的面前，“你的意思就是：你打算加入HH。没有错吧。”

“没错。”约特说着，“因为啊，我也没有朋友，也没有家，可也想要了解更多魔法的事情，想要寻找‘答案’……既然AA把我视作敌人了，那我也就只能加入你们……”

“呀嚯！”聂叫了一声，几乎要把天花板都震碎。她的声音把约特的思绪打断了，使他忘记了自己好不容易想好的理由……

“呼……”瞳从地板上爬起，坐回沙发上，好像还没有从笑意中缓过来。

甯看上去像是松了一口气。

鋈露出了笑容。这是约特第一次看见他露出笑容。

“那么……恭喜你加入HH，羔羊·约特。从此刻起你就是HH的成员了，你的代号是脑（Ny）。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对彼此请都使用代号称呼。”鋈说道。

“哎……”约特有些吃惊，“我这就算加入了么？不用签什么协议书作证明之类的？”

“不需要。”鋈回答，“这是HH一贯的行事风格。不需要你签字作证……因为神看着。”

约特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最后从嘴中说出的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了。”

“那么，吃蛋糕吧！”瞳说，又拿起了叉子，“我可等不及了！”

聂也拿起了那块小人儿蛋糕吃了起来：“嗯！真的很好吃！”

鋈说：“那就这样吧。”他自己也拿起了自己的那份吃了一口。

约特仍然摆摆手：“我不喜欢吃蛋糕……”

“吃一口！毒不死你的！”瞳笑道，“不吃可就是不给釜老大面子了哦？”

“瞳。”釜再次用责备的语气说。

于是约特也拿起了叉子，叉起一块写着自己名字的蛋糕，放在嘴中。这就是自己做的选择。这是自己往寻找“答案”的道路上的巨大一步。

总有一天，约特相信，自己会打开自己的魔箱，找到自己的“答案”的。

“嗯……”约特睁大了眼睛，不禁赞叹，“好甜啊……”

9

“派对”过后，聂拿着一罐啤酒走到了瞳的矮房子的屋顶上。

有些寒冷的夜风拂过自己的脸，使得自己的酒醒了一点。

她看见明月之下瞳的背影，浓绿色的卷发像夜色的精灵。她站在屋顶的栅栏旁，面对着穿过“金属森林”的稀薄月光。

“你呆在这里做什么呢？”聂问道，走到了她的身旁，“总不可能是看风景吧……”

“岑吗……我在练习魔法，你看……”她转过身来，给聂看自己的手心。

她手上是几块小小的石头，一块垒在另一块上，没有用手支撑却仍然保持着平衡。

“不错呀。”聂笑笑，问道，“可是你为什么要偷偷躲在屋顶上练习呢？”

“我是想给一般人表演魔术来着的。”瞳说，“我迟早得找个工作吧，也不能一直让你们养着我。”

“……想给我们一个惊喜？”聂问。

“既然被你发现了就不算惊喜了吧。”瞳的看上去有些失落。

“……那我不告诉老大他们，这样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惊喜了。”聂说，喝了一口啤酒。她望着远处的高楼在明月下仍然放着五彩的光。凯旋城不论昼夜都是如此明亮，不论昼夜都是如此宁静，对聂而言。

“谢啦。”她笑了笑，把手上的石头收了起来。

聂看着身穿睡衣的瞳。她的身影溶解在夜色中，如此单薄而美丽。她又喝下一口啤酒。

“美狄亚……你对约特的看法是什么？”聂压低了声音问。

“看法？”瞳笑了笑，“人不错。”

“还有呢？”聂接着问。

瞳撇起嘴，说：“我想想……他有些迟钝，走起路来却几乎没有脚步声……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有些白痴，比如‘为什么要洗澡’之类的。不过一提到魔法就来了兴趣。他清楚地知道不少事情，这点挺叫我吃惊的……嗯……总体而言，是个好人呢。”

聂喝了一口啤酒。

“说真话。”聂说。

“……我说的是真话啊。”瞳回应，“难道他不是这样的吗？”

“我要听的是真心话。”聂对瞳再了解不过了，她知道瞳什么时候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什么时候的话是虚伪的。

瞳沉默了许久。聂看见她脸上的笑容逐渐褪去。

“我讨厌他……”瞳说道，“我讨厌他那副浑浑噩噩的样子，讨厌他明明拥有力量却甘居人下的态度，讨厌他身上那种挥之不去的自卑感，讨厌他甘愿承受痛苦的性格，讨厌他轻易相信死亡的念想，讨厌一无所有的他可怜别人的那种姿态。他明明拥有反抗命运的能力，却不愿意去反抗，将神丢给自己的痛苦看作理所当然。他不知道有人那么的羡慕他的能力，不知道有人那么嫉妒他的生命，不知道……”

她的语速越来越快，最后到了聂读不懂的地步。

“抱歉！美狄亚，”聂打断了她的话，“你能不能放慢速度再说一遍？”

瞳沉默了，她的嘴唇没有再动。

聂知道，这说明她不想再说话了。她喝了一口啤酒，静默地看着高楼之间的月色。

第5章 和平的日子（上）

1

这城市变化真大。

维奥拉（Viwra）走在凯旋城的街道上时，心里是这么想的。

高楼林立，车马喧嚣。空气中的烟尘不时展现着自己的存在。阳光倒是明媚，只是车窗太过刺眼。

维奥拉叼着右手中可乐纸杯的吸管，东张西望。她并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了，只是她有些惊奇：为什么这座城市与她印象中如此不同。

街旁的商店橱窗中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华美服饰，花枝招展，希望能战胜一旁可怕的标价牌。这场战斗也不知持续了多久，也不知要持续多久。

高楼的显示屏上播放着五彩斑斓的图画。如果自己有这么大的一台电视的话绝不会用来播放这上面的东西，维奥拉想。

街道上匆忙的人群混杂着匆忙的车。人们之间的距离是如此的近，同时又是如此的远。维奥拉身上穿着的红紫色连帽卫衣就像披风，隐藏起了自己，也隐藏起了整个城市。

难得自己回这里一趟，却没有看见任何熟悉的东西。

算了吧，反正自己也不是回来逛街旅游的……维奥拉提醒自己。

留给自己的时间本就不多，维奥拉也就不在街道上闲逛了。她转身走进楼层中间的小径内，这应该是通往目的地的最短路径。

两旁高耸的楼遮挡住了绝大部分阳光，这对喜欢阴凉的维奥拉而言再好不过。同时气温也不高，因为新下过雨，稍呛人的空气中还是有一些水滴的味道在的，像往苦咖啡加了少许白糖。

下次记得让他也往咖啡里加糖吧，维奥拉想。

维奥拉的速度不快，与其说是悠闲不如说是漫无目的。大街道是宽阔笔直的，小巷内部却曲曲折折，偶尔还能撞见一个死胡同，让她感觉置身于迷宫当中。

不过维奥拉的方向感不差，只要记住了目的地的方位，走这“迷宫”并非难事。这回事一场轻松的“旅程”的，维奥拉想。

“站住别动！”

好吧，看来自己想错了。

他缓慢地转过身来，往声音的来源处看去。

男性两人，年纪不算很大，一矮一驼背。距离约2米。两人都穿着花哨的衣服，带着花哨的首饰，摆着花哨的表情，一副街头混混的样子。他们的身影都挺适合小巷的，维奥拉想。

驼背男看见了维奥拉的脸，吹了一声口哨，露出了猥琐的笑脸：“没想到还是个漂亮妞儿啊！这下可赚大了。”维奥拉感觉到他的目光从自己的脸部开始向下，扫到小腿，在胸部出多停留了一会，“还挺有料……”

维奥拉没心思理会这些家伙。她正想着扭身离开，却听见自己的后方又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听上去也是一位男性，身材偏胖。

看来现在的流氓也是有点脑子的——变化真大——维奥拉的嘴离开了吸管。

“喂，那边的小妞。”驼背男搓搓手，盯着自己，“小爷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借点钱来花花吧……500途（Tymmy）就够了。”

“我身上只有200途。”维奥拉冷漠地回答。

“……没关系，剩下那300途，你可以用别的东西来换啊……”驼背男舔了舔自己干枯的嘴唇。

“大哥你没必要说那么多废话，”他身旁的矮个子插嘴道，“直接用抢的不就可以了——啊！”

那个驼背男用拳头砸了一下矮个子的头，张口骂道：“就你屁话多！你自个儿上去抢啊！”

“啊……遵命……”那矮个子径直上前，却抬头露出了阴险而卑劣的笑脸，一副“老子抢先了”的表情。

看来自己又想错了，维奥拉在心里说道，这些家伙依旧没有脑子。于是她又叼起了吸管，喝起了饮料。

“怎么——连求救都不敢了吗？”矮个子低声说着，“还是说你知道求救也没有用呢……哈哈，老子就喜欢这样的！”

说完，他忽然加速扑了过来，还朝维奥拉露出了一口恶心的牙齿。

只能这样喽。维奥拉闭上眼，稍微抬起左脚。

当矮个子的手触到维奥拉的腰肢时，她的膝盖已击中对方的脸，将其击飞撞在了墙上。那矮个子连惨叫也没有发出就失去了意识。

维奥拉还“沉醉”在这种打击感之中时，她却又听到身后的奔跑声——是朝自己逼近的。

也有反应快的家伙嘛，维奥拉想。左脚落地时她立刻俯身，避开了那个胖子朝自己背部用小刀的刺击，然后又迅速抬头，使自己的后脑勺狠狠地撞在对方的鼻梁上。

当维奥拉恢复站姿时，她头上戴着的兜帽向后落下，露出了美丽的金色短发，即使在阴暗小巷中仍闪闪发光。

“唔——”维奥拉听见了身后的呜咽声，却没有听见倒地的声音。

维奥拉睁开眼，在转身的同时后退一步来闪过胖子的斩击。紧接着是对方没有间断的斩击，于是她抛起了手中的纸杯，接连后退闪避，同时旋转起自己的身体，找准了时机在他肿大的肚子正中央狠踢了一脚，使对方飞出一小段距离后翻倒在地。

她停住脚步，接住了落回手上的纸杯，上前三步，在胖子直起身前就一脚踩在对方胸口。维奥拉的嘴离开了吸管，她稍弯下腰来，说：“挺着这体型却有这么好的身手和反应力，不加入AA却当什么混混，真是可惜。”

说完，他稍用力一踩，胖子发出一声“嘎啊”便失去了意识。

“最后……还有一个。”维奥拉转过身时，却看见此刻的驼背男已经直起了腰，用看怪物一般惊恐无措的表情看着自己。

“原来是能直起背来的吗？”维奥拉随口念叨道。

“唔啊啊——”那个“驼背男”尖叫了一声，扭身就跑，连打了数个跟头。

像这种家伙，估计在战场上半秒也活不下来吧，维奥拉想着，将左手从口袋中伸出，弯腰捡起了地上的空易拉罐。她将其揉成一团，轻轻上抛了数下，确认好适中的力度，把它朝逃窜男的背后丢去。

在易拉罐砸到他的后脑时，那男的就面朝地倒下了。

“糟糕……”维奥拉露出尴尬的表情，“本想打他后背的……算了，这个力度应该是连小狗都打不死的吧……”

她又叼起了吸管，免得自己在自言自语。维奥拉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拍去沾染的灰尘。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得打扮得好一点，维奥拉想。

她转过身来，瞥了一眼倒在地上的身穿黑色皮外套的胖子。

挺适合他的。维奥拉想着，从他的身旁走过。

直到她走出小巷，阳光直照射到自己脸上时，维奥拉才想起来戴上兜帽。

变化真大啊，这座城市。

无论是风景还是人物，这城市都已不再是维奥拉记忆中的凯旋城了。有的楼倒了，有的楼被建起来；有的人死去了，有的人再度回来。维奥拉吸了一口饮料——也许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已不同了吧。

这时候，远处，大厦上的几声金属碰撞声吸引了维奥拉的注意。她看见那大厦上巨大的残破缺口，那是受到如山一般巨大事物——比如说大象——的快速撞击才能产生的缺口。不少建筑工人正在那里进行着修补作业。

看来自己又想错了。维奥拉的嘴角浮出一丝微笑。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座城市里还是有些没有变的东西的嘛。

维奥拉拉了拉自己的帽檐，转身往坟场走去。

2

“这……是什么？”约特看着自己手心躺着一个半月形的机械，问璆。

“你不喜欢用手机，对吧？”璆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阳光从约特身后的窗子中射入，照在璆的黑色正装上。

“呃，是的。”约特回答。自从5年前他把手机砸掉了之后他就一直没有向路瑞多学院报告这件事情，自己也没有闲钱去买手机……他已经习惯了没有手机的生活。

“考虑到这一点，我请专人制造了这个耳机。”璆说，指了指自己的右耳，约特这才发现他已经戴着一个一样的半月形的机械了，“把它戴上，你就能知道这东西是怎么运作的。”

约特看了看自己手上的耳机。他也没有必要多说什么，便将其戴到了自己的右耳上。

“——听得见吗？”

这时，约特却忽然从耳机中听到了璆的声音。他看了看仍坐在沙发上的璆，意识到他的嘴没有动。

“怎么回事？”约特感到疑惑。

“这就是这个耳机的工作方式——直接读取我们大脑中的言语。”约特再次听到耳机中传来璆的声音，不由得感到惊讶。

约特在心里念道：“意思就是说，‘读心’？”他抬头看了看璆。

“没有那么夸张，但相差无几了。”璆仍然没有开口，但约特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他正在与自己对话，“其实就是将较为强烈的念想转换为语音而已，音量、语气方面会随着这念想的强烈程度发生改变。实际上你听到的话语不完全是我说的话，细节上可能会有所偏差，但如果清晰地将语句在脑中叙述出来的话是不会有差错的。”

“嗯……”约特应着，心里却仍在感叹着这种感觉的神奇。不需要开口就能将自己的想法与他人进行交流，这种高科技超出了约特的想象。

“谢谢夸奖。”约特又听到了璆的声音，“这装置能够有效防止他人听到我们之间的对话，对于执行任务来说再适合不过。”

“……执行任务？我吗？”约特，或者称作脑，咽了一口唾沫。

“没错，今天你要执行你加入HHI以来的第一个任务。”璆看着约特的眼睛。

虽然自己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料到任务来的如此之快。约特拿起桌上的柠檬水，喝了一口。

“嗯……说吧。”约特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有些低。他还是害怕枪里来刀里去的事情的。

“你的第一个任务是……”鏊的声音却很平静，“当我的雇主。”

“什么？”约特差点要把咽下去的柠檬水喷出来。

“小声一些。”鏊皱起眉。

“呃，对不起，鏊老大……”约特擦了擦嘴，尽管自己并没有真的喷出来。

“你别跟她们学，”鏊说，“称呼我为鏊就可以了，别加‘老大’。”

“呃，是。”约特回应，“那个，鏊，‘当你的雇主’是什么意思？”

鏊靠在沙发上，说：“自然不是真的当我的雇主——而是假扮为我的雇主。而我接下来要扮演的是你的保镖。这就是你的第一个任务了。”

约特仍然没有完全明白鏊的意思：“为什么我们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呢？我们要去演出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确实要去参与一场‘演出’……”鏊面无表情，“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凯旋城拍卖会。”

约特等着鏊说下去。但他却喝了一口柠檬水，看上去没有要继续解释的意思。结果只能是约特再度提问：“那个……凯旋城拍卖会是什么啊？我没有多少钱，也就没有去过拍卖会之类的地方……”

“连凯旋城拍卖会也没有听说吗？”鏊的脸上稍有点吃惊神情。

约特无奈的摇摇头。

“好吧——”鏊放下柠檬水，轻叹一口气，“由于我们要赶在拍卖会开始之前出发，所以时间不多，我就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拍卖，就是一群人围坐在一起购买商品的活动，谁出价高谁就能够获得商品。而凯旋城拍卖会规模与一般的拍卖会不同，它要求每一位买家必须携带着恰一位保镖，而且出价过程也必须有该保镖代替买家、也就是自己的雇主执行。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买家的个人隐私。”

“既然如此，”约特又问道，“为什么我要扮演买家呢？我根本没有去过拍卖会啊，更别提怎么出价了……”

“脑，你还没有理解吗？”鏊又说，“在这种机制下，所有的操作都有保镖一人完成，而买家所做的只是坐在作为上对保镖‘下指令’罢了。”

“啊，也就是说……”约特终于反应过来，“我只需要假扮为买家，而执行操作的人其实是鏊你自己。”

“不错，这才是凯旋城拍卖会保护买家的真正手段：混淆视听。”鏊说，“当自己想要的商品被其他买家以更高价拍走的情况发生时，那些并不聪明的人只会去调查坐着的买家，而保镖的真实身份反而得到了隐藏。”

鏊又喝起了水，但声音仍在约特耳中想着：“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参与凯旋城拍卖会了，其中也发生过几次异常情况，对同一件商品的争执也在所难免，有人会记恨于我也并非不可能——所以我需要隐藏。以往买家都是由瞳扮演的，也有被认出的风险存在。而买家在换成你这张新面孔的话就会安全许多。”

约特没有办法反驳。而且这个任务听上去并不是那么危险，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替身罢了。

“说白了，我只是带你去见见世面的。”鏊说，“毕竟你原先一直生活在路瑞多学院和图书馆中，对都市中的一些事情还不是十分了解。”

“‘都市中的一些事情’？”

这时候，一个女性的声音却突然传入约特的耳中：“鏊，南场。”

约特向四周看去，却没发现任何人的身影。他又听见璆说了一声“了解”，才意识到这应该是耳机中的对话。

“那是我的秘书，她负责场外联系。”璆解释道。

璆站起身来，说：“现在已经公布会场的位置了，我们立刻就要动身。”

“啊，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下衣服？”约特站起身时，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还穿着这件有些凌乱的校服。

“没必要。”璆的声音，“别人看见你穿着路瑞多学院的校服的话，第一反应会认为你是富二代，没什么人会关注你的领口整齐不整齐。走了。”

“……是。”约特跟在了璆身后。两人走在虎皮地毯上，璆推开木门，径直走向了门前停着的一辆轿车。

这是一辆纯白色的车，一尘不染，如同全新的一样。璆站在车前，往四周警惕地看了看，才打开车门坐进了驾驶座。

“进来吧。”璆的声音在约特耳中回响。

于是约特坐进了后座，在璆的正后方。他在心里问道：“璆，为什么是你自己驾驶啊？”同时他也看向车内，没有豪华的装饰但却相当整洁，背后的座椅也远比聂的车舒适。

“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保镖了，请牢记这一点。”璆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冰冷，“作为卖家的你才是这辆车的拥有着，你不开车是正常的，但保镖也不负责驾驶就显得异常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那么，系上安全带。”

约特照做了，他也看见璆系上了安全带。

“出发了。”

“好——啊啊啊啊啊啊！”

约特忍不住在心里尖叫起来。因为璆驾驶的速度并非正常，而是几乎无视一切交通规则、无视所有行人车辆的速度。即使坐在舒适柔软的座椅上，在这速度下约特也感觉到了它的分量。

“安静一些。”璆抱怨道，“我这边可听得一清二楚。”

约特收敛了一些，但脸上还是露出了惊慌的神情：“璆……你的驾驶方式是在哪里学的啊？”

“是和聂学的。有什么问题吗？”璆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从一辆转弯的大卡车旁擦肩而过。

3

“抱歉，这位小哥，身上有零钱不？”

昂贝抬起头，看见的是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性。她有一头红褐色直发，身穿夹克衫搭工装裤，造型看上去有一丝邈邈，但身材与容貌都是不错的。

她的音量不小，但在人声鼎沸的咖啡厅里并不引人注目。

“……咖啡屋不是有电子支付方式吗？你忘记带手机了？”昂贝问。

“不是啦，是刚才店家的扫描器坏掉了，而且店员还说找不开钱来！有零钱的话就救救急呗。”她将一张50元的纸币放在了桌上。

对方的语气倒是挺自然的，不过昂贝的动作还是有点拘束，毕竟是陌生人。他从钱包中取出4张10元的纸币和2枚5元的硬币，轻放在对方的手中。

“谢啦！”少女朝自己眨了几下眼，便高高兴兴地走了。昂贝目送着她走到柜台前。

“你怎么让桃花运就这么跑掉了呢？”当昂贝把那纸币收进钱包中时，他听见桌对面的伊拉米用懊恼的语气说。

“你脑子里除了变态的想法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吗？”昂贝用细勺搅拌起面前的咖啡来，“再说她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伊拉米笑笑，却仍侧目注视着柜台前：“那她旁边那位呢？”

昂贝随意地瞥去，看见刚才的女性结了账，正跟另一位矮一些的少女聊天。另一位少女有着绿色的卷发，苗条的身材，风衣下短裙和黑色长筒袜隐现，确实是能够征服不少男性的背影。她稍侧过身来，昂贝恰好能够依稀看见她动人的容颜，恍若玲珑仙女。

这时候身量较高的女性忽转过头来，看向自己这边。

于是昂贝转回头来，继续搅拌这自己的咖啡：“不是很感兴趣。”

“噢……不感兴趣吗……”伊拉米用调侃的语气说，“呵，你该不会是基……当我没说。”看见自己杀人目光的伊拉米低下了头，又敲起了自己的键盘。

“……你就不能收起你的电脑吗？难得来一次咖啡厅。”昂贝说。

“我觉得咱们来得挺频繁的呀，每一次出门都会来这儿呢。”伊拉米头也不抬，眼睛里只反射出屏幕的光。

“你上次出门是四个月前了吧。”昂贝喝了一口咖啡——有点烫。

“胡说，才三个月而已。”伊拉米立刻反驳道。

“三个月……你就那么想把自己折磨至瞎吗？”昂贝问。

“你可别忘了我的魔箱是什么。”伊拉米指了指自己的眼睛，露出炫耀的表情，“这可是全方位……”

“‘全方位无死角终极防电磁辐射绝对不近视居家必备眼镜’，好我知道了别再重复了。”昂贝说完，又喝了一口咖啡——这次好多了。

“你知道就好。”伊拉米笑起来，把手放下，“跪着求我要买这副眼镜的人可不少哦，可惜这是魔箱，我卖不了啊，唉……”他装模作样地唉声叹气，尽管他完全不缺钱，跟自己不一样。

“别说脏话。”伊拉米说。

“我没说。”被看穿了昂贝回应。

昂贝不想再理会伊拉米了。他端起咖啡，又端详起这家咖啡厅来。

这里是离自己的寝室不远，或者说是最接近的一家娱乐场所。平日里昂贝都会到这里来坐坐，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虽然咖啡算是老一代人的回忆了，但店里永远只有年轻人。偶尔会有人点一杯咖啡，但因为受不了这苦涩都放弃了。最后人们都只在店里坐坐，玩一玩电子游戏，在网上对所有人说“我来了咖啡厅，这里真好啊”，然后就离开了，假装自己的生活很充实。

由于实在没有顾客，这家咖啡厅被迫宣布“入店就座即需付费”。结果没有想到顾客不减反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争着花钱购买“充实感”，这店也就变得更加热闹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商业上的成功吧，只是卖的东西不一样了而已。

昂贝喝了一口咖啡——有点凉了。

“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问伊拉米，“随便说两个。”

“你终于也开始感到无聊了吗，‘勇士’？”伊拉米仍然使用着那个奇怪的绰号，“让我看看……”

伊拉米在手提电脑中查找起来：“嗯……天启城的银行被盗了，听说又是‘羽蛇神’干的。现在全城都在通缉这两个大盗呢。”

“如今的社会治安还真是差啊……”昂贝说，“还有别的事情吗？”

“红皇后名下公司大规模裁员，估计是离倒闭不远了。”伊拉米说。

“我记得红皇后公司是做游戏的吧……能在星光的脚底下存活这么久已经是个奇迹了。”昂贝慢慢地说，“还有吗？”

“啊，今天好像还是安特杰·安法·乌尔塔（Antej Anfa Ulta）的忌日呢，正好是70年。”

昂贝皱了皱眉：“你就不会说一些能够让人高兴的消息吗？”

“你的要求还真高啊，”伊拉米碎碎念道，“之前还说‘随便说几个’来着……哦，看起来渺木乡（Herehik）要在今年夏天举办十年一次的‘大庆典’呢，现在已经在准备中……”

“你去玩吗？”昂贝问。

“才不去嘞，太远了。”伊拉米秒答道。

“那就换一个吧。”昂贝端起咖啡杯，又喝了一口。

“……呵，昂贝，”伊拉米忽停顿片刻，然后邪笑起来，“我找到了一个你绝对会感兴趣的消息。”

说着，伊拉米把手提电脑的屏幕旋转半周，给昂贝看。

而当昂贝看见屏幕正中央硕大的标题时，差点把口中的咖啡喷在伊拉米的屏幕上。

“银色双枪拍出10亿途天价！”——标题如此写着。

4

“喂喂……”约特看着拍卖场中央大屏幕上显示着的“1 000 000 000”这个数字，心里有点发毛，“这是什么情况……我们这边出价不是只有1万吗……”

“冷静些，脑。”站在身旁的鏊把手轻搭在约特的肩上，“大幅度提价是拍卖常用的技巧，起威慑其他买家的作用，不用惊慌。”

“可是……这个幅度也太大了吧！这可是10亿啊！”约特用手捂住自己的嘴才没有让自己尖叫出来。10亿……这是自己鲜少想到的数字，如今它却以“途”这个单位呈现在约特面前。

这是什么概念呢？十座图书馆？还是一百座图书馆？约特不清楚。他只清楚：这就是现在那拍卖场上摆在玻璃展柜中央的两把银色手枪的价格。

由于这个数字太过庞大，主持人已然宣布暂停拍卖，要求13号证明自己拥有这样的财力。现在拍卖会的后台程序正在运作，约特不知道进行到了什么程度。

直到刚才为止，那个13号买家一直没有发过话。无论是金银珠宝还是绝世画卷，都只是一步步爬到了高价而已，最高出价也没有超过100万途。约特本以为自己也逐渐明白了拍卖会的操作模式，却被13号给出的这个数字吓到了。

“那个13号一定是疯了。”这是约特的反应。

“那个13号没有疯，绝对没有疯。”璆的声音虽然沉稳，但约特仍能够隐隐感受到疑惑的语气，“相反，那个人比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要聪明，比他们知道的都要多。”

虽然会场昏暗，但约特能够听见周围的买家与各自的保镖低声讨论的声音，能够感觉得到他们也慌了手脚。

“秋，听得到吗？”璆的声音忽又在约特耳边响起。

“璆，会场的保密程度你不是最清楚的吗？”有些熟悉的女声，是约特在屋里听到的声音，“情报贩子们大部分都没有能力调查到买家的信息，就算有，面对开得出这样价格的人物，花的时间也……”

“不必调查13号买家，”璆果断地说，“去调查13号的保镖，立刻！”

“了解。”那个女性也没有犹豫，立刻答应后便不再出声。

约特虽然不知道13号买家的身份，也无从判断那个人的性别、年龄等信息。但那个人的保镖的声音约特能够清晰的记得——是有些尖锐的男声，却相当有气势。

“璆你似乎也有些在意这个13号啊，果然是因为这个出价吗？”约特问道。

“不，重点不在于出价。”璆回答，“而是出价竞拍的目标。”

“那两把银色手枪？也是，一般人不可能出那么高的价格买两把手枪的吧，除非是……”

“除非是认识我的人。”璆说。

“……这是什么意思？”约特暗自把“疯子”这个词收了回去。

“我还没有跟你说过吧。”璆说着，稍拉起自己的黑色衣服，露出腰间的东西。在那极近的距离下，约特看清了——那是银色的枪，口径比一般的手枪稍大一些，形状和展柜中摆放着的一模一样！

“这是……”约特没有弄明白。

“这是我的魔箱。”璆说，“是银色双枪。”

“噢？那为什么……”约特又看向拍卖场张扬的大屏幕上展现出来的双枪，确定是一模一样的。

“是仿制品，相当逼真的仿制品。”璆说，语气有些许的动摇，“它甚至能够瞒过我自己的眼睛……如果可以的话，我不希望它流入别手中。”

约特明白了。这就是始终保持沉默的璆不惜暴露自己也要出价的原因。

“现在来看，我反而应该感谢13号。他把我所有的风头都抢走了。”璆说，“接下来，我们不能再出价了，观察情况。”

“明白了……”约特说，“但是为什么13号一下子出如此高的价呢？我仍然无法理解，这只是单纯的威慑吗？”

“恐怕不是，这才让我困扰。”璆说着，似乎在思索，“目前我想到的可能有三种。第一种可能，这个13号与这仿制双枪的制作者有关联，甚至有可能就是本人，出高价的原因是从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这种提价方式太过夸张而且风险太大了，我觉得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第二种可能，就是13号希望借这个报价试探我是否在场，如果我再次提价的话便正中对方下怀了。13号做出的动静太大了，我认为他不会不是AA的人，也许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友好。但如果他真的了解我的话，就会知道我不会在对方是敌是友都还没有判断的情况下贸然暴露身份。

“第三种可能，13号想要假扮成我，故意对这银色双枪出如此高价，目的是吸引外界以及众人的注意。这样的高价能够吸引其他买家调查‘银色双枪’的来历，其结果对我来说可能是相当不利的。但我目前没有想出任何人能够承受如此大的风险对我进行威慑，除了……”

正当鏊思考着的时候，身穿红色西装的主持人又回到了拍卖会场的中央，通过广播向在场的人说：“诸位久等了。刚才我们拍卖会的工作人员已经检查了13号买家的账户，确认账户上确实有10亿途及以上的存款。由于我们没有预想到会出现超出保障金程度的出价额而被迫暂停了拍卖会，对各位造成了不便，对此凯旋城拍卖会表示歉意，请各位买家及保镖能够谅解。”主持人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为了不再扫诸位的兴致，接下来本会将不会在中途暂停拍卖而去检查买家的账户了。诸位请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拍卖吧！”

主持人说完，回应他的却是沉默。没有一个人鼓掌，也没有一个人开口。

“那么——”主持人脸上却仍是笑容，“我们继续对这对银枪的拍卖。13号买家的出价依然是——10亿途！请问还有哪位买家要出价吗？”

仍是沉默。看来几乎所有的买家心里的想法都是相同的——先观察情况。

“10亿途一次！”主持人的声音在会场内回荡，响着警钟一般，语气间透出一种诱惑力。

“秋，”鏊的声音再度袭过约特耳边，“13号保镖的身份还没有调查出来吗？”

“还——没有——哦——”秘书的声音却不像鏊那样紧张，“数据库里没有能够与他匹配的声音呢，包括变声可能也都调查过了哦。真奇怪啊，拥有10亿以上财产的人数应该不多才是……”

“继续调查。”鏊说，“有任何消息就立刻告诉我。”

“10亿途两次！”

“买家那边呢？”这是约特问的，“鏊你确定，呃，不去调查13号买家？我觉得他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和我一样明白保镖机制的真正使用方法，并且反其道而行之。”鏊说，“这点我也有考虑，但风险太大了，我不认为……”

“10亿途三……”

这时，一声洪亮而稍显粗野的男声在会场一侧爆发出来，打断了鏊和主持人的话。

“20亿途！”他说。

5

外面到底在吵些什么？阿特拉斯放下笔，从自己的椅上站起来。

自从与奇恩·里奥会面以来，行政部递送来的报告数量激增。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安特杰亲自出面事件细节的追问与相关报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将羔羊·约特以612号列入AA名单提案通过报告，剩下的还有一些对武装部后续行动方案改动的计划文书。但阿特拉斯真正想要看到的关于163号的交涉问题报告却迟迟没有递送来。

阿特拉斯本就已经在气头上了，听到办公室外不时响起的奔跑声和纸张声，心里自然稍有怒气。

“这些家伙又在玩什么花样？”阿特拉斯低声念道，离开桌子，往前门走去。

“——报告。”阿特拉斯才走出数步，就看见一位身穿送信分队制服的年轻人推看门。

他看见阿特拉斯站在办公室中央，愣了一瞬，但随后又立刻敬了个礼。他的动作有些许僵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紧张。

又是行政部的报告吗……阿特拉斯暗自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他觉得战斗比处理文书容易多了。

“外面到底在吵些什么？”阿特拉斯看门见山地问，“你们奔跑来回的次数可有些异常。”

“非常抱歉！”对方有些手足无措，“是情报分队在处理十分钟前送到的情报，这是报告。”

“什么样的情报需要你们处理十分钟？”阿特拉斯问，伸手接过对方双手递来的文件。

“是……”青年吞了一口唾沫，“是名单163号通过‘星光’送来的邮件。”

阿特拉斯眼一亮，立刻拆开文件阅读起来。

“凯旋城拍卖会……银色双枪……10亿……”

阿特拉斯轻念出这几个关键词，脑中立刻现出了一个数字来：405。

不错，这件事的指向性如此明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到羽如的影子——但这也太明显了，阿特拉斯想，一向谨慎的羽如不可能犯下如此致命的错误，暴露自己的位置。是有人挖下的陷阱吗？但那个人可能是谁呢？阿特拉斯的印象中没有这种人物。

“为什么不早点把这文件送到这里？”阿特拉斯头也不抬地问。

“因为、因为163号发送的邮件原文中大部分内容与本次事件毫无关联。这里是我们从中提取出有用情报写成的报告。”

“突袭分队已经出发了吗？”阿特拉斯问。面对这样的情报，无论是不是陷阱，武装部都不能无动于衷。

“是。”青年回答，“分队队长阴阳·梅卡隆（Ena Megalom）在3分钟前率30名队员离开了，按计划现在已经抵达会场外围。”

“梅卡隆吗……”阿特拉斯稍一皱眉。他果断的行事风格很好，但阿特拉斯有些担心他会大意，“……也罢。”

阿特拉斯合上文件，走向自己的桌前，把五指贴在桌上。

银色双枪……是之前昂贝手上的那两把吗？为什么会在凯旋城拍卖会里？那银枪的制造者是谁？这位13号买家的身份又会是谁？真的是405号吗？如果不是，那个人的目的又会是什么？……疑问接二连三地涌入阿特拉斯的脑中。

“那么，我告辞了。”那位青年见阿特拉斯不再说话，敬了礼，转身想要离开。

“等一下。”阿特拉斯叫住了他，看着他缓慢地转过身来，“我记得上回递送任务的人也是你……你是新兵吗？”

“呃……是的。”他睁大了眼睛，似乎不能理解自己为何要问及他个人，“我加入AA技术部送信分队的的时间仅有一年。”

“名字是？”

“呃，爵士，爵士·沃兹（Jazi Wotc）。”那个青年像朗读文件一样说出自己的名字，“魔箱是，呃，这块表。”

说着，他举起右手，露出那块闪着金光的手表，与那铜褐色的表带。

“这份文件的递送工作是由你负责的吧，爵士？”阿特拉斯问，语气中并无责怪之意。

“……是的。”爵士似乎还是有些害怕，“我以最快速度交给了突袭分队，然后便送至您这里了，中途并没有任何……”

“为什么不送到战争分队那里？”阿特拉斯问，“入侵凯旋城拍卖会这种规模的机构的话，需要有斯普琳的魔箱做保险。”

“呃……”爵士支支吾吾地回答，“因为163号发送的邮件标题……”

“‘标题’？”阿特拉斯皱起眉，“为什么邮件标题会有影响？那标题是什么？”

爵士吞了一口唾沫，像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说。但看见了阿特拉斯严肃的神情后，他还是开了口。

“是……‘我永远喜欢斯普林妹子’。”

6

“口水又流出来了。”昂贝拿起新上的滚烫的咖啡，对面前拿着星光游戏机的伊拉米说。

“……啊，谢谢。”伊拉米擦了擦自己的嘴，却仍是满脸猥琐笑容，“我刚才想到了斯普林妹子，不由自主……”

“作为变态，你已经完全合格了。”昂贝感觉自己的脸上布满了黑线，“你为什么会在玩游戏时想到她？难道你在游戏机里存有她的照片？”

“存照片什么的……”伊拉米的眼光没有离开“星光”一秒，眼睛反射出的光令人眩晕，“我还没有变态到这种程度。”

“啊是吗？”昂贝的嘴角抽动，“那你就是在玩游戏的途中突然想到了她，而且脑补到了流出口水的地步？你玩的难道是……”

“才不是啦。”伊拉米否定道，脸上的表情却一点也不想能否定掉这个猜想的样子。

“那你是怎么想到她的啊？”

“不告诉你——”伊拉米神秘兮兮地笑道，“除非你能告诉我昨天阿特拉斯叫你过去的原因和内容。”

昂贝愣了片刻，然后移开了自己的目光：“这种事情我怎么能说？”

“看吧。”伊拉米坏笑着，“我们两位都是需要秘密的。”

“我的秘密和你的秘密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吧……”昂贝念道。

“……是不在一个级别上呢。”伊拉米说，“我的秘密可比你的重要多了。”

“嘁……”昂贝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却不想跟伊拉米争辩。

……阿特拉斯部长和奇恩部长的谈话内容是关系到整个AA发展的高度机密，阿特拉斯部长特地对自己强调过决不能告诉任何人。

“……你差不多也该放下你的游戏机了吧。”昂贝想要转移话题。

“怎么？你也想玩？”伊拉米瞥了一眼昂贝，又低下头去，“才不给你。”

“不是……”昂贝稍压低声音，“你就这样在公众场合光明正大的玩‘星光’，就不怕被别人盯上然后抢走？”

“怕什么。”伊拉米头也不抬，“有你保护我嘛。”

“……………咦？”

沉默。

昂贝又愣住了。他没有想到伊拉米会说出这样的话，没有想到自己在对方的心里有这样的地位，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被人如此信任……

“……开玩笑的。”伊拉米又笑了笑，说，“你的魔箱连一根树枝都砍不断，怎么保护我？反正被抢了之后我还能再买一个……别说脏话。”

“……我没说。”昂贝扭过头，喝了一口咖啡，忍着烫伤舌头的疼痛喝下喉去。

沉默。

“昂贝，你不会真的是基……”

“信不信我把这咖啡泼到你脸上？”

“当我没说。”

又是沉默。

昂贝看向窗外的街景。灰色楼房，来往行车，忙碌的上班族们，这就是这座都市的呼吸。身后是客人们的交谈嬉闹声，有些嘈杂，但昂贝知道街道上的鸣笛声更加令人烦躁。

“说起来……”伊拉米忽又开口了，“你把那两个玩意儿拍卖了，接下来打算怎么办？10亿五五开就是5亿，这个数字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耶。对你来说的话，5亿够你够买带草坪的豪华别墅，够买豪华游轮顺便举办几场游轮派对，够买女仆管家，甚至还能买一台‘星光’游戏机……”

“都没用。”昂贝仍注视着咖啡店外的街道，“这些都没有办法使一个人变得强大，也没有办法使我的生活变得有趣。”

死气沉沉。这是昂贝给自己，也给这座城市的评价。

“也是呢。我们的‘勇士’大人才不屑于这些身外之物。”伊拉米说着，不像有嘲讽之意，“不过，我觉得你还是稍微珍惜一下现在会好一点哦。”

“有意义吗？”昂贝面无表情，“现在，有意义吗？”

昂贝手边的咖啡轻晃。

伊拉米应该注意到了昂贝的神情，他笑了笑，收起了游戏机：“意义什么的，我怎么会知道呢？人们为何要工作、为何要玩乐，世界为何要诞生、为何要毁灭，我都说不清楚。我只是知道——活着是一件挺好的事情，不是吗？及时行乐，这不是挺好的吗？”

“毫无目的、毫无意义地活着，与死了没有什么区别。”昂贝回答。

伊拉米邪笑着，站起身来：“不会后悔吗？错过了现在，你可能会错过应得的全部哦？”

“也许吧。”昂贝注视着伊拉米，“那是我倒霉。”

“……嘻，真不愧是昂贝。”伊拉米闭上眼，携着笑，从昂贝的身旁走过，往咖啡厅的出口处走去。

昂贝喝了一口咖啡，这次温度适中。

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昂贝想，缩在原地的话就什么都改变不了，无法觉悟的话就无法生存。无论是生活还是历史，没有抗争的话注定只有失败这一个结局。

昂贝能感受到背后的剑，自己的魔箱。哪怕自己再脆弱、再渺小，也必须拿出面对世界的勇气，这是为人、为剑的尊严。

——“而既然出鞘了，便必须竭尽全力。”这句话忽闪过昂贝的脑海，像是谁告诉自己的。

是这样的吗……昂贝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果然，自己还是无法习惯弱者的皮囊啊……

“这位客人。”一位女性服务生打断了昂贝的思考，“请问您还要继续享受咖啡吗？”

“啊，不了。”昂贝心中忽又一丝不祥的预感，有些狼狈地站起身来，“呃，结账吧。”

“好的。两人，靠窗座位，时长一小时，共计1030途。由于店内扫描器故障，请使用现金支付。”

“……1030途？”昂贝有些傻眼。

“是的。”服务员说，“由于您的朋友要求的财物保管、空气清新、噪声屏蔽等额外服务，已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额外的费用。”

“这个额外费用……是多少？”

“是800途。”

这时候，伊拉米那张阴险的脸从咖啡厅的门外探入，对着昂贝说了一句：“别说脏话。”

然后他便狂笑着逃走了，留下昂贝一人站在原地。

“……………伊拉米！！！！！”

7

“……”

当手指触到琴键时，它便不再属于自己了。

此刻，黑白化作一线高低，缥缈着起舞，连起天边的歌声。美丽，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用图画表达。像神的礼物，像无字诗篇，像风涌云散，像浪起岸间。明月，灵魂，眼泪，珍珠，一切融在一起。

随后是自由。无尽的可能，随心而行。整齐又间或凌乱，如同水中潜游的人鱼，华美辉煌的宫殿；忽又似一道巨浪，冲上金黄沙滩边。仿佛有一位少女在起舞，从舞台此方轻跃至彼方，无拘无束中，那一缕缕的是悲愁吗？

曲终。觜的双手离开钢琴。

她的身后忽响起掌声。不热烈，但却像是发自内心。觜回过头来，看见的是一身粉与白的黑发巫女。

“真棒。”心笑着，站在门边。

“……”

觜起身，弯腰致意。也许是自己太入迷了，没有听见心走进门来的声音。

“安蒂妮你没有想过登台演出吗？”心款款走近，问道，“以你的水平，必是早已达到了登台的标准了哦。”

觜稍低下头，摆摆手，表示自己不感兴趣，也没有这般勇气。

“是吗……有点可惜呢……”心坐在觜身旁。觜也坐下时，两人便坐在了同一张椅上，肩膀相贴。

“多才多艺，心地善良……就像童话故事中的公主一样呢。”心浅笑着。

“……”

觜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她只能晃晃头，整理一下自己的口罩。

“……安蒂妮你以前一定是位美人吧。”心注视着觜的眼，距离很近。

觜耸了耸肩。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呢？过去总是过去。而现在的她，只是一位不能说话的普通人罢了。戴着黑色口罩的自己没有夸耀的权力。

再美，也不过是瓶中花。永远没有人会知道那根须间隐藏的言语。

“这首乐曲……”心忽用手指轻抚那钢琴的白键，问，“有名字吗？”

觜摇了摇头。这是即兴弹奏的曲子，她没有思索过叫什么名字。

“你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吗？”

觜耸耸肩。这种事情对她来说无所谓。

“那就由我来去一个名字吧，就叫——”心闭上眼，思索片刻，“叫‘舞蹈的人鱼’，如何？”

“……！！”

觜猛地站起来，睁大了眼睛。她为何会知道自己心中所想？她又为何会知道自己尘封已久的过往？是聂告诉她的吗？还是说她的“占卜”？

“吃惊吗？是想（Hy）告诉我的啦。”心脸上仍是温和笑意，语气间却透出一种认真，“就在昨晚。”

原来她昨晚没有来参加派对的原因是这个……觜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人的模样，无论是嘴角那若有若无的笑，还是眼中那洞穿一切的目光。

觜只能站着，不知该表达些什么。

“没事的啦，安蒂妮，不用这么紧张。”心稍斜过头，注视着觜的双眼。觜没有从她的目光中看见那个人的痕迹，这才使得觜稍回过神来。

片刻后，觜冷静下来。她坐回椅上，用疑惑的目光注视着心。

“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要特地告诉你这些事？”心笑着说道，“只是单纯的……怎么说呢，‘不满’吧。我只是不想看见你一直处在这种忧愁痛苦之中，试着为你分担一些罢了。”

觜没有回应。耳早已对她说过相同的话了。

“……你仍然没有告诉黎吗？”心轻轻的问，声音听上去如同从海面下的阳光，“之前约特那次唤起鲸鱼立卡茨（Likac）的事情也没有？”

觜仍然没有回应。她只稍低着头，恍若沉入记忆的汪洋。

“是吗……对不起。”心轻抚她的脸，触及她的黑色口罩，“说与不说，选择权一直都在你自己身上。不过，请记住，安蒂妮，”心将自己与觜的前额相贴，低声说，“不要总独自承受这痛苦，好吗？我和岑会在你身后给予你勇气的。”

“……”

觜闭上眼。她感受到了心传来的温度，暖的像海底的流。

片刻后，心慢慢站起身来，转身往门边走去。她留下的颜色如迷离的画板。

“昨晚你为我留的蛋糕，很好吃哦。”心又笑笑，“是我喜欢的樱桃味呢，谢谢。”

她关上了门。

第6章 和平的日子（下）

1

“第61号买家——”拍卖会的主持人昂首说道，像饮酒的醉汉，说着废话，“出价20亿途！”

在他话音落时，拍卖场中央的大屏幕上，在银色双枪的图像下方，那串长长数字的首位从“1”变为“2”。

不可抑制地，拍卖会现场变得嘈杂起来。没有人惊叫，但低声讨论的声音组成了杂音的汪洋，聚集起来如同鸣蜂。

“20亿……这又是怎么回事？”尽管不如听到“10亿途”时那般吃惊，约特仍然感到不可思议，“面对13号这样出价夸张的买家还要争价吗？”

“不，显然不是。”璆的语气却格外冷静，“61号只是稍微聪明一点的赌徒罢了。”

“……什么意思？”约特感觉到，自己身旁站着的这位身穿黑色正装的人，是真正见过大风大浪并且能够冷静面对的人。

“无论真身是买家还是保镖，61号根本就没有买下这两把枪的念头。”璆解释道，“你回忆一下，在原先13号出价前61号是毫无动静的，也许对他而言一万途买下两把枪也是一个笑话，更不用说20亿途了。”

“如果不是为了银枪的话，那他出价的目的是……”约特开始明白了。

“不错，是13号。”鏊说，“他确信13号一定会不惜高价拍下这两把枪，所以故意提价来逼迫13号再次出价。如果61号不是将这枪投入拍卖会的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就一定从13号的第二次出价中提取13号的信息，以便寻找到13号的真实身份。”

“20亿途——1次！”主持人看上去激情满满。他能利用话筒使得自己的声音盖过一切窃窃私语声。

“就算是这样……20亿途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啊。”约特心存疑惑，“如果13号没有再次出价的话，不就……”

“所以我才称呼61号为‘赌徒’啊。”约特从鏊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丝笑意。那是一种有些阴森的笑，像深渊中的低吟，令约特毛骨悚然。

鏊……约特还不知道他的真名，也没有问的胆量。自己隐隐感觉到了：鏊认真起来时会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人。

“20亿途——2次！”

主持人已经第二次询问了。当他喊出第三声时，这场“赌局”就将以61号的失败而告终。约特竟感觉到一丝紧张。20亿途，这对约特来说怎么也不会是一个随意来去的数字。

也许赌场里就是这样的景象——当你猜错对手的笑容时，你便将失去一切。但真正的赌徒不要结果，他们享受的并非胜利，而是孤注一掷时的快感与听从命运时的紧张。

而这份紧张永远只有短暂的一瞬。下一刻，天平便会向某一个极端无限地倾斜——

2

“一枚陨星币（Tinjewa Myy）。”13号保镖开口了，发出尖锐的声音，听上去像指甲划过黑板时的噪声，刺耳得令人感到痛苦。

那是，整个拍卖会场陷入彻底的安静。主持人没有开口，窃窃私语声没有响起，约特也没有听到鏊的声音。安静，约特能听见的只有自己的心跳。

“重复一次，”13号保镖再次开口，声音又令约特想到了奸笑着的恶鬼，“出价：一枚陨星币。”

主持人的手仍伸在空中。他退后两步，用极为缓慢的语速说道：“第13号买家，出价——一枚陨星币。”

话音落下，大屏幕上的数字无声地消失了，仿佛已经没有了计数的必要。

会场的后方传来一声闷响，听上去像是有人倒在地上。

无数惊呼声随之爆发，淹没了整个会场，涌向了四周墙壁，如同火山在身后爆发，如同巨龙在面前咆哮。约特捂上双耳，却仍然无法阻挡这般巨响，头开始因此感到疼痛。

“安静！安静！”主持人几乎是竭力嘶吼的，这才能使自己的声音传到每个人的耳中，“继续吵闹者将永久取消凯旋城拍卖会的入场资格！”

于是，又是一瞬间，所有人安静下来了。连余音也没有留下，也许是因为拍卖会的墙壁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吧。

“咳咳……”主持人清了清嗓子，轻声说道，“失礼了。”

说着，他走到了会场的一旁，消失在黑暗中。

“……鏊。”约特在心中呼唤对方。

“你想知道‘陨星币’是什么？”对方的声音却仍显得沉着，不见动摇。

“是的。”约特说，“为什么这个会场的人们在听到这个东西时都会惊呼出声呢？到场的再怎么也应该是有百万身家的人物吧？”

“没错。有能力获取到这个拍卖会的位置与时间的人的身价都不可能低于500万途。”

约特心里暗自惊奇。自己是跟着他浑水摸鱼溜进来的，但鏊是确实实获得了这个拍卖会的信息的吧……

“那么为什么他们还会像没见过世面一样叫喊出来呢？”约特问。

“听到陨星币却没有一丝感觉的你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一方。我自己在听到‘陨星币’也是相当惊讶的。”鏊说，语气上却平静如水。

“我可感觉不出来。”约特说。

“你知道半神雅典娜（Asina）在A459使用的魔法吗？”鏊问。

“有印象，《彼岸神话》中应该有记载。”约特回答，“雅典娜借助陨星（Tinjewwa）中的魔力使用了顶阶魔法‘5-教皇’（5-HuJv）。”

鏊接着说：“应该是那个。在她发动那个魔法后陨星几乎被耗尽了，残留下来的陨星碎片被她制作成了硬币，不可能复制，全彼岸只有13枚。”

“……这后面的事情我可没听说过。”约特念叨道，“我只知道乌托邦博物馆里保存有一小块陨星碎片，是镇馆七宝之一。”

“那就是陨星币。”鏊说，“但使用陨星币交易是一件相当特殊而且危险的事情，政府已经隐藏了陨星币的存在，一般平民连听闻到‘陨星币’的机会都没有。”

“难怪我不知道。”约特在心里苦笑一声，“然后呢？陨星币的面值到底是多少，能使在场的几乎所有富豪都大吃一惊呢？100亿途？1000亿途？”

“……无法计量。”

“噢？”约特没有料到会得到这么一个回答，“什么叫‘无法计量’？”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陨星币就是陨星币，除却本身以外没有任何可以换算的计量单位。如果一定要使用‘途’作为计量单位的话，”鏊平静的说，“就是‘无穷多途’吧。”

“喂喂……”约特瞪大了眼，“那不就是说……”

“对，真正意义上的‘无价’。除陨星币自身外，一枚陨星币就足够购买全彼岸的所有商品，不过由于一枚陨星币只能交易一次，这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鏊说，“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枚陨星币买不到的。这实际上已不再是等价交换，而是通过满足别人的愿望，获得一次实现愿望的机会。”

“政府为什么不禁止这种交易？这根本……”

“政府当然在禁止，甚至试图将陨星币的存在都隐瞒起来。但这没有实际意义，所有知道陨星币的人都肯定了它的价值，这样的交易便一直在地下继续着。”

约特扭过头，看着拍卖会中央大屏幕上的银色双枪。

“天哪——”约特连惊呼出声的气力也没有了。如果他是站着的话，一定会双腿发软瘫坐在地上。

即使他连陨星币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他也被这东西震慑到了。

这时候，主持人从黑暗中走到了灯光下，往自己身后扔去了一个空纸杯，大步走向会场中央，站在展柜的一旁。

“由于13号买家的出价格过于特殊，本会能够理解诸位发出惊叹这样的行为。”主持人又朗声说道，仿佛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本会有言在先，不会暂停拍卖对13号买家进行财力确认。拍卖会继续进行。”

“从某种意义上，是13号的胜利。”鏊像在自言自语，“在不检查真实财力的机制下报出这样的出价……如果他真的有限星币的话，那银枪便能毫无疑问的收入囊中；如果没有的话，银枪就会自然被拍卖会转给出价最高的61号，虽然自己并无陨星币的情报流出了，但也仅限于61号可知，而且对方还必须付出20亿途作为代价……在场不可能有人能够报出更高的价来了，也就防止了情报的进一步泄露……”

“真是精彩。”这是鏊做出的总结，也是约特当机的大脑唯一理解了的话。

“一枚陨星币——1次！”主持人没有再做出夸张的动作来了，而是以极为严肃的语气念道。

会场一片沉寂。约特竟感觉不到一丝紧张。

“一枚陨星币——2次！”

“那个13号……有机会的话还真想和他说话啊。”鏊说。

会场仍安静着，人们像在屏息等待着最终的审判一般。

“一枚陨星币——3次！成交！”主持人高声呐喊出这最后的结果，宣告着这场赌局的……

“咔。”

在一声短促的响动后，原先阴暗的会场，陷入了一片绝对的黑暗。

灯熄灭了，整个会场的灯都熄灭了。

这一突如其来的异变令约特措手不及。他赶忙摸向自己的胸口，触到那铁皮封面，这才敢相信自己仍然活着，而且自己仍要活着。

下一秒，不知何处响起一声尖叫。于是尖叫声与恐慌的氛围爆发出来，脚步声与言语声相互错杂，混乱的人群之声从会场的前端向后端快速涌去，如袭来的巨浪却无影无踪。

“怎么回事？”约特问道。

“不知道。”他听见鏊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但这是个好机会！立刻跟我来！”

“噢噢噢？”约特感到不知所措，连忙问道，“什么意思？什么好机会？鏊？你在哪里？”

“这里。”这时，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约特的肩，将他从座位上拎起，再向一旁拽去。

“嘿，慢、慢一点，”约特说着，脚却被什么绊了一下，“我看不见路！”

“我也看不见。”鏊说着，忽然把约特提起，扛在自己肩上，“而且我知道所有人都看不见！”

话语刚落，约特只觉得自己失去了重力，浮在半空中无依无靠。一股力量将他向前拉去，快如闪电。

今天真是够糟的了。

身着红色西装的普拉格·珀锡（Plag Pox）独自站在黑暗的会场中央，心里充满了不安。

先是13号莫名其妙的出价，再是“陨星币”这种莫名其妙的词的出现，现在还来了一次停电！整次拍卖会中偏离计划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普拉格扯下连着话筒的耳机，丢在地上。在黑暗中，一切都有发生的可能。他有些害怕，悄悄后退，靠在了玻璃展柜上。

会场内想必是一片混乱，普拉格听见混乱的脚步声和呼喊声向会场的后方，也就是出口处挤去。现在往那边逃的话，肯定会被挤成肉泥的，他想。

早知道会这样，当初就不应该接这样的工作。普拉格感到自己的面容开始扭曲。自己只不过是想要钱罢了，看到如此丰盛的报酬便接受了委托，可是没有人告诉自己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

这时候，普拉格听见了。那是奔跑声，从自己的面前掠过。听节奏应该是一个人，去往会场右侧的门。来源大概是——13号的方向。

该死的——普拉格屏住气息，颈后却冒出冷汗。当初接受委托时有注意到文件上写到了这种情况，也了解了这种情况的处理方法……可是那不应该只是一个玩笑吗？这样不合情理的最坏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啊！

人群的声音逐渐远去。普拉格的眼却仍未适应这片彻底的黑暗。备用电源呢？备用电源什么时候开启？

又是奔跑声，听上去却有些沉重，像是携带着重物。那声音同样从普拉格的身前掠过，同样想着会场右侧的门跑去了。

普拉格害怕极了，他感到自己的双腿在颤抖。他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完全不知道。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不要再有预想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就这样吧，今天已经够糟的了，对普拉格来说。

快点。备用电源恢复，会场恢复光明，然后四周无人，自己灰溜溜地从后门溜走，躲回自己家里去，这样就能可以结束这糟糕的一天与这糟糕的委托了……

“轰——”

一声炸裂，撕毁了普拉格的“美梦”。

当阴阳·梅卡隆轰开凯旋城拍卖会场的墙时，他才注意到会场内部是一片黑暗。阳光从自己的背后照在会场的地板上，投下自己的身影。

“喂，第三班，你们是怎么回事？”他对肩上的对讲机低语道。火药的余烟从他右手上的赤红色手套上散去。

“队长，”对讲机传出话来，“已经转移到了总电源室，并按照命令切断了总电源。但备用电源方面似乎有被人操纵过的痕迹，目前仍在调试。”

在备用电源上做手脚——延长逃脱时间吗？梅卡隆心中思索着，问道：“还需要多久才能启动？”

“……报告，已经解决了。”

那话音刚落，拍卖会场的灯便亮了起来。明亮的光照在整个会场上，无论是展台还是各买家的座位都一览无余。

偌大的会场中，此刻几乎没有剩下人来。正如梅卡隆所计划的那样，那些贪图钱财的家伙们都是爱惜自己的性命的，在陷入黑暗是自然会快速退场，比亲自疏散快得多。

梅卡隆大步走入会场。身后几位身着黑衣的队员紧跟在他身后，举起步枪警惕地确认四周情况。数秒时间后，整个会场大厅都已经被自己控制了。

留在会场中的人有：一位身穿红衣的男子，眼中写满了疑惑与恐惧，看上去应该是拍卖会的主持人；晕倒在角落的一个白发老人，应该是92号买家；倒在地上的三人，身份未知；以及，端坐在13号座位上的那个人。

梅卡隆远远望去，看见的是一个洁白色的身影。那是一位少女，身穿婚纱般的华美礼服；她泛着灰白的银色短发上带着闪亮的发饰，打扮得像是橱窗中的人偶。

“……奇怪。”梅卡隆自语一声，快速翻越过会场的座位，在三步内就奔到了13号买家的身前。

近距离看，少女精致的容颜更是完全出乎了梅卡隆的预想。她看上去只有13岁左右，却拥有着不输给成熟女性的美艳。她的身体在稍显座位中更是显得娇小，紧闭着眼与半张开的唇给予她熟睡时的温和柔弱。她一动未动，像一位一碰即碎的瓷娃娃。

梅卡隆仍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直到他俯下身，伸出左手轻放在了少女唇上。

没有呼吸。这位面如白雪的少女没有表现出生命迹象。

梅卡隆直起身来，对肩上的对讲机低语：“13号买家不是405号。第一班，立刻搜寻整个会场，包括后台，给我把13号保镖揪出来！”

“队长，行动代号确认。”对方提醒道。

“……真麻烦。”梅卡隆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来，他最讨厌这种多余的程序了，“允许射击，允许魔法攻击，优先逮捕，允许击杀。目标405号，代号3229，时间11,07,00。”

“收到。”对方却只用了一个词回答。

“第二班，你们也给我去搜。”梅卡隆继续说，“405那家伙可不是一般的狡猾。”

“队长，大厅的控制呢？”大厅中央的一位队员问道。

“你瞧不起我吗？”梅卡隆低声说。

“……收到。”

大厅四周的队员们互相点头示意，从各个门中离开了已没有威胁的大厅。

梅卡隆转过身，看所有的黑衣人都离开了大厅。

真让人不爽啊，这个405号。梅卡隆在心里面抱怨着。之前的“捕羊计划”也好，这次的“银枪拍卖事件”也好，这个家伙不搞出点什么骚动就不肯罢休吗？

部长那边也是，一听到163号的消息就大张旗鼓地出动兵力，根本不顾AA被人发现的危险……安特杰大人更是令人气恼，说参与就参与，说消失就消失，完全不顾组织和计划安排……

说到底自己也不想来啊。梅卡隆叹了一口气。连续四天在外执行任务，妻子已经不止一次打电话来抱怨了。自己又不能泄露AA的存在，一直以军人的假身份解释，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暴露……

“……真烦。”梅卡隆轻声说道。

如果405号落网了，事情肯定就能轻松许多。HH垮掉的话自己也能获得几天清闲把，即使只是稍微削弱一点HH的力量，也是一件好事。

说起来，405号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以一位死者作为替身……这是对AA的嘲讽，还是……

梅卡隆想到这里，回过头去看那死去的少女，试图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但他看见，那位人偶一般的少女——脸上出现了一块面具。

那是一张纯灰色的面具，没有任何花纹，也没有画出任何表情，而只在两眼处挖了两个漆黑而深邃的圆形的洞，如地狱底部的恶鬼一般恐怖，令梅卡隆不由自主地感到毛骨悚然。

“咦？这块面具……”梅卡隆缓缓伸出手去，“刚刚在这里吗……”

枪声，响亮的枪声。

血，从阴阳·梅卡隆的左腹间流出。

“什……”梅卡隆的大脑陷入一片空白。自己中枪了？他捂住自己的伤口，却仍止不住炽热的血液向外流出。

“怎么回事……”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逐渐远去，视野立刻变得模糊。那张令人感到惊悚的面具扭曲着，仿佛在笑，仿佛在哭。

……是麻醉剂……

不妙……大意了……

“抱、抱歉……”梅卡隆听见自己身后传出一个男性的声音。他稍扭过头，却只能看见一个红色的影子，手中拿着一把闪着银色光芒的枪。

“保护雇主也是委托的一部分，原谅我……今天已经够糟了……”梅卡隆听到的声音开始变得模糊，如同自己整个人沉入了水中。身体变得如铅一般沉重，他支撑不住，倒在了地板上。

朦胧当中，他似乎看见了——那位戴着面具的白色人偶，缓慢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那双黑如魔鬼的眼看向自己，像是要将自己的灵魂夺走。

“永别了。”她说。

梅卡隆失去了意识。

5

“望……等……等等我……”

约特喘着气，努力奔跑着，才能勉强使得自己的视线追上望的背影。一盏盏灯从约特头顶掠过，自己却无处投下影子。

望没有回答，而只顾追逐着逃跑着的13号保镖。

虽说直到照明恢复时都是鳌扛着自己跑的，但约特仍是先于鳌减速。鳌看上去丝毫没有减速的意图，紧追着一闪而过的黑影。

不一会儿，鳌就从约特的眼中消失了，于是约特只能依靠脚步声跟在鳌后面。

这个会场可真是大啊，约特想，光是在后台的走廊里奔跑就让约特感到体力不支了。那个保镖也是，竟然在鳌这样速度的追逐下逃了这么久。

正当约特思考着要不要停下休息片刻时，他转过一个转角，看见鳌已然停下，站在了原地。

他的面前是长廊，但鳌却没有继续奔跑。约特望去，没有看见那保镖的身形。约特刚怀疑鳌跟丢了，却看见鳌手举银枪，指着一个瘫坐在地上的男子。

“我、我真的不认识你啊！”坐在地上的男子举起双手，面露惧色，睁大双眼看着鳌的脸。

“鳌……”约特在心中念道，“这个人是谁？你为什么要用枪指着他？13号保镖人呢？”

“他就是13号。”鳌如此回答。他握着枪的右手如定在空中，没有一丝一毫的颤抖。

“噢？怎么回事？”约特有些惊讶，控制着自己不流露出来，“在灯光恢复的时候，我们应该都看到了吧——13号保镖戴着一个灰色的面具。而且、呃、他的声音不应该更尖锐些吗？”

约特看向坐在地上不住发抖的男子。虽然说身高与体型确实与13号保镖相近，也同样穿着稍显花哨的杂色衣服，但他的表情和弯曲的身躯实在难以让人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约特看着他的脸孔，忽然觉得有一丝熟悉。

“不，就是这家伙。”鳌的语气冷酷得有些吓人，“我一直紧跟着13号，他在经过这个转角时摔倒了，抬起头来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面具呢？”约特问。那个有些恐怖的面具令自己印象深刻。

“不见了。”鳌回答，“可能是魔箱，也可能是别的什么花样……”

这时，鳌开口问道：“你，名字？”

瘫坐着的男子回答道：“亢普·奇弗西（Hump Kyfos）……”

“你为什么会在哪里？”鳌与他说话时的语气令约特感到不寒而栗。他忽忆起了那灯下的黑衣男子，他问自己问题时也是这样冷酷的语气。

“我也想知道啊……我……”男子颤抖着摇摇头，“我……我们在小巷里，看见了一个紫色的……她、她是恶魔！那个拿着塑料杯的人……然后，我……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吗？”这话是约特问的。

“是的，我只是抢个劫……我错了、我……我……”男子陷入了昏迷，因为鳌将枪口靠在了他的额头上。

“奇怪。”鳌收起枪时，约特听见了他的声音。

“这跟13号保镖完全判若两人啊。”约特说，“被吓昏好像不是装出来的。”

“还不清楚。”鳌说，“……该死，为了追这家伙连那双枪仿制品都放弃了……目前最佳的方案应该是将他带回……”

“找到了，在这里！”

约特听见了身后有人在呼喊，看见鳌几乎在同一瞬间举起枪转身向后射击。子弹从约特的左肩上飞掠而过，打在了身后的某处。

“噢？怎么……”约特被鎊的子弹吓呆了，没有立刻反应过来。他转过身想看清身后的情况，鎊却拉住了他的手腕，将他扯到了转角之后。

下一瞬间约特就看见数发闪光的枪火打在转角的墙上，一片弹雨中约特似乎看见了自己被打成蜂窝的身影。如果鎊没有及时拉住自己的话，自己早就死了！

“是那些家伙……”鎊的声音使约特稍微冷静了一些，“是AA。”

“这我也猜出来了啊……”约特有气无力地回答。他背靠着枪，不断深呼吸。

这第一次任务还真够呛人的……

“我听到了。”鎊说，“抱歉，从那银枪出现在展柜中开始，事情就在我的预料之外了。”

“从我进入这拍卖会开始——”约特苦笑着说，“所有的事就都已经在我的预料之外了！”

“……就当是开开眼界把。”鎊说着，目光锁在墙上留下的弹孔处，若有所思，“我们不必与那些家伙对抗，直接离开才是上策。”

“我同意。”约特说，看见鎊转身继续向前跑去，自己也立刻跟上，“不过，13号保镖呢？就这样放着不管吗？”

“不然呢？”鎊回应道，“我们一般情况下可不会绑架普通人。AA不会把见到我们面孔的人物杀死的。”

“是吗？看来我不是‘普通人’啊？”

“这边走。”鎊说着，侧身撞进了走廊一侧的门里。约特勉强跟在后头，跑进门中关上了门。面前仍然是一条通道，只是灯光稍昏暗了些。

约特问：“鎊你应当是十分熟悉这会场的布局的吧？”他又开始喘起气来，但借助着耳机，与鎊交流不成问题。

“没错。否则我就不可能猜出13号保镖的逃跑路线了。”鎊边跑边说，却不见一丝疲惫，“这条路线是最隐秘的逃跑路线，一般不会——该死的。”

鎊忽然停下了脚步，右手举起枪朝前射击：“前面也被那些家伙封锁了。”他手中的枪响比约特在之前那转角听见的响亮得多，喷涌出的火光更是明亮而炽热。

约特也停下来，喘息片刻：“那怎么办呢……要不我们返回……”

他转过身时，却看见那扇门已经被打开。数个身穿黑衣、头戴铁盔的人举起步枪，黑漆漆的枪口指着自已。

直线，距离不太远，周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当作掩体，鎊离自己尚有约1米的距离。约特意识到自己无处可逃。

一瞬，时间几乎冻结，不祥的预感从约特的脚尖窜起，袭向自己的全身。这是什么感觉呢？这种动弹不得的僵直感。

“死亡”，这个词迎面扑来；“绝望”，这个词紧随其后。

本以为自己获得了新生，本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啊，原来，自己仍然害怕着死亡吗？原来，一切觉悟都只是徒劳吗？约特感觉很冷，这种冷就像自己最早的记忆——那些黑色的人，那些黑色的目光，那些黑色的言语，刺穿了自己的心脏。

约特仿佛看见黑色的枪口闪出红色的光，于是一切思考到此停止，仅仅剩下一片空白。

然后，一个想法，一个极为强烈的想法充满了整个大脑。

我还……不知道……“答案”！

他忽意识到，自己惧怕的不是死亡。自己惧怕的是无知。

当那黑色的死亡之物飞扑向约特面前时，他没有眨眼。

一道淡紫色的圆形屏障，瞬间在约特面前展开。屏障上闪着凝重的文字，如刻在空中的诗歌，如释放世间不公的言语，如满天繁星随自己旋转，显出的是明与暗的幻想，是生与死的图画。壮丽无暇的轮，在无声中创造出奇迹。

——仿佛一堵坚实的厚墙，将自己与世界相隔。

约特似乎看见数颗残影被那屏障挡住，像撞上天穹的鸟落回地面。他被面前的景象震慑住了，差点跌倒在地上。

这时，他怀中的魔箱滑落，掉到了地上，那屏障随即消失了。

“那是……”约特睁大眼睛，不敢相信看见的一切。

“白痴！谁允许你站在枪口下的？”是鏊的声音。约特感觉到一只手拉住了自己，那个黑色的身影站在自己跟前。

约特看见他举起枪，听见他深吸一口气。

刹那间，枪声狂鸣，如同咆哮。鏊右手上的银枪前喷涌而出由光组成的焰火与由焰火组成的光，充斥整个走廊，刺破空气，撞在那些黑衣人身上。他们立刻后退，踉跄着退到门后，关上门来阻挡。

在鏊转身的一瞬，约特没有从他的眼睛中看见一丝一毫的人性：那是只有面对痛恨之敌的野兽才能有的冰冷眼神。他又朝身后迅速连发数枪，左手松开约特的同时从腰间又取出另一把银枪来射击，右手已然返回腰间。约特看见他以极为精湛的操作换上了弹夹，耗在半秒之内。他又举起右手枪射击，左手停下动作，在腰间再度换弹，两手交替射击，形成了密集的弹幕。

二十秒左右后，鏊才停止射击。他枪口冒出的硝烟迅速散在空气中，只留下火药的气味。他收起双枪，吐出一口气来。

“……啊。”约特不知道说什么。他从未见过这般惊人的射击方式。

“可恶……突破不了包围圈。”鏊的声音再度出现在约特耳中。

“鏊……我刚才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就意味着……”约特心想，“刚才的射击，全凭身体本能？”

“那也没有意义。”鏊皱起眉头，“他们已经封锁了这会场，我们没有那么容易逃脱。而且我们在这里耗得越久，你的能力暴露的可能就越大，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的……果然只有那个方法了吗？”

“‘那个方法’？”

“奥昙！支援！”鏊忽略了约特的问题，因为身后再度传来了门被撞开的声音。

“鏊，会场外部已经被完全包围了哦，突破可不是件容易事。”当鏊用右手把约特按在地上是，约特听到那女声。

“去哪儿？”鏊也俯下身来，躲闪过身后急速袭来的子弹，他的问题却令约特感到牛头不对马嘴。

“渺木乡。”对方回答道，语气却显得轻松，丝毫没有危机感。

这时鏊再度拔出枪来，向后快速射击。

“八天！”约特听见鏊说，“包食宿！”

约特回过头来，看见那些黑衣人持着盾牌，从缝隙中探出枪口。他们已然注意到了两人伏在地上，枪口向下倾斜——

“就喜欢这样干脆的老板。”她说，声音中透着喜悦。

6

“轰！”

约特身旁的墙在一瞬间炸裂开来，他立刻低下头。片刻后，当他抬起头时，看见碎石倒塌下来，恰堵在两人与AA黑衣人之间，挡住了袭来的子弹。

“在外面。”那女声说。

“真是乱来。”鏊念道，立刻抓起约特，站起身来。这时子弹再度袭来，但鏊却拉着约特快速往墙上的那个巨大的缺口中跃去，闪过了攻击，并站在了地面上。

约特抬眼就看见有些刺眼的阳光。自己站在正午的太阳之下，说明自己已经离开了会场。

“还没完哦。”那女声又说。

这时约特才看见远处的数位黑衣人，他们几乎在同时举起枪来射击。约特没敢细想，紧跟在鏊身后奔跑着。他似乎能听见子弹从身前身后呼啸而过的声音，似乎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脏如引擎一般轰鸣。

这时，一个纯白色的庞大身影又出现在他的视线中。他定睛看时，才意识到那是他来到拍卖会时坐的车。

“上车！”是鏊的声音。他冲向车前时车门恰好打开，他迅速坐上了车。约特紧随其后，几乎是跳进车里的。他听见身后的车门关上，却仍未从余悸中脱出。

“你好呀。”这时候，驾驶座上的那位女性转过头来，一边摘下半月形耳机，一边向约特伸出左手。

约特看见她身上穿着的白衬衫搭深蓝色外套，看见她深蓝色的短发，也看见她嘴角的一抹笑意。

“四季·奥昙，竭诚为您服务。”她说着，语气中却是如和亲友对话一样。约特听她说话的方式，好像口中这嚼着一块口香糖。

“呃、你好。”约特仍喘着气，开口说，“我是羔羊·约特，魔箱是……”

“现在没时间自我介绍！”鏊开口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别急啊，老板。”奥昙笑笑，收起左手，“这车的外壳可是防弹加固的，被制作出来就是为了让子弹打的啊……”

“七天。”鏊摘下耳机时这么说。

“我错了。”奥昙立刻回过头去，双手放回方向盘上。车随即启动，在路上行驶起来。

约特下意识地伸手去拉那安全带，却听见奥昙笑道：“瞧瞧，客户都被你吓成这样了……开车要注意的是安全，速度太快总是……”

这时候，又几发子弹打在了车后窗上，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约特回过头去，能看见那清晰的弹痕。

鏊有些冷淡地说：“这下算你的。”

“老板你可真狠……”奥昙正说着，约特却看见有两辆黑色的车从身后追来，将约特一行的白车夹在中央。

约特此时也有些紧张了：“呃，四季小姐，咱们还是加速吧……”

“叫我奥昙就行了，听上去年轻。”奥昙说着，却一副悠哉模样。

这时约特才看见——有一个人头大小的金属圆球，从副驾驶座上缓慢升起，悬在半空。那金属圆球上闪着的是冰冷的光，中央一个像摄像镜头一般大的孔更是给人一种异样的恐惧感。

“已经回来了吗……啊，约特，不用害怕。”奥昙直接叫了他的名字，“这个是我的……嗯，‘宠物’吧。”

她说着，摇下了副驾驶座边上的车窗。约特看见那颗圆球飘动着，飘到车外，用那“摄像头”对准了一旁的黑车。

“注意分寸。”鋈忽说道，“别引起太大的乱子。”

几点火花在那颗圆球上闪烁，看上去像子弹打在上面擦出来的。

“放心，老板。”奥昙笑道，“我会收敛些的。”

她话音刚落，约特便看见一束细长的光束从那“摄像头”中射出，击穿了右侧那辆黑色的车，瞬时引起了爆炸，卷起炽热的风，约特看着那辆车上生起火来，消失在视野中，像道具退场。

“你这样会引来更多注意的！”鋈的语气听上去很是不满。

“是吗？我觉得这城市里的人应该都已经习惯了枪声炮声了吧……”奥昙喃喃地说，“说不定他们会以为这是放鞭炮呢。”

鋈没有回答，但约特也能感觉到他不满的情绪。

“好啦，遵命。那我换个方式好了……”奥昙说着，左手从口袋中取出一盒口香糖来，熟练地倒出几片来，揉成一团，用三根手指搭成了一个弹弓的形状。

“虽然有点恶心，但这是最不留声色的方法了。”

说着，奥昙摇下自己身旁的车窗，把手指稍弹出车来。她仔细注视着后视镜中追来的黑车。约特看见一个黑衣人从车中弹出手，举起枪——

奥昙一松手，那块口香糖便轻轻弹射向那辆黑车。约特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辆黑车却突然偏离了方向，不再追赶。

鋈看上去送了一口气，收起了手上的银枪。

“噢？怎么回事？”约特有些惊讶。

“没什么，就是用口香糖黏住了车轮间的轴承。”约特听见奥昙口中仍咀嚼着什么，“卡住了一个轮胎，这辆车就这样——叭。”他说着，还用手做出动作，模仿那车滑向路边的样子。这时那个金属圆球已经回到了副驾驶座上，她便摇上了两边车窗。

“卡住车轮……”约特更加惊讶了，“那种事情怎么可能办得到？还是用口香糖？”

“怎么？”奥昙笑着说，“只准你们用魔法，不准我们‘变魔术’？”

约特还想追问，却听鋈说：“是分了你魔箱的一小部分躲在车底吧。”

“咕……穿帮了吗……”奥昙的笑僵住了。

约特仍感到莫名其妙。

鋈一摆手：“脑，不必再说这个了。她是专门拿赏金执行任务的人，能力就是这些人们赚钱的工具。”

“老板你这话就不对了。”奥昱嘟囔道，“什么叫‘专门拿赏金’呀，我有正经工作的好吗？这只是我的兼职，就只是赚一些外快而已。”

“可是光凭你那会计的工作，一年也赚不到七天沙木乡游吧。”鋆说。

“哦，那也是呢……”奥昱笑笑，取出一块纸巾，吐出了口中的口香糖。

这时候约特才理解了之前那段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的含义：“那个……奥昱，你把我们 from 会场里救出来，是不是就为了旅游？”

“我搞这份兼职的目的就是旅游。”奥昱道，“我的目标可是游遍整个彼岸！除了老板，谁能付得起我的工资呢？”

“你刚才说‘工资’了吧？”鋆说。

“我是说‘外快’。”奥昱狡辩道。

“你把旅游认为是‘外快’吗？”约特问道，“为什么不直接赚钱呢？”

“我不喜欢拿着大把钱的感觉，很臭。”奥昱又抽出一片口香糖嚼了起来，“所以，直接请我去旅游是最爽快的……抱歉，老板，我不是说你臭。”

鋆没有开口。

约特忽又开始好奇起鋆这个人。在拍卖会时他也是这种感觉。他身旁的这位穿着简单的黑色西装的人的背后，似乎藏着太多的秘密了。

“鋆，”约特开口问道，“你……莫非很有钱？”

“嗯？这是什么问题？”发话的却是奥昱，“老板你没有告诉他吗？”

“没有。”鋆冷冷地回答。

“噢？真的吗？鋆你很有钱？”约特问。

“为什么你会对这点感到惊讶？”鋆问。

“呃，因为……因为瞳（Xy）看不见，聂（By）听不见，髯（Py）不会说话……我就以为HH代号和成员自身是相反的……而你又是鋆（My）……”

“脑（Ny），你有脑子（Nyy）吗？”鋆问。

“呃，重点不是这个……”约特又问，“鋆，冒昧的问一句，你大概有多少钱呢？”

奥昱忽然又笑了：“约特，你这个问题也挺好的……我刚才说过吧，‘除了老板，世界上没有人能付得起我的……‘外快’。”

约特品味着这句话，忽然又感到惊讶：“这……这不就是说……”

鋆沉默着，奥昱却笑了：“约特，现在坐在你身边的是彼岸首富哦？”

“首富？噢？开玩笑的吧？”约特没有料到这个远超出他预期的答案，他本以为鋆只是比较富有罢了，“为什么能断言说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这次轮到奥昱沉默了。然后鋆慢慢地回答：“我有三枚陨星币。”

片刻的沉默后，约特倒吸了一口凉气。

“三枚？”

“不多不少。”

三枚陨星币……这、这又是什么概念？约特无法想象。他所能理解的富有只到坐拥金山这种浅薄的层面而已。

“那个，鏊……”约特试探似的问，“这辆车，多少钱？”

“700万途左右。”鏊瞥了一眼车顶，“因为加了三层防弹外壳，所以价钱高了一些。”

约特又去问奥昙：“奥昙，请问去，呃，渺木乡旅行七天，要多少钱？”

“你可别问我，具体数字我怎么会清楚呢？”奥昙说，“太在意数字的话头发会变少哦。”

“来往船费预计要200万途左右，在庆典时期的话最高级住宿一天大概要50万途，再考虑到……”

“对不起老板！别说了！”奥昙打断了鏊的话，伸出一只手来摸着自己的头，像是在确认自己的头发有没有变少。

约特又摘下自己的耳机，伸到鏊面前，问：“那请问这个耳机多少钱？”

“这个吗……我记得是请专人制作的，使用最新技术，三支的话价格……”鏊思索片刻，然后回答，“1800万途吧。”

“是……吗……”约特小心翼翼地把耳机收了起来。

原来自己之前一直都在假扮彼岸首富的雇主吗？约特感到脊背有点疼。

“那个，鏊……你是怎么得到这么多钱的呢？”

约特问出这个问题时其实并没有思考那么多，他仅仅只是有点好奇，嘴巴便将跃入大脑的疑问提了出来。

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被鏊那忽变得阴狠而冰冷的眼神给吓到，也没有料到鏊嘴角露出一抹暗如深渊的笑意会是那样令人害怕。

“哦？你想知道吗？”

鏊如此问道，如一匹寻得食物的饿狼。约特似乎从鏊的语气中听见都市最深处那碰撞的毒酒、落地的筹码与枪弹狂欢。

约特吞下一口唾沫：“不……不必了。”

“是吗……”刹那间，那股寒气从鏊的身上消退，像阳光重新照回了深夜的森林。约特看见的又只是一个25岁左右的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了。

那一刻，约特学到了一件事——有些黑暗的角落，自己是千万触碰不得的。

约特有点怀疑，自己加入HH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坐在自己身旁的不是自己的抚养人，不是自己的老师或校长，更不是一个会将自己视作挚友的善人，而是腰佩两把银枪的人。那银枪是他的魔箱，而魔箱会是一个人的象征。

“……鏊，”约特又问道，“你为什么要加入HH？你的目的是什么？复活哈迪斯吗？”

鏊看向自己。他的眼神如同漆黑枪口，不知何时就会将约特击毙。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害怕我吗？”鏊问道。

“……是的。”约特回答，“我必须知道你的目的，这样才能让我明白：我接下来到底要与什么样的人合作。”

“……呵。”鏊忽笑了，这是约特第二次看见他笑，“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你已经很清楚了，‘合作伙伴’。”

他闭上眼，嘴角的笑慢慢收起，像在回忆些什么。然后，他说：“我只是……欠那个家伙一个人情罢了。”

“‘那个家伙’？”约特追问，“他是谁？”

“现在HH的最高指挥者，换言之就是我的上司。”鋈说，语气却像是在介绍一个敌人，“代号是想。”

“HH最高指挥者……原来你不是HH的头领啊。”

奥昙忽又插嘴：“不，那个人只是名义上的指挥者，实际上还是把HH交给了老板全权管理。”

“你对于HH很是清楚啊……”鋈说。

“老板是干什么的，我总有了解的必要。”奥昙笑道。

“……想，是位怎么样的人？”约特问。

“关于那个家伙的事，我不想透露更多。”鋈说，“反正你与那家伙应该是见不到面的，少知道一些，对你也有好处。”

约特心中的疑惑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积越多了。

想，那是谁？HH，那是什么？少知道一些，对自己有好处？

“也就是说……你复活哈迪斯，只是为了还那位奉一个人情？”约特确认道。

“只是顺便还那家伙的。”鋈说，“复活哈迪斯只是结果，而真正使我满足的是这个过程。”

又是这样的回答。约特也渐渐意识到，HH就是一群怪人的聚集地。这群怪人都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不惜丢弃一切之人。

“原来是这样吗……”约特念道。当他意识到自己也早已许下诺言时，自己却早已踏上了这条“贼船”。

自己的目的，自己所要追寻的“答案”——约特又触到了衣间那本书。约特将它从怀中取出，放在膝上。他注视着那焕然一新的铁皮封面，那强烈的念想几乎要将自己吞噬。

然后，约特的眼前又忽又浮现出那淡紫色的圆轮。仿佛将自己与世界相隔的刻满字符的墙壁。

“鋈……关于之前在拍卖会上的圆轮，你知道些什么吗？”约特开口问。

“约特你的思维有些跳脱啊……”奥昙却问道，“你是怎么从上一个话题转到这里来的？”

“其实我在很早时就想问了。”约特说，“只是我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而已——鋈，你到底怎么办到的？”

“那不是我做的。”鋈说，“那个紫色的圆环，应该是魔法的产物，而我不会使用魔法。”

“噢？那是……”约特口中念道，但当“魔法”这个词从他脑中袭过时，《彼岸神话》中的一段语句随之而来。

“魔法之盾，其名为御阵。神的痕迹刻于其上，环绕阻拦着万物与魔力。（Hp mune vlorone, vime bapyene Kadeh. Rvtygome fyene vo dike,catyne qo kane Dam qo Hg.）”

“那个是……御阵（Kadeh）吗？”约特轻声念着，“御阵是魔力的盾牌，是它阻挡了那些子弹……是谁施放的呢，谁要救我一命……”

“应该是你自己，脑。”鋈说。

“什么？”约特抬起头来，“我？可是我根本不会使用魔法，也从来没有……”

“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罢了。”鏊说，“根据我的推测，那是你不经意间施放的。心曾与我说过，你与你的魔箱中含有的魔力含量惊人，而且相当特殊。前天我也亲眼看见了，在你被安特杰的魔炮击中的前一刻，那个紫色的圆环突然出现。虽然魔炮的光芒妨碍了我确认你的圆环是否真的挡住了那攻击，但从你事后的状态来看，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等等！魔炮？”约特惊叫道，“那不是最强的火色魔法吗？那可是能‘破千军，灭万物’的魔法啊？”

鏊却用冷眼看着约特：“虽然不是很清楚你在说些什么，但你从那攻击下存活下来了，这是事实。不管你本人是否有这个感觉，能够表明你会使用魔法的证据已经够充分了，包括此前的圆环，安特杰对你的言行，心的预言，以及……”

“光烛事件……”约特轻声说着。

7

他本不愿相信，不论是自己的活，还是父母与抚养人的死。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放在了约特的面前，仿佛世界朝自己咆哮，告诉自己：你根本没有办法一无所有，因为你拥有着世上的一切。

从自己出生的那一刻起，神就在自己的身上贴上一块永远撕不下的标签。那块标签上写着自己必定要用尽一生去解答的问题，而标签的背面就写着自己必定要用尽一生去寻找的“答案”。听上去如同笑话。

他忽忆起了瞳的话——“为了寻找遥不可及、又近在咫尺的事物而奔跑着”。

此刻，约特知道了。他所拼命寻找的魔力，他所为之疯狂、为之绝望的魔法，就在自己身上，自己的书中。

“脑，”鏊忽然唤道，“你要明白我们HH寻找你的理由。你是特殊的，你很重要，你是……‘门’。”

“……彼此。”约特回应，“HH也是一扇门，对我来说。”

“欢迎来到HH。”鏊第三次笑了。

“老板你居然连续笑了两次，真是难得。”嚼着口香糖的奥昙忽又说了一句。

“如果你能免费作我的秘书的话，我也会对你笑的，”鏊对奥昙说，语气却忽然冷淡了下来。

“哈哈……还是算了吧。”奥昙说，“老板的微笑，和全彼岸的风景，这两者根本没法比啊。更何况，笑容本就不是应该与金钱挂钩的东西……来，两人都吃一片口香糖，让你笑口常开。”

说着，奥昙用左手握着方向盘，用右手递来一盒口香糖来。

“啊，谢谢……”约特取出一片，放进嘴里。

“我就不必了，留着你自己吃吧。”鏊回绝了。

“唉……老板你要学会享受生活。”奥昙说着，拿回口香糖，又往自己嘴里塞了一片。

“如果我也有你这样的生活，我也会试着去享受的。”鏊说。

“这是要和我互换的意思？好啊好啊。”奥昙忽有些兴奋，“我早就想试着当一回老板了。”

“是吗……”釜用一只手撑着下巴，慢慢地说，“那，你记得付清车后窗的修理费，还有你自己那把狙击枪的维修费用，之前那座图书馆的赔偿也……”

“老板我错了。”奥曼忽坐直了，“我这个秘书当得挺滋润的，我还要继续享受自己的生活呢……”

约特听着两人一言一语地斗嘴，感觉到手上书的沉重与口中糖的清新，不由得露出笑意。

他在HH的生活，或许会有刀枪和血光，但或许也会有快乐和希望。不论前方的路是光明还是黑暗，他都已执意前行。

这，是否就是你所期待的新生呢？

约特向车窗外望去，感觉时间仿佛静止。正午的太阳之下，他似乎看见了一个矮小的浓紫色鬼魂。那双无神的双眼在街道的另一头注视着自己，凌乱的发下却挂着一个淡淡的微笑。

那是11岁的羔羊·约特，朝16岁的羔羊·约特的笑。一个人在路旁，一个人在车上。

约特与羔羊相隔不远，又似乎不近。约特听不到羔羊张口说了什么，但却能够清楚地明白他所说出的话语。

“请珍惜现在这和平的日子吧。”羔羊如是说。

约特没有回答。他在那静止的时间中，注视着5年前的自己。他的嘴角似乎还带着血迹，头发似乎仍淌着雨水，他朝自己微笑，转身走入了来往人群中，消失在赫尔魔箱的都市之中。

约特仍坐在行驶着的车上。

他沉默着。

他仍在寻找着“答案”。

他听到了。

8

时间是安纪1462年，2月29日。

午后的阳光照在街上，映照在繁华都市的某个地方。

棺·斯派西（Coffin Spaex）走进天启城的一家小店。

这家店不豪华，不高档，只是巷角边上一家普通的小吃店，卖些啤酒、披萨之类的东西。它的食物也不算好吃，酒也只勉强过得去。它唯一的优点，就是价格实惠。

斯派西进门的时候，闯入视野的仍然是那张长桌柜台，上面是朴素但干净的布。这家店什么时候就会关门了吧，斯派西想着，在他的印象中，只有社会底层的一些流浪汉会到这里来，虽会付钱，但利润总是不多的。

“店家，来一份幸运辣披萨。”斯派西有气无力地说。

“……好嘞。”店长，同时也是这小吃店唯一的员工回应道。他从柜台上爬起，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到后面去准备了。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听说除了这家小店外还有做好几份兼职。在斯派西的印象里，他是个不错的人。

斯派西坐到了柜台前的木椅上，用一只手撑着脑袋，等着店家准备好食物。

片刻之后，他便觉得有些无聊了，取出自己的手机，用“倒霉兔”的账号登录了灰天论坛，想看看论坛上有什么新奇的事情。

此时论坛上那件关于都市中央现身的巨象的话题已经少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渺木乡的“夏日大庆典”和不知哪里的拍卖会拍卖手枪的事情。

斯派西觉得无趣——这些东西都是有钱人的玩物，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连那些人开的房间“进门价”都是数百灰天币起步的，斯派西这种随便玩玩的普通人就更只剩瞪着标题发呆的份了。

“你在看什么？”一个幽幽的声音从斯派西身后响起，吓了他一大跳。

但更令他害怕的还在后面——他一转头，看见的却是一个面如死尸的男子。黑色长发间她的双眼透出渗人的光，浓紫色的小珠子饰品挂在他的西装袖口上。

斯派西想站起身逃跑，却连起身的勇气也没有。

“使你收到惊吓……对此在下表示抱歉。”那位男子的语气倒不那么阴森，听上去与斯派西自己相差无几。男子坐在了斯派西右边的座位上。

流浪汉？不对，这身衣服应该是神经病穿的吧？斯派西心想。

对方似乎注意到了斯派西死盯这自己衣服上的细珠，解释道：“不必害怕，这是在下的魔箱。”

“啊……是这样……”斯派西说着，却仍觉得很不适应。这个人给自己的印象实在有点惊悚。

“称呼在下为谢欧特即可。”男子说。

“呃，嗯……我是斯派西，魔箱是这个。”斯派西见对方已经自我介绍了，也就从口袋中拿出了自己的魔箱。

“那是……兔子脚？”谢欧特问。

斯派西选择不去直视对方的脸，仅是听声音的话自己还不至于感到惊慌：“或许是吧，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处。”

“……是能带给携带者幸运的道具。”谢欧特说，口气听上去像是哪里来的算命大师。

“幸运”吗……”斯派西苦笑两声，“我可从来不觉得自己幸运。前几天被堵在路上时出了车祸，在网上花钱找消息却全打了水漂，今天我还被公司给裁掉了……我的生活哪里幸运了？”

“这就是你到这里吃披萨的原因吗？”谢欧特问。

“毕竟我失业了啊，生活得拮据一点。”斯派西又苦笑一声，摇摇头，“这年头，游戏产业的工作可不好找啊，星光那样的公司又不可能要我……”

“一个人吃幸运辣披萨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谢欧特像是没有听见斯派西说的话，自顾自说，“布鲁克斯，两人份的幸运辣披萨，他那份也记在在下的账上。”

“……好嘞。”店家朝着谢欧特眨了眨眼，便又开始准备起来。

“你请我？不必这样吧……”斯派西说，“只是一个披萨而已，我还是付得起的。”

“在下知道。”谢欧特淡淡地说，“在下只是希望玩一个有趣的游戏而已。”

斯派西偷瞄了谢欧特一眼。他坐在桌前，双手随意地放在桌上。那些闪着奇异光芒的珠子总能吸引斯派西的眼球。

“斯派西，你原先是在哪里工作的？”谢欧特忽又开口。

“……红皇后公司。”斯派西耸耸肩，反正自己也只“曾经”是那里的员工，“五年前还是名气仅此于星光的商业巨头来着，可惜之后就迅速衰落了。我正好就是它衰落的时候进去的，你说倒霉不倒霉？”

“也许导致多可公司衰落的原因是你自己哦？”谢欧特似笑非笑。

“怎么可能呢……我只是一个小人物罢了，在公司里担任的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每天过着的都是可有可无的生活，我这种人，怎么可能会影响到一整家公司的走向呢？”

“两人份幸运辣披萨。”一个声音从柜台后传来，那老人伸出他瘦弱的手，在两人中间放上了一大盘披萨。披萨有8块，外表上没有各式各样的食物装饰，而只有一些普通的香肠片嵌入馅中。

从外面看去，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披萨罢了，每一块都一模一样。但斯派西知道，其中有一块披萨使用的是暴辣酱，能够立刻令一位成年人流泪。

“你先请。”谢欧特摊手，示意让斯派西先选择一片。

“谢谢。”

斯派西也不再拒绝。本就只是一块披萨而已，不值多少钱，也不值得有人为之计较。斯派西随意地选择了一块披萨，拿起来咬了一口……不辣。

“你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吗？”谢欧特问着，也拿起一块披萨，放入自己口中。

斯派西用左手撑着自己的头，说：“不是‘我觉得’，而是‘我就是’。我只是一个平庸的普通人，注定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这都市中有成千上万个我这样的人。”

斯派西已经吃完了一块披萨，味道有些平淡。他又挑了一块香肠稍多一些的部分，小心地尝了一口——仍然不辣。

“你是特殊的人——”谢欧特说，“你的魔箱使你变得独一无二。”

“魔箱使每个人都变得独一无二。”斯派西闭上眼。

他听到谢欧特拿起一片披萨。片刻之后，谢欧特又问道：“你觉得小人物注定无所作为吗？”

“……不然为什么叫做‘小人物’呢？”斯派西又拿起一块披萨，说着，“假如你我都身处于一个故事中的话，我就只会是一个小小的龙套而已。我不是主角，也不可能成为主角。我存在的时刻，只能是我与‘主角们’擦肩而过的时刻。我只会是一个无名也无姓的陪衬，给主角们的生活添上一些可有可无的色彩罢了。”

斯派西把披萨放入口中——不辣。不过这块披萨中糖放得太多了，甜到令人有些难堪。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谢欧特说，“神赐予我们生命，我们便是这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都担负着神给我们的使命。”

斯派西睁开眼，扭头看向谢欧特。他稍长的黑发遮住了眼，言语中却透出一份不知名的沧桑。谢欧特拿起披萨，吃着。

“……你要知道，这世上有无数位‘小角色’、‘小人物’在为自己的使命拼搏，在为自己的梦想而斗争。每个人都在影响着整个世界，就像世界影响着每个人一样，只是有些人相信，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知道。”

谢欧特忽转过头来，与斯派西四目相对：“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幸运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故事，都有一个只有自己才能担负的使命。”

斯派西从他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看见了星空一般的浩瀚。

“你遭遇了车祸，却没有受到重伤；你没有得到消息，却远离了不祥的纷扰；你失去了工作，却使得你与在下相遇……”谢欧特转回头去，念道，“你或许没有金钱、地位，没有智慧、力量，但你有着独一无二的人生，身处独一无二的世界。”

谢欧特伸出手，指着盘中最后两块披萨，似笑着说：“请相信吧，自己是幸运的。”

斯派西愣了片刻，但还是缓慢地拿起了盘中的一块披萨。

于是谢欧特取走了盘中的另一块披萨，站起身来。他袖口的紫珠随之晃动。

“很高兴认识你，斯派西。”

说完，谢欧特就离开了。斯派西回过头，只能捕捉到他从巷角闪过的背影，再让那背影从视野中消失。没有脚步声，仿佛他不曾来过。

“幸运……”

斯派西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披萨。手中的穗黄色，此刻竟变得有些沉重。

他忽又想起了自己的梦想，像坐上豪华游轮，像成为历史名人……但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真正想做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所真正追逐的，到底是什么呢？

斯派西的耳边忽响起了自己曾祖父说过的一句话：“机会就是机会。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大概，是这样的吧？做该做的事情，成为该成为的人。斯派西思索着，咬了一口披萨。

在呛人的火辣中，他却感受到了不再平淡的味道。

自己，离梦想还差得远呢……

9

这是一个关于什么的故事呢？

在偌大的彼岸中，在偌大的赫尔魔箱上，在偌大的都市里，有这样的人们。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有的人过着富有的生活，有的人过着贫穷的生活；有的人过着电影般的生活，有的人过着现实般的生活；有的人过着快乐的生活；有的人过着痛苦的生活。但毋庸置疑的是，每个人都过着独一无二的生活。

有的人牵着好友的手抱怨着咖啡厅与变态。

有的人在为室友的恶作剧咬着牙付钱。

有的人在钢琴声中独自思索，与自己的选择战斗。

有的人躺在送往医院的车上，为自己的自负买单。

有的人跪在坟墓前温柔地低语，纪念自己永远不忘的人。

有的人站在高楼上俯视着都市，用已经死去的脸庞微笑。

有的人背着从银行中抢来的钱在车上欢呼，不知未来将发生的风暴。

有的人在披萨店内喝着水哭泣、咳嗽。

有的人带着神的标签与诅咒，坐在开向黑暗未知的车中，向自己诀别。

还有的人……

时间仍在流淌，和平的日子仍在继续。

于是所谓人生而平等，在赫尔魔箱上却成了个笑话。

这就是赫尔魔箱，“埋葬神的土地”。

一切，似乎将在此落幕。但是，呵，正如我所说——

“真正的故事，现在才刚刚开始。”

“乌托邦（Utopia）馆长，您在对谁说话呢？”

“对注视着我们的神明（Rv）哦。”

魔箱 第1卷 第8稿

2020.2.10